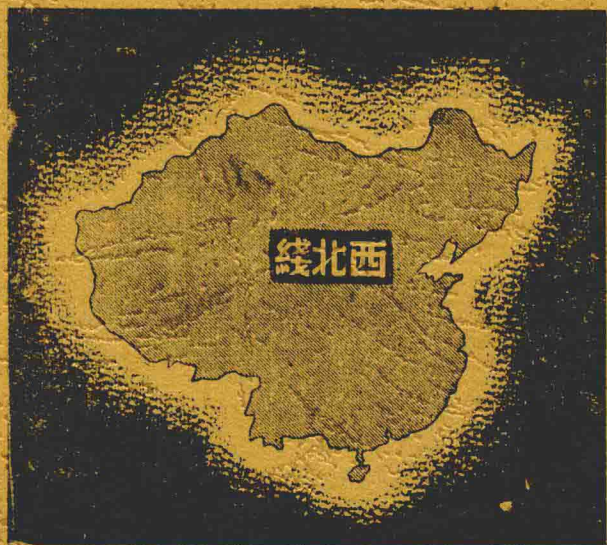


戰地通訊 在火綫上

田丁編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在火線上 西北線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編輯者——田 丁

出版者——漢口大時代書店

不准翻印

總經售漢口交通路四十四號教育書店

分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西安九州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各埠生活書店	廣州共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漢口光明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在火線上——西北線目次

1. 韓清濤：退出了保定……………一
2. 長江：察南退出記……………四
3. 長江：察哈爾陷落的沉痛經過……………二九
4. 吳希聖：離開了歸綏……………三七
5. 秋江：大戰平型關……………三九
6. 溪映：平型關勝利之光榮回憶……………四六
7. 何渭烈：忻口之戰……………四九
8. 季雲：晉北戰況之回憶……………五二
9. 石珀：漳河血戰……………五八
10. 從周：漳河的防禦戰……………六三
11. 陸詒：娘子關失陷記……………六八
12. 章雅聲：平漢路前線……………七一
13. 大公報：平漢前方……………七五
14. 大美記者：平漢線——目前抗戰形勢最吃緊的一環……………八〇
15. 海萍：津浦線血戰記……………八六

- 16 振 聲：津浦線上的戰地鶯花……………九二
- 17 從 周：北戰場新形勢……………九五
- 18 丁作韻：北戰場上的前因後果……………九八
- 19 惜 夢：北戰場上……………一〇二
- 20 列 島：湯陰行……………一一一
- 21 大公報：游擊戰爭在冀北……………一一五
- 22 大公報：滄沱河戰役經過……………一一六
- 23 郝夢齡：陣中日記……………一一八
- 24 劉家祺：陣中日記……………一一八
- 24 流 金：憶綏遠……………一二二
- 25 碧 野：太行山邊……………一三六
- 26 惜 夢：寄後方姊妹……………一四三
- 27 季 雲：晉北戰況之回憶……………一五〇
- 28 季 雲：晉戰新形勢……………一五六
- 29 季 雲：晤曾延毅將軍……………一五九
- 30 從 周：平漢線的游擊戰爭……………一六五
- 31 季 雲：記陳將軍……………一六二
- 32 秋 江：退出太原城……………一七二

退出了保定

韓清濤

我們華北方面的敵人，在八月初，拿着全力，攻略津浦平綏兩線。窺見得手後，就接着在津浦得到了滄州，平綏得到了南口，天鎮，大同，即沿平漢線攻略保定的策略，移師南下。

起初是在九月十二日，拿着四個師團，約計八萬人的雄厚兵力，從榆堡附近的十里堡，用早已備好的數百隻鋼鐵小船（我方在半月前，就得到了諜報），分成幾個小隊，渡永定河。

河北岸置有效力優越的重炮三四十門，向我陣地密集射擊。我陣地被毀後，敵砲遂又向我陣地後方排擊，同時敵機數十架，在空中轟炸，使我後方大部兵力，不得增援，敵船在如此情形下，渡過了永定河。

過河後，就拿大部兵力，向固安城西猛衝，另有一小部，在炮火掩護下，用木料和船隻，搭架浮橋，輸送大部隊伍。敵人渡永定河，攻擊固安，威脅保定的企圖，是這樣的如願以償了。

敵人進至固安城西與霸縣間，曾遇我馮占海部和孫連仲部，勇猛的阻擊，敵損害極

重，馮部一營，就在這時，壯烈殉難。又固安城，因敵機恣意轟炸，和施放毒氣關係，我守城某部，不得已於十八日退出了固安城。

在十六七兩日，敵軍一部突竄涿州附近，同時另有平綏線一部敵人，由天鎮東略，經過蔚縣，竄至易縣，接近了涿州後面的高碑店。

我在平西青白口，石板橋某部，與房山縣一帶某部，因戰略關係，不得已均在十七日夜，放棄了房山，竄店，琉璃河，以涿州為第一線，準備反攻，這是我軍開始撤退的情形。

到了二十日前後，我方以涿州一帶，並無變好工事，乃復撤守保定北二十五里許的漕河，沿河扼守，在這幾天裏，戰事異常激烈，保定城可以聽到很清晰的機關槍聲，敵人在這裏，吃了幾次大虧。

後察因為敵人大部機械化部隊趕到漕河，向我猛撲，雖我士兵作戰精神勇猛，使敵人胆寒，但終因武器的關係，不能徒作無謂犧牲，再加津浦的我軍，遠在平漢線後方，因而又放棄了漕河。

保定城從十六日起，被大隊敵機，轟炸七晝夜，並投了毒氣彈，保定是蒙受了相當的損害，倒塌了許多民房，壓死了好多住民，斷毀了許多電線，但各機關仍能照常辦公。敵人在二十三日，圍攻保定城，在這時的保定城裏，所餘的僅是少數的軍警，所有的

商民和省府各機關，均在二日前，退到了安全地帶，到了二十四日，我方以無再守此空城的必要，守城少數軍警，遂安然退出，這座古老的城堡，於是淪於敵人手裏。

在二十五日的晝間，我軍一部，到保定城南四五十里的唐河和張登鎮一帶，鐵道線上的大部我軍守于家莊，金線河線，敵用多數騎兵（裏邊好多是被脅迫官從的蒙古同胞）飛機，坦克車，到處竄擾。

我軍在這時失却了聯絡，因消息不明，疑慮叢生，遂紛紛一再後退，于二十六七日，棄定縣，丟新樂，毀正在修復工作中的沙河鐵橋，退守東長壽至木刀溝和滋河線。

木刀溝河水較深，敵人渡河不易，滋河優點在西起堯城東至安國河南岸高起的堤岸，北岸特別低窪，南向敵人，在此進攻，必受較大打擊，惟河床已乾涸，內多秧地，是其缺點，但可無礙。

我軍在上述地點一帶，築有較好工事，同時並極積修築石（莊）德（州）汽車路，以取冀魯的呼應，在這個危急的時期，某大員特趕到某地，坐鎮指揮軍事，生力軍也趕來某地，同時在軍民時時盼念的我空軍，也發現在敵機日日盤旋的我領空上面，此後敵人勢難得逞了。

從我們現在的軍力，工事，士氣，民間的愛國情緒說，一切都可以樂觀，戰線延長，敵人的配備當然困難，實力自然分散，隨處有可乘之機。等着瞧吧，最後的勝利，是

我們的。(十月三日自石家莊)

察南退出記

長 江

一 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面調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署，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去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

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
——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個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兩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月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軍，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口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軍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鬥爭，餐風飲露，浴血裹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鬥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敞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之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歎。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

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為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髮傷，她對涼淒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思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屠府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裡運上去，而若干未死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們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看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看寂寥淒楚的懷來車站，抬頭黑壓壓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

，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的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藝術味的塞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鐵路工程，和他在青龍橋邊的銅像；塞外可以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誠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裡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的夜裡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涼，腳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裡一個洞，那裡塌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煮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裡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二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也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

車到下花園車站，鷄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鷄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涎垂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二 桑乾河上的蒼涼

下花園車站的岔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前日，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還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況好轉，鐵路打通，則這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望恒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你們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而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面大橋，正完全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滿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工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運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坳中的寶興煤礦司公裡，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為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交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為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為普遍，間有「努力自強」「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為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敢隨便談了，黨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故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為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救國心和力的斲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在了。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如平日的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為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視。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現，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二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

的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作戰，大概視為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費之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張家口方面電令涿鹿等縣儘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甚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責人全跑光了。自×××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為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為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能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有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爲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勢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旁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爲一點可

以抵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爲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耽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莊堡，而走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烟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畫。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我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三 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況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鎮，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道，進入蔚縣岔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鎮落了瘟疫，把一切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側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遙，我們也能清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冤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好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爲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而打圈，

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腳珠砲式的，連投了三三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工效，我藏在一件藏青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為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能，那就受苦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早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是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看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為他的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過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決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追趕，我從小路去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

兵抓人，我想如果是的傷兵，我還可以勸勸他們。後來看看村莊外的漢子，面色不類忠善之輩，我不敢隻身入內，趕緊轉彎走向兩面汽車路方向。積集在村外獨立家屋牆邊的幾個漢子，却一齊圍攔過來。他們之中有兩柄雙面開口的長劍，一個拿劍的人牢牢的握着柄，把牠和我身體平行的貼近的仰面拿着。他不斷的斜着眼瞟我的上上下下，另外一個拿劍人還停在十步的遠方。我看情形不好，趕緊先發制人的設法轉動他們的意識。我乘他們對於日機還有恐懼心情的時候，告訴他們日本飛機來了以後，他們應當好好隱蔽，不要出來亂跑，繼而口講指畫的講剛才日機在那面村莊轟炸的情形，多少加一些慘痛的現象。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為我所牽動，於是他們有人問我是幹甚麼的，我說是宣傳防空的，毫無思索的又告訴他們簡單的防空常識，公然說得他們半信半疑。那位拿劍的仍然緊貼我站着一點不肯放鬆。我把話說得差不多了，乃改口問他們是否碰見一輛白馬轎車由此村過去。拿劍的毫不思索的用傲慢的神色答覆我：「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看看路上並無車跡。他的眼神比從前還要兇惡，我料定他們是垂涎我似乎富有的財物，而且看拿劍者的神氣，要輕易放我過去，可能性很少。於是轉過頭，想和他決鬥。幸而他拿劍的方法，不大高明，和我身體太過逼近，不好運用。但是，我一轉身，問題就難說了。乃乘他不備，我很快的把握他的劍柄，用力一拐，奪將過來。然後，故意問他們：「這是幹什麼的？」他們突然意外的喪失了武器，都驚異的倒退了幾步，然後我

正色的警告他們：「這樣胡幹是不行的！」他們顏色慘淡的申辯沒有什麼，而目光却注意於劍的奪回。我插劍在地，正顏厲色的威脅他們一番，要他們派人隨我到汽車路上取劍。他們沒有人敢去，而另一拿劍的村夫却已揮劍而前，似欲實行武力奪劍，我顧慮人單勢孤，終爲所乘，乃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令他們全體進入村莊，然後我插劍在地，等我走後，始許他們出來取劍。原來失劍那位兇漢，堅決不肯接受，旁人再三勸他，他總想走到半路又偷跑回來。我一直確實的看到他們完全入了村莊，一點回顧的影子已經不能再見，我才暗計汽車路所在的另一村莊的方向，那裏一定有我的同伴在等我。最初我持取劍的較近距離，緩步離村，到超過優勢距離後，我立刻改用急步，奔向另一個村莊，頻頻回顧，未見有人追趕，數十分鐘後，我看見幾位同伴和所餘的一輛轎車！

四 黑夜荒村

趕上了大路，局面仍然悽愴，他們從老百姓那裏所得消息，白馬轎車係被兩位軍人趕着狂奔，後面那位車夫拚命的徒步追趕，秋江和梅生已派另一車夫再行趕去，所以只剩了這一輛車子，他們兩位無精打采的趕着，看神色對於前途已經茫然。他們讓我在車上休息了一會，然後慢慢的向我的同伴講述剛才的經過，大家皆如墮入惡夢一般。

慘淡的容顏，愴涼的對話，和遲重的進行中，忽然看到白馬轎車回來了。兩個車夫

都跑壞了腿，白馬跑得全身大汗，急促的喘息，連頭都抬不起來！原來兩個被飛機嚇慌了的軍人，半路上遇到這輛驚逃的空軍，於是順便快馬加鞭，大跑而特跑了。這時馬和人都失了自持力量，無限制的狂奔，幸而那一段公路相當平坦，他們沒有把車子弄翻，而在青紗帳裏躲飛機的馬車夫，回頭一看他的生命綫的車和馬都不見了，他於是不願飛機不飛機，沒命的狂追了，所以等我們從青紗帳裏出來之後，我們交通工具的二分之一整個的不見了。後來白馬跑不動了，路也不甚順暢，然後才被白馬夫車趕上。然而那兩位軍人早已溜之乎也。

可憐相對倍悽愴！五個人兩匹馬重行鑄聚在一起，只有喘氣，垂頭，和沉默，陰鬱的天空，蒼白的人面，……異城之外，三個狼狽客皆沉浸在如夢的回想之中。

新開的公路，是利用南山的緩斜面，避開了大車道，同時也避開了村莊，公路的兩旁，只有高粱小米等正要成熟的作物，牠們似乎保持平靜，然而牠們似又很對我們同情。沿路上有牠們陪伴，減少了寂寞，而且因為牠們的存在，臨時對空隱蔽，有不少的方便，可以減少我們白晝通行的困難和恐慌。

天漸漸黑了。我們誰也沒有吃過東西，我們的意思希望當夜趕過蔚縣，接近山西，可以免去日軍的包圍，然而車夫早已困乏不支，無論如何希望休息一夜再說。我們已經知道白晝飛機的麻煩，和萬一日軍乘勝突進，自官化陽原而蔚縣，僅有一日之行程，如

果我們不能在最短期內突過這條可能包圍綫，我們可以爲日軍所截擊，而陷入更困難之境況。這時我們雖蔚縣還有七十里左右，當然強行一夜，無論如何可以通過，我們應允車夫在前面道旁村莊喂馬，同時人也可以睡一會，然後加一個勁，無論如何要在次日的清晨趕過這危險境界。

車夫的想法，整個和我們不同，越往西走，離開他們鄉土越遠，前途的危險愈大，他們返家的可能愈少，因而他們家中計日爲生之家屬，更添其生活上的憂慮。因此路旁只要有樹林，他們就把車往裏趕，問他幹甚麼，他說有村子，我們也只好勉強如命，讓他早早休息人馬，亦是辦法。那知他所謂村子，只是希望，不是事實，走進了這一座樹林，仍然沒有村舍，我們怪他。他又走到前面幾步看看，再說前面樹林就是村莊所在，因而我們又走，結果仍然失望。路漸漸不好走，方向又弄了一個回頭，我們有幾分急了。但是狹路行車，兼在黑夜，欲有所更張而莫可如何。東摸西摸才發現高大的家屋牆壁，知道已糊亂接近了村莊，但是沒有燈火，衡門盡闌，無人可供詢問者。無法，只好穿村而過，至盡頭處，見有如豆燈光，且見其側有閃爍鎊火，心疑其爲鐵匠之家，急步趨之，過小溪後，乃一口外製煎餅之小店，即以小米粉煎成薄餅，以供旅客之需者，老漢一人，正煎製甚忙。我們心中憂慮，減去一半，後又發現附近有懸煤油燈之人家，其外觀隱約比此煎餅店爲大。乃驅車而往，至則仍爲一煎餅店，且有水井可以飲馬，主人爲

一中年男子，甚熱情，並引導我們至村公所購草料，村公所中亦有傷兵大車數輛，皆決於當夜繼續西進者。

主人告訴我們許多消息，其中有若干消息，異常可哀。這裏爲白樂村，既無軍隊，又無任何軍事設備，而日機於日間亦在此村投數十彈，村中比較完整之房屋，爲一鄉村小學，日機不惜以數彈相加，且大放機關槍，打死牲畜甚多，故村民對於日機異常憤怒。

人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得想出辦法來克服當前的困難，實際的辦法縱然沒有，在心理上總得想條出路，那怕是幻想，也常常作爲有力的工具來待遇，日本飛機把我們和善的村民炸出了火，他們除了逃跑之外，再加以咀咒，咀咒不夠，內心裏盼望中國飛機來把他們打跑，因爲大家切盼中國飛機，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幻定的意識，當晚好幾個中年村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已經飛到張家口和日本打起來了，並且說打得很順利。問他們的根據，他們却很肯定的說：「離此地五十里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拾得中國飛機所投下的傳單，說是日本飛機可惡，我們已經來掃滅他們，望民衆勿相驚惶。」當然在這樣一個陰沈的夜晚，村民心中此時只有對敵機的仇恨，而沒有即時的對敵機的恐懼。說到中國飛機，說到中國飛機所散的傳單，神氣很有把握，很可靠的，似乎天明了以後，就不會再有日本飛機的光臨。

中國飛機來沒有來，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信賴幻想，輕輕的放過可寶的安全的夜間光陰。疲人倦馬夜長征，雖然說是不得已，我們看到在車旁一睡如死的車夫，和骨立如柴的老馬，心中確乎有些不忍。

爲了加強行車的力量，我們到村公所商量加雇馬匹，公所大院內有好幾輛傷兵們自己弄來的大車，在那裡休息打尖，看神氣也是當晚要走，公所裏一個警察指揮着十幾個壯丁各方面應付着。我要找幾根繩子來收拾車輛，他們因爲在深夜想不出辦法，同時又爲了我的事情著急，竟至於把水井裏抽水的長繩也送了我。把自己最不可少的東西送給旁人，是難得的盛情。

午夜已經過去，大自然一點一點的接近光明，然而在無防空的國度裏；尤其在敗退的情形下；自然界光明的接近，就是交通上危險程度的增加，我們事實上當然已經疲乏，然而精神上，仍然不自主的振作起來，草草休息一下，就請一老者嚮導帶路登程：轉灣抹角，走上汽車大路，老農和我們默默無言的對立一會，然後說聲：「請你們好好的走罷！」

謝謝他的厚意，我們西行後，他還立着看看我們已動的大車，也許他知道我們的前途波折尚多。在他明白了我們退兵趨勢之後，更因我們之離去，而增加了他的徬徨了。

五 死命奔蔚縣

到蔚縣還有六十里，我們希望天未亮前趕過蔚縣城。然而這樣的車怎樣能圓滿完成這一任務呢？我於是發明了一個辦法，自己下車來走路，叫車夫上車睡覺，我替他趕車，給他休息一小時半後，再換他下來。秋江也採取同一辦法，讓他們有相當恢復疲勞的機會。已經萬分困憊的車夫，上車立刻睡得如同無知的尸體。塞上微風捲着細雨，無聲無臭的，打在我們的臉上，地下已潤濕兩輛車緊緊相隨，兩匹馬莫可奈何的把頭一點一點，秋江在前面陪着白馬，我陪着黃馬，各人都想各人的心事，然而誰也沒有多少話可以表達。

人走起來打盹，馬也有幾分迷糊，牠們已不能好好的照着車轍走，不是歪東，就是灣西，如果任牠們糊糊塗塗的走去，車子非弄翻了不可。因此要隨時注視車輛之是否合軌，成爲一種刺激神經的重大力量。

車夫休息了一小時半，我們再叫他們下車空着車子走，讓我們相依爲命的苦命馬只拖着空車走，權且作爲休息。夜間偶爾給我們看得見的同伴，是抬運傷兵的民夫羣。他們奇怪的對於抬傷兵的差事，非常積極，大半六個人換替抬着一個不能行走的傷兵。他們在行動中和休息中都保持靜寂，因爲誰也緊切的爲天明以後的環境懸念着，而且明天的明天，就究怎樣，誰也不能把握。

我們回到車上休息一會，車夫忽然驚呼：「來了！」我們趕緊下車，回頭一看，後

面有二四對電炬如風而來！是裝甲汽車？還是普通汽車？並且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些問題急切無法解答。但是我當時立刻想起了二十二年熱河抗日的經驗，熱東前線剛剛敗退，幾萬黑龍江軍隊，立即望聲而逃，放開大路讓日本裝甲汽車毫無阻礙長驅直入，直下承德，害得在東方的我翻山越嶺，經熱河西北，徒步一月有餘，始入察哈爾以返北平！這回又發現後面追來的汽車！如果又是日本追擊的裝甲車，那可有幾分糟了。我們只好急忙躲在路旁的青紗帳裏，車夫也嚇得把車子一齊趕入高粱地。我想如果真是日本追兵，發現我們這兩輛轎車，一定先送一排機關槍，縱然打不着，我們也不能再走去山西的大路，我們不能再想回到大同，我們只好南越南口山脈，徒步向河北省平漢線方面再找出路。但是以我們這樣幾個人，硬要逼着翻山，很難說有多少把握。王八旦！可惡的敵人！

嗚嗚聲中，幾輛汽車過去了，梅生聽到車上有說中國話的聲音，大致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然而這條路上，走過汽車的次數太少了，我們誠心誠意的盼望，這一回一定要是中國汽車！

汽車既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而敵方汽車的徵候，又還沒有發現，我們只好繼續進，不過加速了進度。真對不起這兩匹已經萬分辛勞的老馬，爲了我們突過明天的危難，我們不能相顧了。

路上漸漸遇到許多逃難的婦女，問她們逃什麼，只說：「日本飛機！」車夫實在不能支持，東方已漸發白，極目西望，蔚縣城仍無蹤影，車夫哀求說：「歇歇再走罷！」我沒有答覆他，却故意興奮的翹首看着前面，然後高昂的指着前方叫：「看見城樓了！」他們也跟着看了看，却說看不見什麼徵候。我指着西方樹林的遠處，異常肯定的告訴他們：「你們的眼怎樣這麼壞！那黑登登的一團，不是城樓麼！」我知道，我所說的「方向」是不會有錯的！

路已會合宣化蔚縣公路，路旁有表示距離的木椿，秋江一根一根的去看，看到底離蔚縣還有多遠。誰知看來看去，他總對我搖頭。

已經長間七時光景，遠處看到多數逃難的民衆，推自行車的，抱小孩的，背負行李的，從服飾上已經看得出是城裏居住的民衆，從他們倉惶的表情上，知道他們心中已經知道飛機光臨的時間快到了。然而他們這樣多的逃命者，是否是表示蔚縣城地面上有什麼變化，這是值得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趕緊向他們打聽，蔚縣城裏究竟是什麼人的軍隊。幸而答案上沒有「日本人」三字，於是我們放心了。

左趕右趕到蔚縣城東關外，難民如潮的從城門洞裏流出來，商店門窗東一塊西一塊，整個社會經濟機構已經停頓。我正在苦惱今後如何走法，因為我們的車馬都不行了，另雇車馬，如何可以雇得出來，而且看那種紛亂的現象，甚至於連我們暫時駐足的機會

都沒有可能。

碰巧這時來了一部載重汽車，車上滿坐着人，並且僞裝了滿車的樹枝，看形勢是往後方撤退的輛車，車上押車的張警官認得梅生，問明了我們的目的都是去山西的廣靈，於是他們迅速招呼我們上車。我們厚厚的還回了救我們出危難的兩輛馬車。雖然他回去的前途，不會有什麼希望，而自我們主觀方面言之，總算稍爲盡了我們的心。

聽說察軍不肯讓汽車進城，我們又不願意和他們辦些無聊的交涉，徒誤時間，乃繞道南門至西門，欲向廣靈方面開去，然後經渾源岱岳以赴大同。至西門時見尙有三數輛車，正待出發，多係後方文件等用品，於是我們結合西去，急速離開蔚縣城池，進入鄉間濃蔭的柳樹下面，讓敵機不容易找着我們，然後再安詳的想各種辦法。

蔚廣公路是新修成的土路，又加在雨後，路面鬆軟，載重車行動困難，雖然蔚縣之間，只有五十五里，如果道路始終是這樣，確乎還有不少的麻煩在後面。於是我們把過重的不是緊要的東西，無顧惜的拋棄了，但一切弄好，快要開車的時候，却少了一位傳令兵，東叫叫不應，西找找不到，原來他把車上拋掉的米作爲貨物向村民作交易去了。久於行伍的士兵，不大考慮全般戰局安危的問題，他們只求今天如何能弄到一點好吃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弄到幾個錢，這是換得好吃東西的手段。

爲了減小飛機偵襲的目標，幾輛車拉長距離走，似乎這一帶很少走過汽車，村民都

聚集到所過村莊門口看熱鬧，離蔚縣三十里的地方，一條淺水的小溪，遲滯了我們的去路，本來有相當距離的車隊，這時又擠在一起，我非常憂慮這樣一大目標，暴露在無絲毫掩蔽的河邊。果然，「日本飛機！」的驚呼聲，出在一輛車的乘客中了！

大家才趕緊紛紛下車，而日本飛機一架已經到了頭上，我們發現太遲了！大家紛紛的臥倒，而地下是十分潮濕的水草地，無法，只好不管他有水無水了。自分這回算再搗霧頭，這樣鮮明的目標，準有一頓好炸彈和機關槍，打不着打得着，又憑機會來決定了。

奇怪！日機竟一直飛向西南而去！最奇怪的是，牠在離我們不到半里的隔河村莊上空，無原無緣的投了兩個炸彈下來！是他們飛機師對於這樣目標沒有看見？還是他們有幾分厭戰，對於被差遣的任務，只是敷衍敷衍？

六 幻滅的回頭

過溪是暖泉鎮，我們在那裏休息，用電話打聽前方情形，不久從蔚縣來一個報告，說是前方我軍忽然大告勝利。據所得情形是這樣，南口方面××之援軍已經趕到，與原有防軍南北夾擊，大敗日軍，已前進數十里將昌平縣收復。張家口方面，則我方部隊反攻，已將敵人打過漢諾壩之北，而且晉綏騎步兵，已由商都化德繞至張北之後，張北

即可攻下。這個消息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人物，所有人都非常高興，立刻都打消了入山西的意思。而我和秋江計劃，即刻分路去昌平張北，對於這次轟轟烈烈的反攻大勝利，來他一個迅速澈底而週全的報導。讓我們大公報在這次大勝利中獨創詳速報導的記錄。

回去簡直是特別快！到了蔚縣，路上還非常泥濘，據城裏人說，日本飛機當天來過蔚縣，可是沒有投擲炸彈，似乎也洩了氣的樣子。大家對於前方的消息，說來也大體不差，於是我們決定二十六日當晚乘車轉涿鹿，再由涿鹿去下花園，秋江由此北去張家口，我由此東南出南口！

勝利的希望燃燒着心頭，眼前許多物質困難，根本不值我們放在心上，回去吧！我們車在黃昏之前，又開向前方了。

車上我的希望來了！我們如果拿下了昌平，則平漢津浦兩路可以同時夾攻，說不定平津可以暫時收復，那時我們可以縱橫故都之郊，寫一篇洋洋灑灑痛快淋漓的「平津還我記」！

交通工具改變，我們退出來時一寸一寸的進展的道路，回去時是電掣風馳，差不多要高出十倍的速度。昨晚的心情是急迫，而今天的心情是奮張。入夜遇到好幾部裝傷兵的汽車，只有一部是鋼盔短槍的衛士，有人認得是湯恩伯的特務連，是不能和湯恩伯本

人太過分離的弟兄，怎樣也會向後面來呢？於是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十三軍傷兵太多，在後方沒有人管理，所以派他們到後方來維持秩序。近情的說法，於是安定了大家的人心。

黑暗中跑過了我們昨日受難那些地方，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受難印象，已經被我們遺忘，假如我們上述的希望，成了事實，我們在光復後的平津拍出我們的新聞電報，寄出我們記述光復故土的文章，全國人隨着我們的電報和通信而歡欣鼓舞，我們個人會受的任何難，都無所用其回憶。

汽車夫因為幾日幾夜未曾休息，到了桃花堡不願走了。這座堡子不知到吃過多少炸彈，白晝裏看去，那裏也是槍孔彈痕，然而黑夜根本把敵人無耻的殘暴行爲所弄成的悽愴的現象，一筆勾銷，也未嘗不是暫時舒鬆神經的一個辦法。

在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商店裏，土炕上連席子也沒有，滿屋是灰塵，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只好馬馬虎虎的睡去，午夜剛過，又趕緊起來，希望在天明之前，趕到涿鹿縣。

一覺睡糟了，因為不好的消息，在一睡之後來了。桃花堡有一位湯恩伯軍部的馬伕，他是二十六日日間剛由涿鹿退下來的。據他說來，日本人已經圍攻了懷來，涿鹿也炸得非常利害，湯軍長下落不明，他們軍部的馬匹，在退出涿鹿不遠地方，已遇到敵人開

機關槍射擊，不過是日本？還是漢奸？尚不得而知。他整個不知道有什麼好轉的消息！我想或者是如此：日軍二十三日從鎮邊城迂迴進察南的少數的騎兵，有可能擾亂各方，縱然我們大告勝利，後方的擾亂，亦須得相當時間來肅清，所以馬伏的消息，縱然全確，也不一定是說明戰局的悲觀，因為高級軍事消息，他是容易知道的。於是決定繼續前進。

桃花堡到岔道間近三十里的山谷地，道路大半在亂沙河中，非常不容易行駛汽車，特別是在夜間，有時簡直看不清楚。東弄西弄，把一輛汽車陷在鬆沙裏。天上落着霖雨，東方漸漸發白，溪水和着鬆沙，使我們對於汽車的救護工作，亦感不易。

黎明中看到三五成羣傷兵，歪歪倒倒的徒步過去，能有馬車或者牛車代步的，簡直鳳毛麟角，他們問我們是否救護兵的汽車，意思是在他們萬分無辦法中，對於汽車之發現，到覺有一線光明。

汽車急切沒有自由的希望，我們趕緊另換一部汽車先行，不幸的是這部車又在離岔道一三里的地方，為淤泥所困，前進不了，後退也難，滿地爛泥，簡直無從下脚。這是一座村莊的附近，人力只有那幾個，物力也只有鄉村原始那一點。時間已耽誤到上車九時光景，幸而天上還是細雨霏霏，否則對於空襲簡直又不堪設想。

千難萬難之中，我們隊伍中的管理者張醫官，特先行徒步到岔道，派鹿縣打電話，

間問情形。汽車勉強出了爛泥之後，徒步而來的傷兵格外多。這時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部的未受傷官兵，也有退下來的了，跟着過來十幾個手槍隊，擁着一位穿學生裝的排官，他沒有馬，沒有車，走得異常辛勞的樣子。旁邊隨從告訴我，這人是二十九軍的旅長，我趕緊去問他涿鹿情況，他嚴重的說：「不好！」喘氣喘氣，接着說：「張家口南口都退了！察東×××部也就退涿鹿！」在無望的聲中他望了望我，繼續說：「你們打算到那裏去？」「涿鹿！」我們不願再談了。

飛車去找張醫官，走進岔道村裏，沒有一間民房沒有傷兵，雨下得大起來，飛機的恐懼可以沒有，傷兵們滿身血污，有的披着破毯子，紛紛在無人的民房尋找食物，不能動的被民夫抬到屋裏躲雨，民夫如果再跑掉，連水也沒有人管了。

村莊外面找到張醫官，他說涿鹿電話已沒有人接應，然而他的任務，又不能不到涿鹿去。我們呢？暖泉鎮所得消息，整個的不真實，而且懷來離岔道四十里，懷來在二十四日已被日本圍攻，我們今天已經是兩天以後的二十七日，日本行動方向，我們無從知道，說不定日軍已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近邊。因為西攻蔚縣，是日本重要的作戰方案。

最後努力失敗，偉大壯麗的新聞希望就成了幻想，我們沒有再行前進的理田。北望暖泉口，南想居庸關，不由得心中說一聲：「我們的雄關古寨啊！再會了！」（二十六
年九月三十日上海）

察哈爾陷落的沉痛經過

長江

一 先說大勢

察北淪亡以後，所謂「察哈爾」只剩了「三口」所範圍的區域了！北而是張家口，東而是獨石口，南而是南口，就是舊時河北省區內口北十縣的地方，地面雖然不大，而對日抗戰的關係上，却非常的重要。因為南口到張家口這一段，正是平綏鐵路全路軍事險阻所在，亦為晉綏乃至整個西北對日抗戰上唯一的易守難攻的門戶。假使察哈爾在我們手裏，駐上雄厚的兵力，不但日軍休想圖晉綏，入西北，根本上要使日軍強佔下的熱河省失去安寧。而且在南口雄視之下，日軍強佔之平津，將於何時遭我之突襲，日軍實不能有絲毫把握。故日軍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識者咸認日軍主力何速攻察哈爾，其攻擊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其尤緊急者，為北平對南口之進攻。

一一 敵我的布置

因為宋哲元之貽誤，喪失了平津，平綏線西戰場的準備，不能不積極，因為軍隊系

統的複雜，作戰能力之不同，思想立場之不盡一樣，故指揮調遣很爲困難，至少在外形上，平綏綫上有晉綏軍，二十九軍和中央軍，負這一期作戰指揮的傅宜生先生，實在煞費苦心。不過，大體上總算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晉綏軍自綏東攻察北，二十九軍劉汝明部由張家口攻張北，中央軍湯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湯所部之高桂滋部進瀋石口方面。以對付多倫方面南襲之敵。

當然是針對日軍作戰計劃而定，日軍主力在北平方面；察北方面僅有偽蒙各部，原則上已布置成南攻北守的形勢，因此，我們是預備先北取察北，然後南出南口，西入熱河，當時許多人的預料，日軍攻南口，雖然他們自誇以爲很有辦法，然而決難如願以償，則其攻擊方向，或將自多倫以脅獨石口，張北以牽制張家口，不過在我們原來作戰步驟上，我們已決定而且有把握可以先攻下張北，因此敵軍之欲利用張北，勢不可能。

三 可殺！劉汝明

當南口緊急之時，南方各報皆盛傳劉汝明如何爲守南口老將，如何已積極增防南口，但恐劉之兵力單薄，望中央速派隊援助，而其實大謬不然。北平失陷後，昌平已入敵手，南口北平間平綏路一小時餘可到，劉在南口之駐軍僅步兵兩營，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簡單土溝一條外，無任何防禦工事可言，卽此僅有之兩營兵力，亦未作嚴重戒備狀態，

所謂「嚴防南口」者，全爲欺騙國人之宣傳。不但此也，劉汝明不自守南口，當不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當湯恩伯軍奉令由綏東搶防垣口之際，湯事先兩次派人與劉汝明接洽，劉皆不允湯軍入察哈爾境，令其止于柴溝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爲疑湯將軍亦難免不奪察哈爾地盤！一爲中央軍不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對外宣傳如何戒備，目的在使一般國人仍待之民族英雄，而實行其封建軍閥之實際。劉對國軍如此阻擋，而在張家口之日本特務機關，則任其自由活動，每日由張北開張口之日本汽車，帶來成千成百的浪人與漢奸，劉汝明對之無絲毫之限制，高桂滋與劉汝明本爲舊交，然而爲接洽國軍之進入察省，保衛國家，亦須自大同化裝成商人，潛入張家口與劉汝明會商，我們不知張家口爲何國領土？劉汝明究爲何國軍人？

四 故誤戎機

幾經磋商，好容易劉汝明才允許湯恩伯之前敵總指揮部設於宣化，蓋湯此時職司前敵，總督察察察南，則其指揮部應在東南容易兼顧地方；劉汝明憑何理由不允許爲國家作戰之軍隊，在國家領土之內，選擇其指揮所？湯恩伯晝夜搶守南口之後，在頑石禿山之上勉作前軍工事，費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劉汝明向中央報告，謂南口陣地早有鐵筋洋灰工程，湯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計劃，南口守定之後，即同時進攻商都察北，尤以張北爲緊要；傅主席準備於張北取得後，於十五日之內趕作成牢固的鐵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強固的據點，張北鞏固後，張家口可以絕對安全，然後以全力自南口出擊，此爲必勝的戰法。日方在察北兵力，本來薄弱，而且防備很差，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期於一鼓而下之。商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綬所部騎兵猛烈攻擊之下，被我收復，而劉汝明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汝明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不必動兵，劉亦公然應之；兩日遲延，日本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堅守張北，而囑李守信對劉汝明部反攻，整個西戰場形勢，至此完全逆轉！

五 冤哉南口烈士

日軍在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策劃之下，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面，當其鋒者，爲湯恩伯軍王仲廉師，板垣以爲挾日軍飛機大炮之鋒利，再以唐克軍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我軍上無制飛機之利器，下無破戰車之功能，論砲則數量射程，遠比我方爲優，而壕塹掩蔽，亦皆草率應事；故其預料不難將南口正面攻下，如南口果下，則順平綏路以出張家口，破竹之勢已成。事有出乎日軍意料之外者，無論飛機如何轟炸，砲隊

射擊如何準確，砲彈如何稠密，給予我方如何嚴重之傷亡，然而南口山頭上始終是中國健兒把守！日軍唐克車隊無忌的前進，終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榴彈手槍衝近破壞至七八輛之多。日軍憑北平便利交通，與其充足的兵力，數番更代，不斷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開火以來，始終爲王仲廉師，激戰兼旬，死傷過半。

日軍欲以優勢兵器，連佔南口之企圖，既已失敗，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對我迂迴，利用冀察民衆之毫無組織，驅使其平日豢養漢奸及臨時強抓之愚民爲嚮導，向複雜的南口山脈中突進。湯恩伯乃以所部王萬齡師自南口西向展開，襲擊日軍迂迴部隊，並欲相機出擊，以解居庸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線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爲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蓋長城之作用，本係自衛防北，故險要多在長城之南，而我軍今則南向以防日軍，長城作用，整個爲之顛倒，故我軍須入長城與敵爭形勢。日軍迂迴計劃，受王萬齡師之阻撓，乃繼續向西展長在迂迴路線，於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線，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之兵，往往不過二數士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夫皆已執槍上陣。伊亡之官兵，滿山滿谷，而陣線始終未被突破。

其後李仙舟師及馬廷壽獨立旅先後加入，欲先使南口陣地鞏固，傅主席更親率生力軍數團，屯兵居庸之北，已定期大舉出擊昌平，威脅北平，響應平漢線北上之國軍。日

軍見南口攻擊計劃，行將失敗，乃加緊突擊，湯部所餘無幾，新增各部傷亡亦大，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劉汝明能支持張北戰局，待南口出擊實現之後中央援軍數師，計日可到，然後北解張垣之危，重復優勢戰局，誰知劉汝明竟再誤大局哉！

六 誠何居心！

劉汝明遲攻張北二日，大誤戎機，李守信在關東軍支援之下，已反攻張垣，則劉汝明應早明白形勢之嚴重，善爲慎重對付。乃始終愚人自弄，留其主力於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佈置，而遣其雜色部隊與敵軍對抗。張垣之日方秘密特務機關，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秘密無線電台，亦不加取締。張垣如此緊急，不聞戒嚴。日方在張之商店旅館機關，衆皆知有日人密藏其中，亦未加搜查。其他軍事機關欲在張垣作肅清漢奸工作，劉則一概不加許可，……口特別緊急之時，湯恩伯曾電劉請將其駐涿鹿懷來附近之某團，向南稍爲移動，必要時請其增援，劉始終未與覆電。劉之主力盡在後方，張北敵人反攻之時，劉不調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湯恩伯請兵，欲抽調萬分緊急的南口防禦兵力，誠使人大惑不解！記者在察境所見作戰前方城市，無一地不遭日機之轟炸，無一日不遭日機之光臨，無論軍民無不痛恨日機之狂獗，獨至劉汝明主力所在之宣化涿鹿等縣，日機雖不斷在上空飛過，其所部軍隊仍在大廣場密集體操，

毫無躲避意味，懷來與涿鹿相去數十里，懷來已被數百巨彈轟炸，居民逃避一空。涿鹿爲劉汝明基本部伍所在，而日機竟未曾以一彈相加，民衆亦未受炸彈之威脅，彼等何幸而爲劉汝明部下之士兵，更何幸而爲劉汝明治下之居民；八月二十四日察省全部戰局已至最劇烈之階段，日機成隊過涿鹿，猛炸柴溝堡，張家口，懷來，康莊，而對涿鹿等地仍保持「親善面目」。記者早臨其境，頗有和平中立地帶之感。

七 大局奈何？

劉汝明之「不堅決抗戰，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之迷夢，終被日軍不客氣的進攻所粉碎。日僞軍節節進逼張家口，勢將奪劉汝明視爲寶貝之地盤，傅主席爲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擊之師，反戈以救張垣之急，劉至此殆倉皇調其後方基本部隊及砲兵至張垣應戰，而大勢已去，回天無術。張家口以西鐵路，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犧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間，僞軍先頭迫入張家口，劉部倉卒敗退。自此日軍目的已達，無利用劉汝明之必要，向之對劉部後方異常親善之日機，至此成羣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於炸湯恩伯者！

南口方面自二十二日夜，得日軍騎兵大迂迴自鎮邊城進入長城之報告，湯恩伯已下令各部死守據點，以待平漢路繞道兼程北上之中央援軍，蓋日軍繞至我兵力不够分配之

右翼，以入長城，事實上不能補救，故下死守據點待援之決心，各部亦已遵令死守原陣地，預料援軍即可到達，當時激昂慷慨，準備全部大犧牲之情緒，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張家口失，南口已無後方，援兵縱到，大局無補。於是光榮抗戰近二十日之南口將士，不得已日軍四面環攻之下，於二十六日晚開始攻擊後的退却！

自此，北方中國軍事險地；我們忠勇的將士血染遍了的關山，又入日寇之手了。

板垣死攻南口的辦法，已將全部失敗，北方戰局大可挽回，然而一誤於劉汝明之緩攻張垣，再誤於劉汝明之不以主力支持。一着差失，全盤失敗，此後南口張家口之再得奪回，不知要再枉流多少的熱血了。

八 不足悲觀

察省之失，不敗於軍事，而敗於政治。蓋軍權未絕對統一於國家，軍閥私蓄武力，事事先個人利害而後國家，爲此次失敗之絕大原因，故抗日必須先將封建軍閥澈底剷除，此點我們認爲國家不能再用姑息手段優容收類。蓋是非不明，賞罰不立，國法軍法蕩然無存，則無以建立忠肝義胆捨生報國者之正氣。天津之變，不責宋哲元，或爲最勉全國軍人以自愛，劉汝明之罪，如果再不依法辦理，處之誤國之罪，則此次犧牲過萬之將士，果有何意義以自解？自私軍閥之最大要挾，充其量不過正式投降日本，明作漢奸，

此事頗不足慮，全國士兵與下級幹部皆爲忠良愛國之士，任何之官欲令其作漢奸，絕對爲事實上不可能，尤以二十九軍之官兵，其抗日情緒，絕不在全國之後。

是非已明，士氣自振，將來反攻，自不會發生內部不齊一之現象。就具體事實而言，日軍雖佔察哈爾，但不易利用平綏路，蓋青龍橋山洞已經蔣委員長先命令兩次重大破壞，最少須二三月之修理，故仍等於佔一無鐵路之地區，此點予我反攻上以極大的便利。

離開了歸綏

吳希聖

九月十四日大同城失陷後，綏遠情勢更顯緊張，敵人以主力進攻山西，另派偽蒙古軍進攻綏遠。綏省當局年來苦心訓練的國民兵，奮勇犧牲的精神，實不下於正規部隊，綏東豐鎮縣的國民兵，共有一千七八百人，與敵苦戰兩晝夜，終因衆寡不敵，十七日上午退出豐鎮，已損失過半，興和縣的國民兵，亦作過壯烈的犧牲。察北與綏東毗連的這個興和縣城亦在此時失陷了。

因爲敵人的進攻綏東，察北我軍（大部爲去冬及新反正部隊），不得不移出察北收復各地，集中集甯縣（平地泉）一帶，以所有的力量，共同保衛西北門戶的綏遠。在綏

遠的人，時時刻刻希望着，雁門關一帶的我軍作一次頂大規模的出擊，這種希望不是妄想，只要綏東前線守得住，敵軍即日殲滅的可能。可是竟然出乎人意料之外，九月二十五日以後，綏東鎮集寧涼城兩縣，在某種關係下不幸相繼失陷了：

卓資山砲聲已響，歸綏已成危城了。各機關的領袖，二十五日晨先後離去，安定的市面、頓時感受恐慌，在這時有兩種現象，一種是逃亡空氣的濃厚，一種是熱血青年救亡工作的緊張。

提到救亡，記者在綏有一個永久不能忘掉的記憶；「九一八」紀念日的下午，敵人的飛機兩次到綏窺探後，下午六點鐘，各救亡團體在公共會堂（原名九一八紀念堂開）了一個大會，沉痛的紀念「九一八」。當時大家都感到在敵人威脅下，在前線緊急聲中來熱烈的紀念「九一八」，絕對是與往昔不同的。「九一八」為中秋節前一日，市民過節的情緒，仍未稍減，大會散後，已萬家燈火矣，市面的熱鬧，較昔日增加數倍；軍民遊行紀念「九一八」，抗敵劇團在街頭表演，各種救亡歌曲，瀰漫於廣衆的人羣中，綏省民氣之盛，救亡情緒之高漲，由此可以充分表現出來。進攻綏遠的敵人，大都為偽蒙古軍，加以日本正規軍的砲兵，以及一些指揮官，不幸「九一八」後幾天的綏遠，竟會到如此地步，提起來真令人痛心！

情勢惡化後，不願作亡國奴隸的人，只好暫時離開綏遠，抵托縣後，改乘毛驢，取

道準格爾旗，由西河曲，奇嵐，靜樂等縣，十月八日晚到達太原。行程十餘日，沿途的遭遇，實爲平生第一遭，爬山渡水外，尙有許多險境，這險境雖則不是敵人，可也是敵人間接的賜予。

這幾天太原市有一個消息，傳說綏遠的國民兵已獨立，頗引起人們的注意，記者在此不妨爲讀者作一個忠實的報告：綏遠城這兩三日來情況已不明了，綏國民兵大部集中到包頭，就國民兵負責人平素慷慨激昂的態度來看，他們是決定要抗日救國。據記者所知道的，他們收容過綏籍許多熱血青年，並且還有人告訴記者說，他們要抗戰到底，不退却是表示決心，不是獨立，更談不到一般人猜疑他們的舉動是走漢奸的路子，國民兵司令部的人員，認定大時代到來，時機不可錯過，在此危難時期，要以義勇軍的方式，作游擊戰，給侵入綏遠的敵人一大打擊，他們希望雁門關裏的我軍迅速出擊，他們希望全國意志統一起來，力量集中起來，共同保衛西北門戶的綏遠。綏西河套爲天然的糧庫，他們到萬不得已時，要去那裏永久生存，以上的話是一位朋友很懇切的告訴我的。我們的希望也是這樣，綏遠的前途是光明的，樂觀的。（統摘）

大戰平型關

秋江

天鎮陽高不守，大同只好放棄，所謂雁北十縣也只好放棄，悶起門來死守，無法統治牠了！

守雁門關，是閻百川先生的傑作，但是新聞記者會找問題，對雁門關至娘子關一千餘里的防線，那一處是敵人的攻擊點，預先不吉利的研究討論起來，徐向前蕭克兩位先生耽心時靈邱間的平型關，徐向前先生是五台山人，這一帶地方有過他的戰鬥史，所以他對這裡地形特別熟悉。

「九一八」的前幾天，蔚縣·涑源·廣靈和渾源都落在敵人手中，只有靈邱還是我們的，但是總免不了發生問題。平型關上的戰事可以預定的，而且定是繼南口之最後壯烈的一幕，這樣的形勢下，平型關我非去不可。

「九一八」紀念日的侵晨，我踏著五岔前走過的路，倒退走上大營去，山西天地上的景物依舊，可是雁門關外却是另一種世界。在南口為國犧牲的英雄，今天他們的悲憤，我想比我們要痛沉十倍！

這是一個大的戰爭，一切交通工具，都歸納到戰爭裏去活動。但是有許多汽車來的或去的空着開，運輸機構沒有一點組織，傷兵或傳送緊要公交的傳令兵，要求搭坐，車夫驕矜地飛快的空車開走，好像地負了什麼萬急的任務。

x

x

x

高桂滋先生在懷來湯恩伯先生處分別後，至今剛剛一月、見面後傾談一月中西戰場的變化，說來不勝感慨！

原來計劃到了趙壁村，去前面二十里遠的××師正面陣地視察後，向右翼前進，至××師的陣地，獨立第×旅的陣地，我想親眼看看山西隊伍究竟打的怎樣，看完他們，再去×路軍的游擊戰區，參觀在國內實習了十年的游擊戰。

蕭克先生明白對我說道：「一般人都把我們看作三頭六臂的天神天將，其實我們和常人一樣，兩手兩足，不吃飯肚子餓，不過，我們可以自信的，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抗日戰爭抱定犧牲的決心，發動我們有把握的游擊戰，但是必須有決心犧牲的主力與我們配合，因此要訓練我們×路軍能陣地戰，才能充分發揮我們抗日的力量。」

二十日晚上靈邱陣地已有變動，朝前走的我，馬上變為向後退。

二十一日清晨間，趙壁村村公所的壯丁，把借給他們開消費合作的資本送回副官處，是很厚一堆法幣，表示趙壁村軍民合作關係的斷絕。

大家知道要向後開拔，很早的吃飯。馬匹都拴在外邊，一切的神色都可看到動的形態來，副官傳令兵是這個場合最活躍的人物，同時也是最辛苦的人物。

不是急行軍的退却，所以動作中沒有一點慌亂。一條人和馬的行列走出堡子的西門，可以數得清的尋回來的民衆，斜依在門樞上目送我們，他們只懂得開走，不知道什麼

退却，更不會知道我們走後是什麼人來。

這次是對外抗戰，平綏線上的退却最多，每次大的退却中都有我，我沒有看見一次在軍隊裡有民衆跟着退却，敵人來了，什麼都方便，我們希望政府趕速對因戰略關係，不得不退的戰區有個事前的處置，寧可忍痛犧牲，不教敵人有利用我們錯誤的機會。

×
×
×
預定的住處是楊家莊，在軍用地圖上看得很大，到了實際一看，是五六十家組成的小莊子，要找大一些的村莊，才能容納下高軍的司令部，副官們另外去找，我們在此休息，向百姓買西瓜解渴，百姓說：「沒有」，再三說明給他錢，才回去抱了兩個小西瓜，他恐怕隊伍上的人不好侍候，先說「沒有好的，沒有好的，」不管他好壞一角錢一個，再向他買，他抱出四個來，仍是一角錢一個，他覺得太多，要退還我們。這裡我覺得接近民衆，先要使民衆相信。

移駐新防地，房屋的選擇和分配，都是副官的事，決定了以後，各部門的人，照着指示住進去。

「這下可以休息休息，把騾子馬餵餵吧」。高軍長還未去下台堡時這樣說。

下台堡離大營十里，離圍城三十餘里，離東跪池二十餘里。

八月二十二日一天沒有戰事，各部隊才撤退齊，在圍城一帶布置新陣防。

這個戰場的地形，我可以簡略說出牠的方位來，要問準確與否，我沒有測量過，且以北南間的平型關為中心，關溝在平型關北，稍偏東，距離約十里左右，團城口在平型關北西，距離在四十里上下，成一個銳尖角形，東西跑池就在這個尖角形裏。

東跑池在公路旁，只有三個高山頭，近公路一個最高，軍用地圖上稱謂：「一八八零高地」。中間一個比較低些，第三個和一八八零高地差不多高。可是山頭有剪刀形的缺口，這個缺口前面有一條黃土梁，好像樑子旁邊有張凳子。

當時防務的分配是這樣的，團城左翼五合口以西是××師，團城口以東正面是高軍××師，右翼由公路起至平型關是晉軍××師，獨立×旅×旅，仍舊是火燒嶺的原陣容，敵人的戰術，仍舊是攻南口的老調，先當頭一拳，打不倒，然後攔腰一脚。

八月二十二日，××師由蔡家峪撤退，敵人循汽車路跟追，高軍××師布防新陣地後，清查陣地至公路，公路沒有破壞，即派隊挑斷。晚上十一時敵人追到，就由公路上接觸，戰車過不來，敵人向右面山中移動，佔據黃土梁，進攻××師的剪刀形山頭陣地，一八八零高地空虛公路沒有人控制，高軍××師的××團趕快搶守，從此高軍××師的防綫跳過公路。聯軍在一條戰綫上作戰。

山中一夜鏖戰，敵人想佔領東跑池。突破了這一點，雁門關的天險就宣告破產。影響全般戰局，高桂滋軍長說：「這真的到了最後關頭——不幸得很，剪刀形的山頭，終

被敵人攻破，閻錫山主任懸賞一萬元恢復陣地，高部選奮勇五十名衝鋒，再協同獨立旅助攻，幾進幾出，最後一次，高部一連長奮身直衝，兩顆手榴彈，左右交擲，敵兵潰散，我軍乘勢衝去，剪刀形的山頭又是我們的了！這是二十三日上午九點鐘的事。

清查人數，官長中有團長營長受傷；還有一位營長陣亡，奮勇隊所餘無幾。高軍××師經過沙城火燒嶺兩段，傷亡很大，實際上能作戰的，只有××團，××團，××團完整，××團在火燒嶺打光了。

把山頭奪回了，東跑池的戰況和緩了，圍城口攻起來，前面路狹，唐克車上不來，炮還是能運來，左翼一九八〇四高地也有敵人猛攻，全綫有戰爭了，只有圍城口東跑池中間沒有敵人。

山地作戰，最費兵力，地形起伏，監視不易，兵力延長，則有利於敵人攻擊，同時，在石山上臨時挖掩體洞，總是藏了身子藏不了頭，敵人的炮車打不中，往往被石塊打倒。

以前守不住向後退，退了再退，現在退到最後，再退沒有退處，不想法給敵人一個打擊，這個山頭還是危險，高師的兩位團長和×旅的團長商議出擊，這個局部的動作出去很勝利，把敵人打退十餘里，機關槍得了六挺，還有其他的戰利品，下午四點鐘，敵人以倍我的兵力反攻，我們受重創，退回原陣地。

敵方的生力軍增援，戰爭愈演愈烈，我們的炮兵這次發生很大的威力，因為敵方的砲不多，敵方的砲對準我們砲兵陣地轟擊，迫擊砲不選掩體，馬上變更位置還擊。敵方衝鋒，迫擊砲像唱獨腳戲正射側射，每次總是牠把敵人壓下去。

全綫的砲，好像栽的葱，栽上就拔不下，不管打得激烈不激烈，每次大家要死幾個，一夜一天拚殺，敵屍躺滿在山谷，距離太近，他們一有動作，我們的機關槍就略略的掃射，他們無法來拖回這許多屍體，但是我們傷輕的自己走下去，重的等人來抬，死的陪着活的來死守，早晨報告高軍長，軍長討兵增援，援兵要明天上午十點鐘能到，後面山頭上的兵在做工事，可以借來救救急，但是要他們在長官的命令，兵增不上，迫擊砲彈也不送來，步槍子彈向別個部隊借來了五千，這樣今晚要出危險！頭圍城口，敵人攻得厲害，把剪刀形山尖上的兵調增圍城口，剪刀形山頭完全交給××師。

四點鐘過後，飯吃饱了，士兵的疲勞也休息過來，最激烈的攻擊，多在這些時候，將近黃昏，烟霧凝滯在半山谷，五十米達之內看不清敵人的動作，這是最使守兵見了頭痛的環境，惟一的辦法，只有多派些兵監視，戒備敵方的襲擊。

敵人不會放棄好機會的，唐克車不能活動，每個敵兵一手拿挺機關槍，一手拿面小旗，利用烟霧的掩護，像螃蟹一樣爬近我們的陣地，我們的士兵不等他上來，手流彈早就脫手，有時候，距離太近了，手溜彈丟中敵人，藥性還沒爆炸，敵人又把牠擲回來，

攻得激烈，抵抗更激烈，因為這條綫萬萬失不得，援兵明晨就可以到，這一夜怎麼要撐住，迫擊砲連的連長砲彈打光了，抱着手榴彈上去，手榴彈去完了，把手槍當手榴彈丟了出去！

二十四日這條綫上還是××晉師，×××師獨立×旅三部守着。

平型關勝利之光榮回憶

溪 映

九月二十六日平型關之役

華北抗戰三個月的過程中，不可諱言的，在戰役上我們已經很大很大的失敗了，尤其在西戰場上，我們自張家口放棄之後，一敗竟致後退而失去一個綏遠省和平陸山西。在這樣的敗退情形之下，獨有平型關之役，我們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這個勝利真是最寶貴的，最值得我們清楚認識的第一個大勝利。在目前河北的敵軍推進到德州石家莊，山西的得失成爲整個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大關鍵的形勢下，我們提出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經過，來報告國人，以作我們最實際的教訓，當然是最重
要無比。

九月下旬，同蒲線軍事向南急轉直下的時候，敵人知道我們的雁門關有堅固工事，攻不下來，於是就用攻南口的同樣戰法，由察南分兵一萬餘人，打我右翼平型關，以爲擊破我弱點，乘長城山勢天險，而進入山西中部。當時敵軍是鈴木第五師團及其他砲兵，坦克車隊，航空兵隊等等，事前×省軍部見敵軍前來，竟欺騙友軍說「我準備反攻」，結果暗地撤退，使敵直趨山西，陷廣靈靈邱，而達平型關下。

我第×路軍增援晉北，以右翼接防平型關之右二十里者爲最先頭，形成與敵爭奪平型關之勢，原來的守軍王都十幾個團擺在關的西北長城線上。九月二十六日，我第×路軍與王都聯合行動，×路軍的任務在攻下關溝，蔡家峪，東口南而達上舖西，王都東進出擊敵人，到上舖西與×路軍會合。二十日拂曉戰事開始以後，我軍一鼓作氣北上，於正午十二時左右先後佔領蔡家峪，東口南，關溝等地，追擊敵潰軍至上舖西，敵傷亡在一個聯隊以上。敵人聞訊，增援兩個聯隊，於突過蔡家峪而達小寨村之深溝途中，又爲我完全消滅！

小寨村以南的土溝，爲內蔡家峪至平型關必經之路，兩旁懸崖壁立，形同深谷。當我得知敵人經過此地，卽埋伏兵力於土崖之上，待兩聯隊敵人完全入谷，將前後團圍圍住，士兵高呼「繳槍」！可惜敵人不識，反死命掙扎，結果掃數爲我×路健兒奮勇上前，用手榴彈槍彈殺死！

第二日（即二十七日）我軍再進攻靈邱附近，前後兩次殺敗敵人，奪獲敵汽車一百餘輛，給養無數，使整個敵軍無法立足，只有倉皇潰走。某位參加這次戰爭的重要指揮官說：

此次戰役，首先證明我們抵抗日本，活的戰法——攻勢防禦，利用運動戰絕對的有教，而且是取勝最基本的辦法，反之，挨打的陣地戰，單純的防禦戰略，是最危險，是已往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這次戰爭勝利的因素，是（一）行動秘密，任何一個軍事行動沒有為敵人所偵知，加以一般人民的幫助，他們沒有一個幫助了敵人。（二）行動迅速，敵人無法察覺，察覺以後，已經遲了。一次，敵我從兩面而搶一個山頭，本來敵人先在山腰，而結果仍讓我們捷足先登。（三）地形熟悉，我們隨時將陣地戰變為山地戰，山地戰是我們抵抗進步的武器最佔優勢的戰法。其次，這次作戰所得的教訓，（一）敵人的攻勢精神非常薄弱，在他炮火不能發生威力之後，我們很可能打敗他。（二）在防守上，同樣戰存在不可救藥的弱點，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努力，誓死向前，敵人經過一個敗仗，整個的線都會動搖的。這一次小寨村山谷內的敵人所以完全消滅，原因不在戰鬥精神，而是怕死，不知我們優待俘虜，總之，我們善意宣傳的力量不夠。

平型關這一次的戰事大大的勝利了！但是終因為我們抗戰的信念不堅決一致，我們不會處處活用戰術，戰略，不久敵人又從雁門平型之間的茹越口闖進來，使晉北軍演

到今天的程度，是非常痛心的事。

猛省吧！同胞們！接受最寶貴的抗戰經驗，來爭取我們民族抗戰的勝利前途！

（十月十一日於晉北前線）

忻口之戰

何渭烈

前年徐次宸先生（永昌）過津時，曾對那時的市長蕭振瀛說：「外面有人說，晉綏當局不大高興二十九軍，那真是笑話。二十九軍在平津，山西人就是打瞌睡也安穩一點，二十九軍如被人揀走了，山西人休想過安逸日子！」

徐先生的這一段話，在兩年後的今日，完全應驗了。

自從張垣失守，南口陷落，天鎮，大同，都輕輕地被敵人的魔手攫去，後來雁門關也不保了！整個的山西！這時都陷在一種極其憤怒，又像是恐怖的情景中。敵兵沿着同蒲路長驅而下，由最頑強的板垣征四郎統率，在大同時，他曾很狂妄的說，要於一星期內打到太原，要在一個月內把華軍趕到黃河以南，完成他們夾袋中的第四個編組——「華北國」。可惜平型關一戰，把他們的這個夢，打得粉碎，侵晉的敵軍，從此再也不似那樣趾高氣揚了。

平型關一戰，板垣的風頭，減殺了許多，但是他的野心，卻並沒有死盡。於是又重新配備，改由同蒲路直下。先頭部隊是偽蒙軍的王英部約一旅團，繼之是鈴木和酒井的兩個旅團，板垣本人親率一師之衆在後壓陣。全部兵力，共十萬餘人，於攻陷原平後，即分兵二路，中路猛撲忻口，右翼由平地泉（原平南的一村鎮，非綏遠的平地泉）進取大泉村，南懷化，北懷化等諸村落，左翼則攻大小庫，東西榮華村等地。其主要目標，則是進取忻口。因為晉北要隘，第一是天鎮，第二是大同，第三就是忻口了。天鎮和大同，都斷送在不抵抗將軍李服膺的手中，忻口要算是最後的一關了。忻口如再守不住，那太原祇好舉以膏敵人之一吻。板垣大概有見於此罷，於攻陷原平後，即分兵二路，向忻口取包抄之勢，展開了一百小時的大戰！

這時在晉北指揮我軍反攻的，一為第×路總司令傅宜生先生，一為第×路總司令衛立煌先生，全部兵力，大約有××個師，分佈在同蒲路沿線及附近各縣。兵士們都摩拳擦掌，欲報大同之恥及原平之辱。但是衛先生恐怕惡戰展開後，兵力還不够分配，又呈准同駐守石家莊的第九軍都郝夢齡部，星夜開馳晉北，把第九軍的軍部，駐在忻口，而以原鎮忻口的晉軍×師，推進到晉西某地側擊。因着這個新的配備，遂使中國的軍人造成一個最悲壯，最光榮，最偉大的史跡，使中國的新軍人從此有着兩位典型的人物，（也可以說中國從此有兩位軍神了。）那就是十月十日郝軍長及劉師長的殉難。

部係於十月八日前後，開抵忻口接防，當時形勢，確實非常緊張，敵軍的先頭部偽利蒙軍漢奸王英部雖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但酒井和鈴木的兩個旅團的正規軍，挾其犀利的砲火和敵軍中的飛機連日不斷的轟炸，前線很有相當危急。幸虧郝軍年來于役黔滇，越嶺爬山，非常內行，而夜襲尤其所長。故於接防後，即把兵力展開，分佈界河之線，以迎敵人南下之師，自雙十節的前夕起，即與敵人不斷的衝突中，而十二日以後，更展開了主力戰，郝軍利用山地，施行夜襲，白晝則潛伏不動，如敵人來犯，則與以猛烈的迎擊，不僅漢奸王英幾乎片甲不存，即酒井部隊，亦大鍛其刃。

經過幾乎一百小時的衝突後，敵軍傷亡共達萬餘，棄屍遍野，於是板垣老羞成怒，定期總攻，我軍聞訊，為先發制人計，於十五日舉行全線突擊，一夜之間，連復山頭數個，從十五日薄暮起，直打到次晨的天明。郝軍長及劉師長正在指揮部隊，從事鞏固陣地之際，詎料敵人仍於此時實行頑抗，致郝劉兩將軍，皆於同時中槍倒地，作了最壯烈的犧牲，開中國軍人中以軍長督戰陣亡的烈蹟！

郝劉陣亡後，其軍由×旅長統率，仍在原陣地待機進取，戰事並未受絲毫影響，因為某路軍化整為零，繞道敵人後方，施行遊擊，敵人後方，業已失卻聯絡，後援不繼，經過相當時日後，這與土肥原齊名而頑強尤過之的板垣及其所統率的十多萬寇軍，必然全部被殲滅於晉北的山嶺中。據第九軍護靈回并的某軍官言，我最高指揮的某長官，確

存着這個雄心，現在也正在進行一步步的佈置！

忻口之戰，使我們喪失了兩位最好的指揮者，但是我們要注意，郝劉的陣亡，並不是戰敗，而是前進得太猛，以軍長之尊，而親臨距敵人不過兩百米遠的散兵線，從此亦可反映出我軍前線的士氣！爲着要予打擊者以打擊，上自指揮下至兵士，都不惜以最大的犧牲博取最後的勝利。

郝劉忠骸，業已南運，武漢人民，想來該和在太原一樣，千千萬萬的都在兩公的忠骸前，致民族解放的敬禮罷！（二十日于太原）

晉北戰況之回憶

李雲

晉北口忻之役，我們犧牲了數萬健兒，這種壯烈的精神，永遠不能埋沒，現在戰事雖然轉移晉西的腹地，我們對於晉北的戰況應當作一番回憶，以彰我民族抵抗強敵的英勇精神。

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守軍事上的秘密，不能盡量發表，現在晉北已經結束，我們在已過的範圍以內（因爲有許多的戰情，當局還沒有公佈，搜獲敵方的軍令等文件當局也沒有發表）自可作一簡略的追述。

當九月末晉綏軍退守醇縣以後，太原已十分危急，當九月三十日敵軍二三百騎兵越過醇縣，抄至原平，太原曾發生極大的恐慌，軍政當局徹夜集議，城門至次晨八時始開，形勢危急，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為晉綏軍在晉北損失（死傷與逃散）之後，僅餘一兩萬人，且疲憊不堪，當局深知大勢已不可為，平型關一帶當時雖有××軍開到，威脅敵之後方，但正面若無生力軍增援，危機仍難挽回，幸閻氏於十月三日槍決李服膺，使晉軍有所畏懼，不敢繼續後退，同時中央軍精銳部隊六七萬人於此時開到，軍氣民心均為之一振，忻口戰局才轉危為安，太原亦漸趨安定。

當時衛××將軍以第×戰區副司令的資格任晉軍各軍的總司令，衛將軍的態度堅決，軍令嚴厲，赴事迅速，配備得宜，各軍將士服從命令，士兵勇於犧牲，都是晉軍勝利的條件，以前晉綏各軍將領事無大小，都須先請示於閻而後執行，因時常失宜，舉個例子，當圍城口我方將敵人圍困之時，楊××擬請空軍協助轟炸，殲滅被圍之敵，此本為緊急之事，應當機立斷，無須請示，然楊則拘泥於軍令，以電話向閻請示，整整的打了一天電話，軍方的援軍已到，我們的空軍還是未來，致失機宜，類此之事，不勝枚舉，自衛將軍來晉北以後，一切問題在緊急關頭中，均可作主，自行決定，所以能赴事迅速，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同時，有精銳之中央軍，配備於重要地位，指揮順利，這是晉軍勝利的重要原因，衛將軍到運後，重新配備陣線，以中央軍任中路，劉××將軍指揮

高××將軍部隊任右翼，楊××指揮晉綏軍任左翼，王某某將軍任前敵總指揮，陳某某將軍任副總指揮，後來因為左翼各軍戰鬥力單薄，不能完成任務，另以一部份中央軍增加於左翼，楊某某亦奉令至後方任職，這是陣地配備的大致情形。

當時敵人知我增兵，亦派華北駐屯軍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率兩師團到晉北增援，以全力進攻太原，敵方聲言要在十月五日以前一定要攻下太原，我原軍陣線既已一新，立以全力抵抗敵軍，當時山西有人主張先將敵人轟出雁門關，再在雁北與敵人決戰，但衛將軍及其他將士則刀主在關內殲滅敵人，再進而收復雁北失地，自為易事，後來就照此決定戰略，一方面由某軍在雁門關之東西兩方斷敵後路，一方面由正面各軍三路前進，並迂迴之左右，取大包圍形勢，當十月中旬左右，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亡均重，我郝夢麟將軍，劉家祺將軍等即於此時陣亡，中央軍各師長如某某某師師長陳某將陣，某某某師師長劉將軍，第某師師長彭曰某將軍均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因此死傷極慘，某日兩小時內，死傷達三四千人之衆，敵軍一師團長亦陣亡，戰況之烈由此可知，即晉綏軍因在中央軍影響之下，亦極勇敢，偶有後退者，均以軍法從事，故士氣亦盛，可見無不可戰之兵，只看統帥之指揮能力如何耳。

因為我某軍佔領雁門關，平型關及靈邱廣靈蔚縣平魯一帶，已將敵之後路截斷，正面各軍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之失前進能力，本可完成殲滅的任務，惟因我兵力損失過

大，到後來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出擊，故無法完成任務，敵方亦因損失重大，後援又斷，糧食困難，彈藥缺乏，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前進，若非後路斷絕，敵再增援，則我方固感困難，反之若我方當時能再有一兩師兵力增加，亦可完成殲滅頑敵之任務，當局正在籌劃增兵之際，馮某部及某軍一部已開始向忻口出動，尙未完全到達，晉東忽發生變化，乃牽動晉北戰局，不能不退，致前功盡棄，誠堪痛惜，晉北每一戰士都感到無限傷感！

晉北戰事中我們曾俘虜日兵及偽蒙士兵不少，日兵中有一名森田壽勝者，據供日軍所最感困難者爲糧食缺乏，假使華北長久支持下去，則日軍必感受極大的困難，由此可證明若非東線發生變化，我軍頗有殲滅敵人的把握，此外我們的戰利品也很多，皮衣械彈以外，最多者爲日兵所帶的種種符咒，一種爲長約一英尺之白紙摺爲寬約一英尺長約二英寸的紙摺，上印「出雲大社軍人安全守護」，中間畫一圖章，一種爲長約一英寸，寬約半英寸之木牌，上刻「身代不動」四字，又有一種爲布條，上印「日原劍神社御守」字樣，都是敵方軍人怕死厭戰的證明。

忻口右翼，是第某某軍劉某某將軍負責的陣地，他指揮他的兩師（他自兼的某某某師和武某某的某某某師）與高某某的一師，劉將軍及其所轄各師長，自雁門關作戰以來，都是十分堅決的。劉將軍所部兩師先在不平漢路作戰，晉北危急以後，又調到晉北，

所部方到雁門關附近，大同已失，當時劉將軍個人乘汽車在部隊以前前進，已到大同城內，幾遭不測，戰事轉移到雁門關之時，劉部負守繁峙之任務，當時閻下令劉部北衝，爭奪某一山地，閻在電話中對劉說：「這個任務重大，你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勝任？」劉答：「命令既下，無考慮的必要，我可以立即執行，若司令長官認為任務重大，恐難完成，請即配備後續部，隊以便於本軍失利後增援。」閻對劉之堅決，深為感動，劉方下令執行，不到五分鐘，閻又改變命令，令劉部向後撤退至定襄一帶，劉因電台已拆，新任務的已下，忽又更改，十分困難，且深感不戰而退之錯誤，然既有命令，不能不從，乃向後撤退，後來有人說劉部不奉命令，先有撤退，致友軍不能不退，欲將不戰而退的責任加之於劉，實是冤枉，後來中央方面欲查究此事，已證明前說不確。

此次在忻口劉部任右翼，陣地在滹沱漳之右靈山一帶，高某某師臨時亦歸其指揮，配備於同一陣地，因高部經過，晉北察省之長期戰爭，損失甚大，只餘一兩千人，故右翼作戰之主力軍仍為劉部，劉認為右翼在戰略上應先奪取滹沱河東岸西榮花一帶之陣地，一則可以敵阻渡河，減少對中路後方之威脅，二則可以縮短本軍之陣線，易於防禦，乃不斷出擊，在西榮花與敵作爭奪戰，因此死傷甚多，終未達到目的，只能防禦靈山陣線，兵力不夠，不能繼續出擊，因敵方犧牲亦大，不能出擊，故靈山始終無慮，劉軍在此次晉北抗戰中之勇敢精神，屢為各長官所稱道。

劉部的武器不良，在作戰上吃虧頗大，兵士始終賴肉體與敵相拚，壯烈精神，誠能使神人共感，劉部槍械甚舊，槍口既鬆，又無刺刀，與敵接近時，敵以刺刀戮我，我以槍柄擊敵，優劣之勢，大相懸殊，故兵士均不願拿步槍，願多帶手榴彈，但手榴彈的數量有限，每遇有殲敵的機會時，手榴彈便不够用，不得不放走敵人，自己後退十月廿六日，敵一隊來擊靈山，後續部隊約有千餘人，我一連迎戰，將敵一隊擊退，續進至敵部隊面前，因敵在低處，本可以手榴彈殲滅此全部敵人，不幸我無手榴彈，致千餘敵人得以生還，我亦後退。功敗垂成，殊覺可惜，後來劉將軍令四鄉各地搜集刀矛鋼叉，爲衝鋒之武器，定襄縣各鄉村之刀矛鋼叉幾搜羅淨盡，這便是劉將軍所部健兒最後守靈山的惟一武器，以落時代會長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當強敵現代化的武器，能守靈山於不失，亦近代戰事中一奇蹟也！

十月二十五日，內部某師一連附張全和，河南人，與敵接近時，被敵兵刺刀戳穿肚皮，將小腸帶出，張連附不得已離開陣地，將腸子納入肚皮，用腰帶纏住又執刀上陣迎敵，當時別人勸其醫治，阻其前進，均未生效，過半小時後，張連附背着兩個敵兵頭回來，對大家說「我已經不賠本了」言罷，又解下腰帶將腸子扯出撕斷，對大家說：「我自份已無生望，不如快些死了」，言罷氣絕，全連同事爲之痛哭，當即掩埋陣地，如此勇士，真不愧爲國之干城，我民族的壯烈精神，所謂大和魂當之亦有愧色。（十一月十一日寄）

漳河血戰

石 珀

石家莊的激戰

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炬熊熊的燃燒起來了，這是我們的同胞每一顆積蓄着六年來憤恨的心，如今已結結實實的團結在一塊，我們爲了爭求中華民國的自由獨立，爲了收復失去的土地，應該很整齊的敏捷的衝上了民族解放的戰線上，向着蠻橫的倭奴抗戰！

倭奴挾着新式的兵器，雄厚的兵力，向我國施行侵略，我各陣線上英勇的將士，實行對於侵略者以反攻，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

在平漢線上，我軍於雙十節堅守滹沱河，和南侵的倭奴隔河相峙，這時，倭奴便重用在水定河時所使用的慣技，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我軍於猛烈的砲火下，蹲在弧形的戰壕里，沉着應戰，轟隆轟隆的大砲響聲與砲彈落於陣地爆炸的鉅響聲，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久經敵人砲火轟擊我軍陣地屹然不動，倭奴復將大砲射程放得遠一點，大肆轟擊，以阻止我援軍移入陣地，倭奴常於此時渡河偷襲，凡過河之敵軍，至我陣地附近，我軍躍出戰壕，將敵人包圍起來，殺他一個片甲不留，以洩胸懷六年來積下的氣氛，倭

奴的飛機高翔天空，飛往我陣地及冀南各縣城，肆意轟炸我無辜良民，飛機上有時塗着中國的國徽，冒着我方飛機，飛往內地轟炸，已有數處發現：這種殘暴的無廉恥的卑鄙的事情，只有倭奴才會幹得出來。

就在雙十節那一天，平漢線正面我敵隔河打得頂厲害，倭奴的長官很狡猾的派了一聯隊的十兵，沿着滹沱河岸向東行，在藁城縣境，乘機渡過了滹沱河，向着我們的左翼陣地抄來，我軍以滹沱河岸上的工事完全被倭奴的大砲擊毀，再者恐怕倭奴包圍起來，便很迅速的撤到石家莊北面的新陣地，當我士兵撤退時，將石家莊迤北的鐵橋炸燬，以阻止倭奴的鐵甲車向南進展。

石家莊，是冀南的一個重鎮，為平漢正太兩鐵路的交點，事實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我軍於十一日撤到石家莊的新陣地，即佈置防事，旋與南下的倭奴相遇，激烈的戰爭便開始了。我×軍長在火綫上督戰，士氣大振，我軍將士冒着倭奴的砲火，衝向倭奴的陣地，我軍始用鋒利的大刀，與倭奴肉搏，激戰甚烈，倭奴援軍陸續過河增援，高升汽球，窺測我陣地，作為大砲射擊的目標，於是，倭奴以十五生的大砲，一齊向我石家莊及陣地猛烈轟擊，我軍恃血肉之軀與強敵相抗，此時石家莊至各地的電報電話，均被割斷，人民早已躲避一空，我軍繼與倭奴血戰二日，往返爭奪，我軍悲壯犧牲甚衆，且為引誘敵人深入，使戰區擴大，消耗其實力，挫折倭奴的主力軍計，將平漢線正面的軍

隊向南續撤。

倭奴在未進石家莊之先，就秘密的派遣了一聯隊，由荒村中向西移動，窺伺正太鐵路，幻想着一舉而攻下娘子關，穿過了太行山，將我們的山西省垣太原奪了去，完成他們預定的計劃，豈不知我軍早有佈置，防備着倭奴的西擾，在十三日的夜間，倭奴的隊伍擾過了井徑，趁着月色朦朧的時候，向着娘子關陣地日關猛犯，企圖偷襲成功，我軍起初故意沉着氣不動，倭奴以為日關我未派一兵看守，放大了胆量，毫無顧忌的向里挺進，我軍出其不意，由山中躍出，將敵人重重圍住，砲聲槍聲大作，敵我肉搏甚烈，被圍困住的倭奴極力掙扎，想突圍而逃，激戰一小時許，我軍斃敵一千二百餘人，奪獲機關槍，步槍，子彈猶多，僅逃出一二百餘人，躲於井徑附近的一個靜僻的鄉村里，我軍抗戰的決心甚堅，誓死保守日關和娘子關，近來敵人屢以雄厚的兵力向我日關猛犯，終未得逞，受損甚重，倭奴受了打擊，西進的計劃已成泡影了，且我某部遊擊隊甚為活躍，我軍取得切實聯絡，兩下夾攻，截斷倭奴的歸路，將倭奴全部消滅是很容易的！

鮮血染紅了漳河

小小的接觸不斷的在開展着。

我軍退出了石家莊，都是徒步走路，有時走在棉花地里，有時跳上了鐵路，有時涉

過了小小的河流，十三日我們已走到了元氏，弟兄們在田野里，有時用步槍向着倭奴拍拍的放了兩槍，倭奴以為我軍將大舉反攻，砲兵着了忙，對於砲彈的浪費一點也不吝嗇，毫無目標轟隆轟隆的放幾砲，這種事情雖小，却誘得倭奴將實力消耗了不少呢。

在那裏的時候，我軍移駐在新的陣地，敵人趕來進擾，激戰竟日，倭奴復用汽球上升，在蔚藍的深秋的天空里，向着我陣地游移着，弟兄們都在罵着：

「我操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可惡，又用汽球了，弟兄們，我們向天上打球東西！」

弟兄們用步槍向着汽球射擊，因為太高了的緣故，誰也沒有射着，不一會的功夫，汽球在空中立定，倭奴的排砲向順德齊發了，弟兄們很沉着的應戰。

十七日的夜間，倭奴的騎兵由那臺四出巡邏，有一部份騎兵氣兇兇的向着磁縣偷襲，我軍乘其不意，以機關槍向着倭奴掃射，他們死傷百餘人，剩下沒有死的，還頑強的向我還擊，結果倭奴不支，騎着馬向北逃竄，我方生力軍在雙廟前方一帶，趕築工事，倭奴在夜襲受了損失，老羞成怒，於十八日大舉向我進攻，激烈的戰爭又開始了。

我軍在漳河北岸，預先已建築防禦工事，倭奴在磁縣與我軍激戰一日夜，前線形勢至為緊張，十九日，我們的弟兄們由磁縣退了下來，與我漳河北岸的守軍取得切實聯絡，迅速的佈置陣地工程，我方×軍長親在火線指揮防禦工事，並決定計劃，當天敵人便

趕過來，與我發生激烈戰事，我×師長親率弟兄，勇猛的向着倭奴衝鋒，砲火交拚，血刃相接，激戰非常的激烈，我方陣容頗為整齊，倭奴的戰術，仍舊是攻打石莊的老調，先使用大砲向我陣地猛烈轟炸，這一次並用由北平新運來的蒙僞兵衝鋒，作為擋禦槍砲的一大活動壁壘，這些蒙僞兵喪盡了廉恥，出賣了祖國，甘受敵人的唆使，拿着倭奴的槍砲來打自己的弟兄，他們臨火線既不反正，依然為倭奴賣力，我們也絕對不客氣的將他們一一的格斃：

弟兄們現在都很振奮，大家都這樣的喊着：

「我們誓守漳河永不後退！」

「打倒倭寇，收復我們的失地」……

我軍在倭奴猛烈的砲火下，復向倭奴的陣地衝鋒數次，我們的弟兄個個勇猛的像一匹獅子，躍入了倭奴的營中，拚命的大殺一陣，倭奴疲於奔命，被我槍殺的極多，損失奇重，倭奴犯我陣地受了重創，馬上派了飛機多架翱翔天空，向我陣地轟炸，倭奴依靠着飛機大砲作掩護，步兵重向我陣地進犯，雙方整日的沉於激烈的戰態中。

在二十一日，我方在漳河北岸與倭奴肉搏，倭奴重展故技，將我陣地工事炸燬，我們的弟兄迫不得已，由鐵橋陸續向南岸撤退，當夜即有騎兵二百餘人由北岸出發，擬渡河偷襲，我們早已發覺，待他們走到了漳河的中間，我軍密集機關槍向河中的敵騎兵射

擊，黑暗中隱隱的看見倭奴紛紛的從馬上滾入了水中，戰馬中了彈高躍長嘶，將倭奴一同跌入了水裏，一時浮屍東去，鮮紅的倭奴血染紅了漳河的水。

寇奴不斷的偷渡漳河，竄過來一部份，都被我們的弟兄們包圍起來，殺了一個淨光，倭奴見不能得勢，又用那十五生的大砲隔河轟擊，我們的弟兄們很沉着的應戰，往往費了幾顆子彈，誘得倭奴的大砲接連不斷的放了半天。

在二十二日的午夜，倭奴大舉渡河，侵入了我們的陣地，二千多倭奴，被我們的弟兄也圍了起來，我×軍長親臨火線，指揮着弟兄們努力殺敵，倭奴拚着全力掙扎，向外突圍四次都未成功，我們的弟兄們，精神大振，奮勇圍剿，只殺得倭奴的屍骸狼籍，倭奴的熱血染遍了我們的田野。

連長指揮着弟兄殺敵，有力的喊着：

「弟兄們！殺呀！將敵人殲滅個光淨！」

是的，我們的弟兄們在漳南河岸勇猛的作戰，我們要以熱的血血來保衛我們的漳河，以熱的血來與倭奴拚命，以熱的血來收復我們失去的土地！（十，二三寄。）

漳河線的防禦戰

平漢線戰局大約可分爲三個階段，從平津撤防到保定淪陷，是第一階段，從保定淪陷到石家莊不守，是第二個階段，石家莊失守以後，可說是進入第三個階段了，平漢線戰事自進入第三個階段後，敵人的兵力始終爲兩師團一旅，而戰線延長到千餘里，記者在「北戰場的新形勢」一文中，曾經指出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會對我們有利，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軍路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平津四郊及沿太行山脈我們還有無數的戰士活動着，隨時都有抄襲敵人後防切斷敵人聯絡的可能，同時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游擊戰和一地戰的配合，然而兇頑的敵人竟不願這些戰略的困難，大胆地從着軍事上的冒險，漳河線的防禦戰，終于受到我們英勇的戰士的打擊了，漳河發源于山西，有潯濁兩流，清流出于沾嶺，濁流出于發鳩山，這清濁二流在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會合，橫過了鐵道線東流，經河北省，而入于衛河，安陽是舊彰德府治，當平漢線入豫之衝，是河南的北部門戶，而漳河恰好流經安陽城北，我們如保衛河南，便不得不保衛安陽，要保衛安陽，首先要保衛漳河之縣，我們的戰略是步步爲營，穩紮穩打，每個山頭都是我們的天然屏障，漳河線上敵人要遭遇我們的嚴重打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不錯，保定淪陷而後，我們繼續地喪失了許多重要的戰略地帶，然而敵人利那間的局部勝利，是拿着幾萬條生命的代價換取的，我們英勇的戰士

確實做到了「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十月十八日晚間磁縣發現了敵人的先頭部隊，那是十六輛坦克車，五百左右的騎兵在我們經營了半年以上的國防工事上展開了血戰，接着敵人的大部主力開到，有一旅團之衆，我們的部隊一部份還在漳河南岸，一部份是從正定後撤下來的戰鬥力較弱的部隊，那時磁縣已經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我們的指揮官某氏雖然處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中，仍然十分鎮靜地策劃着軍事，一面撤令漳河南岸的主力軍，迅速渡河，担任正面防守，另一面嚴令退下的隊伍，從速整理，扼守鐵道線的左右兩翼，經過了一夜的血戰，敵人終于越過了磁縣，沿着鐵路線南進，我們爲了粉碎敵人「中央突破」的戰略，始終扼守着鐵道的正面，某軍軍長乘着一列專車，雖然敵人的砲彈不斷地落在附近，但是我們的指揮官仍然鎮靜如常地指揮着部隊抵抗，十九日的清晨，敵人已經到達漳河的南岸，安陽車站不斷的聽到砲聲隆隆，漳河橋爲了阻止沿鐵路線進攻的敵人南下，早已炸燬了，于是在漳河的南岸重新展開了猛烈的陣地戰，這時敵人的戰略是第一向漳河線我軍的陣地以密集砲火猛攻，第二用一部分騎兵繞襲安陽西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第三是發動彰德城內的漢奸暴動，二十日起敵人用密集砲火的掩護由漳河北岸涉水偷渡，以守××聞名的某軍長，親在火線指揮，使敵軍受到巨大的損失，六河溝附近在十六日以前我們的某軍部隊早已佈防竣事，所以繞襲的敵軍，陷在重圍中，彰德漢奸暴動，也在我軍嚴密的監視下，沒有大規模地發動起來，二十一日捕獲了

二百多人，可以說這種漢奸工作完全失敗了，敵人的第一個計劃既已粉碎無餘，同時我軍的左翼也進展到磁縣，主力軍到達漳河以北的馬頭鎮，二十二日起我們銀色雙翼的飛機開始翱翔於漳河北岸的東站，炸燬了敵人的軍需品軍事工程和鐵甲車兩列，敵人的右翼逐漸地不能支持，一列列的坦克車蹣跚地向着東北方面的津浦綫撤退，二十三日敵人津浦綫上調來大批援軍，聯合潰退的敵軍，以飛機大炮水陸兩用坦克車，再向我河南的陣地猛犯，是日晚，有軍一一聯隊，約二千餘人，企圖偷渡漳河，又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我們英勇的戰士，作了壯烈的犧牲，有兩個團長陣亡，一個團長重傷，校尉中級軍官傷亡八十餘員，士兵死傷千餘名，然而我們的血肉終于做了我們的長城，渡漳河的敵軍，不得不抱頭鼠竄而退，二十四日敵人再攻六河溝沿六河溝之平漢支線猛犯豐樂鎮，企圖由背面威脅安陽，但是豐樂鎮的敵軍馬上受到我軍的包圍，五百個俘虜已經當做我們防禦漳河的禮品押運南下了，二十五日寶蓮寺雖然發現了敵軍，但那顯然是敵人的迴光返照，經過我生力軍的反攻，漳河南岸的敵軍，已經完全敗退，二十六日我軍進展，到邯鄲，二十七日推進到順德，漳河綫防禦戰的勝利，奠定了平漢綫局面的新開展，然而這次漳河綫防禦戰的勝利，一面固然在我們將士的用命，兵士的勇敢犧牲，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着，第一西戰場上遭遇到我英勇軍的抵抗，日本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日軍深受山地作戰之苦」如果西戰場上失利，敵人將更難挽回北戰場上的頹勢，第二我軍某部

收復平型關，紫荆關，而復克涞源，圍蔚縣，分頭襲擊易縣望都等，保定已經處在危險線上，平漢路敵軍的聯絡隨時都可切斷，第三、北滿情勢緊張，義勇軍活躍，外蒙內向運動，平津近郊游擊戰開展，連日關東軍調出關外者已達十六列車之多，敵軍在事實上不得不謀縮短防線，便于進退，然而我們應該確認目前敵軍戰略的變更，是要用全部的力量，奪取西戰場上的勝利條件，因而娘子關附近將要再度展開激烈的攻守戰，「突破敵人的一隊，即是突破敵人的全隊，」保障漳河線防禦戰勝利的條件，便只有繼續地前進，當我們的部隊到達了正定時，便可以迅速地展開了陣地戰和游擊戰的配合，儘可能地運用運動戰的技巧，防禦娘子關的鬥爭，也就是保障西戰場上勝利的重要條件，最後，我們在漳河線防禦戰中，發現了若干部隊組織的不健全缺乏精神教育，沒有注意到士兵生活的改善，這種不良的現象，我們希望能以自我批判精神在抗戰中逐漸地改正過來，使每個士兵都成爲堅強的戰鬥員，還有在北戰場上，除開南京婦女慰勞會代表一度北上外，幾乎沒有慰勞隊再來，忠勇衛國的將士們自然不會計較到這些，但是我們認爲慰勞隊戰地服務團這些組織，確實能够鼓勵士氣，記者誠懇地，利用這個機會請求全國後援團體，迅速地動員，物力人力大批地到北戰場上來。

（從周十月二十八日發）

娘子關失陷記

陸 詒

中日在華北作戰的重要轉據點，是在西戰場上！河北是中國的心臟，而山西是河北的根本。不論從國防從資源的見地來說，我們千萬不能不守山西，如果失了山西，華北便永遠不能翻身，敵騎更決不僅止於黃河！當記者於上月三十日趕到太原時，保全山西的生死必爭之地，——雁門關，娘子關，都已經淪陷敵手了！我理想中「娘子關頭觀戰」的企圖，給眼前慘酷的現實，打擊得粉碎！時間，環境，實不容許我細吟李後主「……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就在到并後的翌晨，我搭上兵車到晉東壽陽的前方。現在我先來訴述我軍力戰娘子關的經過：

抗戰在西戰場展開之初，晉綏的威脅，僅在晉北及綏東，山西的軍隊都集中在那一條線上，娘子關天險，祇有山西砲兵一團駐守。晉當局初以為晉西的兵力，足以抵抗兩三年，萬不料自己的部隊，幾年來祇是在「兵工」圈內，生疏於作戰，再加以李服膺輩不肖軍人之「洩氣」，不到一月，雁門平型一線突破，綏遠晉北全完。一方面平漢線我軍敗退，使晉東南，受到極大的側面威脅。那時，晉綏的軍力不够分配了，才急請中央調兵北上，×路軍奉命入晉者×師，中央軍××數師，增援晉北正面，由石家莊後撤的

中央軍××路及××兩部，移調娘子關，搶防山西省的東門。此時，駐守娘子關的晉砲兵一團，早已不奉令而後撤至陽泉附近，會在平漢線力戰強敵的××路及××路，是夜急行軍，適逢數日大霧，敵軍未知我虛實，否則等不到我軍到達，敵軍恐早已佔了無兵駐守的娘子關了！該砲兵團長，聽說已經槍決。

我軍在娘子關倉卒佈防，尙未妥貼，乘勝追擊的敵軍，已似排山倒海的跟蹤而來。當我軍奉命由平漢線西撤之際，命令到達各部隊的時間不一致，所以到達防地的時間，也參次不一致，初幾天的激戰，我方受損頗大。娘子關外偏東南的地方，有一個矗立雲霄的高山，叫雪花山，較娘子關更高，上面做的有我們的國防工事。這一個高山的得失，關係娘子關頭的安危。該山由××路趙部××師扼守，不幸該師在平漢線受損過大，疲兵再戰，裹創血拚，終至傷亡枕藉，力戰而失雪花山。

敵既佔雪花山，遂傾其大砲，飛機，騎兵，機械化部隊，猛撲娘子關正面。我××路雖在平漢綫已力戰數月，從未得到片刻休憩，但在孫總指揮一聲令下，莫不奮勇接戰。敵軍的砲火，飛機。縱然每天把娘子關內外的山頭，轟得峯倒嶺崩，死屍有如荒林枯斷的材木，填滿了滿山滿谷，但終不能搖撼我們鐵的隊伍的陣地。敵軍在正面遇到堅強的抵抗，遂移其主力攻舊關，該處為二十七路馮欽哉部，在十二日起與敵血戰三晝夜，最後連工兵營，輜重連，教導團都調上應戰，敵軍死傷千餘名，而我則倍之。這是娘

子關頭血戰最壯烈的一幕！結果，我們戰士打完了，敵軍又進佔舊關！

在娘子關正面，戰得最厲害的時候是十月十四日，敵騎兵四百餘，竟衝到第××司令部門口數里之地，那時，我副司令長官黃××能於萬分危急中，沈住氣奮戰，衛兵，勤務兵，甚至連伙夫，一律執槍作戰，血戰兩小時的結果，總算把敵騎兵四百○解決在山溝裏，一個也不得生還，使陣地轉危爲安。

舊關已失，固關陷于危急狀態，原駐九龍口測魚一帶的第×軍，奉命反攻舊關。急行軍到達敵陣前，不曾喝一口水，不曾休息一秒鐘，便與敵軍作猛烈的舊關爭奪戰，血拚一晝夜的結果，於十六日居然以無數的鮮血與斷殘肢體，換得了「克復！」但舊關以外的山頭，仍爲敵盤據，二十日起，敵機四五十架，不息的重量炸彈，猛炸舊關，以及固關以下的槐樹浦，五里舖，固驛舖，柏本井一帶，土地都炸平了，什麼全炸燬了！敵機終日翱翔于我陣地高空，敵機上一聲信號槍，敵軍的排砲，便毫不吝惜的打來，工事成平地，士兵與塹壕共殉！我軍不得已，遂集殘軍退守固關。

舊關雖然又被敵第二次攫取到手裏，但敵方傷亡甚大，並不討得任何便宜，遂又移其精銳部隊攻我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實行迂迴戰略。右翼我軍原爲×××路，二十日左右，×軍奉命增援右翼，×××路原擬調入晉北，使晉北我軍可出擊後路已斷的敵軍。（晉北×路敵，頻在敵後方游擊，破壞交通甚得手，在晉北的敵軍，最慘時，彈

藥給養，都要靠飛機來輸送，此時，如我軍出擊包圍，不難殲滅，可惜晉北我軍兵力不夠分配，故始終與敵在膠着狀態中作戰。（可是××路軍太性急了一點，接防的×軍剛到，他們便移師，可憐徒步月餘，翻越秦嶺而來的×軍，尙單衣草履，防地形又不熟，又從未經歷這麼大的國際戰爭。陣地上剛剛立足，敵軍從九龍口測魚一帶乘虛而入的大隊便到臨，就在平定前方的西回村西郊村，對敵作遭遇戰。炸彈砲彈如雨點般直下，×軍雖勉力苦撐，但總因傷亡過大，而節節敗退。×路軍劉丕成師，原在晉東南和順一帶活躍，聞左翼吃緊，于二十四日趕在測魚西馬山一帶，與敵作戰，殲敵二聯隊，但他們是專任游擊，不輕易打硬仗的，這次也受了右翼我軍移防太快之累，也打了一回遭遇戰，受了相當的犧牲！

晉東的右翼已危，苦戰在娘子關頭的我軍，爲避免包圍，不得不揮淚於二十六日晚，退守壽陽，與此天險娘子關忍痛的暫別了！

平漢路的前線

章雅聲

北戰場我軍退出了保定石家莊以後，敵軍佔邯鄲，越磁縣，最近他們的輕騎隊要進犯河南省的安陽了。

筆者因為研究殷虛甲骨文，在安陽居住了三數年，這地方也不啻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這裏，我來把它的地形歷史和現在敵我雙方開始爭奪的幾個地方，簡略的寫在下面。安陽是河南省北部一個大邑，與河北省的磁縣相毗連。是豫北最重要的門戶，也是軍事上必爭的地方。它是平漢綫中部一個大站。安陽就是從前的彰德府，在昔豫北的武安，涉縣，臨漳，內黃，湯陰，林縣，皆屬這一府管轄。廢府設縣後，彰德改為安陽縣了，古時殷商民族由亳北徙入斯地時則稱「相」，至宋時仍稱相州。掃蕩百萬金人的岳飛故里湯陰縣，就臥在它的旁邊。

安陽土地面積縱橫百餘里，人口七十萬，教育之發達，為河南全省冠。出產以棉花，麥，煤為大宗。大規模的工廠有數家。舉世聞名之六河溝煤礦公司即在彰德的西北面。土地肥沃，風俗敦厚，豫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在焉。

以北戰場整個戰況來說，放棄了保定以後，石家莊和它的附近地帶是無險可守的，所以敵人直入磁州，平漢綫北部唯一可守的地方，就祇有安陽了。它在戰爭上所以可守的原因：第一，是磁縣過來沿着鐵路綫兩旁叢是山嶺，羊腸小道，是極不利於行軍的，尤不利於重兵器的運用。武安和涉縣兩縣，是做了安陽西面碉堡，敵騎雖則衝進了安陽，只要在這個碉堡裏埋伏精銳的遊擊隊，隨時可以切斷邯鄲至順德中間的平漢鐵路，擾亂敵人的後方，隔絕敵人的歸路。第二，安陽北面河渠交叉，兼之峰巒起伏，最能够據

險而守的莫若漳河了。第三，安陽西北面幾個大鎮，也是軍事上可攻可守的要衝。如漳河，豐樂鎮，觀台三處，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報載敵二十日拂曉由漳河上遊渡河部隊，經我軍包圍，迄二十二日止殲滅不少，旋敵援兵趕到，戰事轉移至豐樂鎮西北四十里之觀台鎮，其在漳河下游渡河部隊，被我軍在豐樂鎮迎擊，二十一日午刻以後，該方面戰事已停，我安陽陣地甚爲鞏固。由此可知平漢線我軍退守安陽後，即激漳河堅守。查漳河發源於山西，穿過安陽臨漳而流入河北的大名。這河在安陽的北面，是一條不守軌道的河流，有的地方河床高於兩岸數丈，有的地方是一片沙礫，有的地方河面闊三四里，有的地方尙不及二三丈。淺處則能涉足而渡，深處則茫無窮底。每逢春秋潮汛發時，洪水遍山漫野而來，附近各縣年年遭受水患。冬夏水淺時，河底沙礫歷歷可見。豫北人士對它加一個頭銜叫是「爛漳河」，表示它是無可救葯了。豐樂鎮是位於漳河附近的一個大鎮（平漢線經過此鎮，六河溝鐵路之終點）。它在軍事上，一面能夠控制平漢鐵路，一面能掩護橫臥在前面的漳河軍事上的扼守和攻擊，觀台是漳河上游一個重鎮，距離豐樂鎮約四十里，六河溝煤礦公司亦設此。它的地勢高起，山嶺縱橫，它有控制漳河上游軍事上的特殊形勢。此次前線戰爭的重心是在漳河，漳河守住，則整個河南可保；漳河不守，只有退而守黃河天險，豫北數十縣也只好暫時放棄。現敵軍顯欲奪取漳河，下衛輝，過新鄉，控制道清鐵路，而達黃河北

岸。但是我軍當然要在此展開英勇的抗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又報載中央社鄭州二十二日電：「漳河北岸之敵軍，連日經我痛擊，紛紛撤至磁縣。」查漳河北岸與河北的磁縣，相距不到五十里，從戰略上言，敵人退守磁縣，其意係圖避免我軍正面的攻擊，即是遭受攻擊，也可以從容不迫的向後走。總之，敵人若想在沙礫滿地，河堤起伏，川渠縱橫，羊腸小道的漳河戰線上奪取陣地，確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

日本飛機轟炸安陽，是極盡殘酷之能事。所有大小村莊皆遭轟炸，投彈車站，前後不下數十次。橫跨洹河的平漢鐵路安陽大鐵橋，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人民的死亡是無法統計的。

安陽這地方，在今日固然是北戰場一個最重要的陣線，可也是我國文化的發源地。在它的地底層裡，埋藏了首創文字以記載歷史時代的甲骨文。這個偉大的寶藏，我們祇發掘了一鱗半爪，所出土的甲骨文，已够哄動整個世界了。甲骨文是我國有史以來最早創行的文字，刻在龜甲及各種獸骨上，是商朝人的創作，即世人所稱的「殷虛」甲骨文了。

殷虛在安陽的西北方，離城不到四里路程，它的地底層有殷商的宮闕，古帝王陵墓，石器的遺物，銅器時代的各種遺物，甲骨文。登高遠眺，土阜起伏，大都皆古帝王大

臣將軍長眠之地。此中埋藏許多我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品。

宋朝大丞相韓琦是安陽人。歐陽修有「畫錦堂記」，畫錦堂的故址，就在這個砲火連天的前線上。

已故袁世凱氏的佳城，也在這火線上。他的墓在洹河附近的龍虎村，松柏萬株，祭堂高聳。

平漢前方

一 游擊式的反攻

北戰場平漢綫上的軍事，自從轉進到漳河南岸以後，軍事上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完成對敵人消耗戰的目的，一方面又誘敵深入，使我們得到一個可以節節擊破敵人的機會，這個大規模游擊反攻，現在正在進行，眼看敵人已在疲於奔命，手忙腳亂，本來這四個月來的作戰經驗告訴我們，敵人作戰是離開不了交通便利地帶，她要憑藉着鐵道和公路，才能發揮所設機械化部隊的效力，反之就無所施展，因此這一次的反攻戰略，我們便抓着敵人短處，而在兩翼採取包圍的側擊，攻他的弱點，牽制正面敵人的主

力。

二 安陽河之戰

敵人盤據漳河南北岸以後，把我們破壞的漳河鐵橋很快的就修復了；於是一部步騎兵又推行至安陽河南，出動於附近各村莊之中，在上月二十七八日我們配於中央地區的×軍便開始由衛輝，淇縣，湯陰前進，對安陽河南敵人先使以威力的搜索，一度衝過安陽河，敵人才發覺我們是有計劃的動作，便集中力量進犯安陽城，那時我們開進安陽的部隊，因為是剛剛接防，佈置還未完成，給養械彈都還未充分運進，而敵人的部隊已進至東西兩門，遮斷了我們前後聯絡，守城將士直到彈盡援絕，才突圍而出，撤至距安陽六七里路地方之七里店，直到現在，我與敵仍相持於此線上，可是我們的主力部隊××兩師，已把安陽城加以包圍，幾次都預備好了用大隊去攻城，現在只要命令一下，立刻可以恢復，關於此路敵人情形，據可靠報告：（一）城內外敵人總數約有兩千餘人，司令部設在廣益紗廠。（二）敵大部均集結於豐樂鎮車站附近村莊，漁洋有敵步兵二百餘，翟家莊有敵步兵五十餘。（三）安陽南關內有敵砲四門，機槍兩挺，城內多為騎兵，分駐城西一帶之敵有六七十處之多，每處三五人，東關設有步哨。（四）安陽西門內有敵唐克車十餘輛，南門內外有敵二百餘人，城內有少數遊玩士兵，南門外有鐵絲網，後張莊有

敵便衣隊出沒，係東北人。(五)安陽城內東大街有敵步兵約一連，西安門約兩連。(六)探報安陽東門內有敵約二百餘，鼓樓後向巷街有敵百餘，白塔寺有敵七八十名，蒼門口新到給養車四十餘輛。(七)安陽城僅小西門准行人通過，縣政府有敵無線電機，清鄉隊隊長王某(北平人)担任宣傳及翻譯(八)提家口有敵步兵二十餘，馬二街(在安陽西關附近)有敵騎兵四五十名，又安陽飛機場南端有敵砲兵陣地(約十三四門)，高樓莊有敵砲三四門，其陣地在該莊西南端。(九)前後燒盆窰田放墳及顧家莊均有敵兵駐守，聞其大部在打蛋廠及車站附近。(十)安陽機場本已被我打壞三架，有敵機十一架，現六架北飛，五架時起時落，場內有唐克車數輛，敵約百餘名防守。(十一)敵在漳河張莊架橋，韓陵山南側東西子趙有紅槍會千餘，準備抗戰。

三 左翼出奇制勝

沿山西太行山脈下來直到河南的新鄉，一路山崗起伏，綿亘不絕，是我們軍事上極好地帶，我們的左翼部隊，利用這天然地理優勢，有若干萬人藏在此深山密林之中，準備隨時出動，予敵人以最大的威脅。我們為要進攻磁縣·邯鄲西側，斷安陽敵人歸路，防守於水冶鎮，六合溝，九龍山一帶××軍，已奉到動員命令，在進行之中，因為太原軍事緊急的關係，一部便移轉防守晉南，一部仍按着目的進發，在十二日夜裏，以

兩營之衆，去襲擊磁縣邯鄲敵人飛機場，出其不意，使敵人受到很大損失，據某軍長的報告，（一）磁縣敵機場內所停飛機兩架十二日晚被我擊毀。（二）職軍連日向漳河橋，雙廟，磁縣，光祿鎮站，馬頭鎮站一帶之敵襲擊，除磁縣城外，以上各處，皆被我攻破，略有俘獲，並於漳河橋附近炸毀敵砲四門，斃敵無算，遺屍中內有敵松本遠山隊上尉隊長村石波子一員。（三）邯鄲以西敵之飛機場已於十二日晚被我××師梁營攻佔，炸燬敵機六架，內有三架托重轟炸機，并汽油千餘桶及其炸彈庫，并獲步槍數十枝，該營長負傷，官兵傷亡百餘，敵傷亡尤重（四）職軍連日戰役，獲敵文件頗多，並發現與我交戰之敵，內有北支軍寺內部隊，松木步兵遠山部隊，山下兵團，廣部部隊，鐵道第二聯隊等四個番號等語。此役梁營長因奮勇衝鋒而受傷，某司令長官爲鼓勵士氣，特賞醫藥費五百元，並以記名團長待用，敵人方面，據報，邯鄲于十三日即開到敵軍四列，運戰馬千餘匹，砲十餘門，步兵五六百名。該方面之敵，於十五日午後乘裝甲汽車至康二城附近。十五日下午磁縣以東開到敵之大部約二千人，分駐磁縣城關附近。日來構築工事甚忙，并將河水引入外壕，戒備極嚴。

四 回師克大名

駐防於濮陽，大名，臨漳一帶××等三軍自從某總司令銷假視事，精神更振作起來

，爲要恢復以往喜峯口抗戰光榮，昭雪退出平津的恥辱，他們宣誓不退過黃河，僉認惟有河北才是他們的安身地，某總司令於某日由陣地率師出發之前，曾下令限期收復順德、攻克石莊，但爲要避免與敵人在鐵路沿線作戰，而攻擊敵人的後路，乃由××出××一部繞道到達與順德平行的東部威縣，一部由××攻擊邯鄲，雖然敵人得到消息，以爲離開鐵路線還遠，不大感覺痛癢，但爲阻止我部隊前進，直由磁縣竄出一股，以壓迫我大名，經過一場爭奪戰，敵人衝進城內，於是我在康平的防軍又受到威脅，向西撤入魯境口縣，敵人雖入據大名，可是因爲我後方生力軍趕到，嚴守衛河南岸，敵人自顧兵力單薄，未敢過河，外傳內黃有敵，極不可靠，在記者十九日離開××地前線的時候，還接得內黃縣長發來的報告，稱境內安謐，不過有許多人在那裏組織民軍，地方上對辦法不大贊同，現在某總司令已統率一部大軍回師恢復大名，不久當可有捷音傳至也。

(五) 敵人實力調查

在平漢綏作戰的敵人，是屬於華北派遣軍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所指揮，原有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第十四師團長土肥原賢二，第二十師團長川三郎，輕裝甲汽車四中隊，戰車，野戰重炮旅團兩個，十加一聯隊氣球一中隊，高射炮五聯隊等，現在一部入晉，一部調滬，在順德至彰德(安陽)間，只有土肥原的部隊，轄有(一)第二七旅長館余照，

第二團長石墨貞藏，第五九團長坂西一良，(二)第二八旅長酒井隆，第一五團長森田範正，第五十團長遠小登，(三)騎兵一八團安田兼人，(四)野砲第二十團宮山青三，(五)工兵第十四團岩倉卯山，(六)輜重第十四團新莊。

(二十日自鄭州寄)

平漢線——目前抗戰形勢中最吃緊的一環

平漢綫的戰事，在最近這一個月內，真是變化太快了！自從九月十五日日軍強渡永定而陷固安，以至現在的漳河吃緊，這是多長的一個區域啊！河北省數千萬同胞的俱蒙浩劫，其損失之大，傷亡之夥，委實是中國近數百年來空前所僅見的。記者在這一箇月中，雖然因為執行工作而跟隨着中國軍的大隊數度遷移，但在這民族生存抗戰綫上所目觀親臨的，儘是些可歌可泣的壯烈之跡痕。除了使人們更加強那殺敵的雄志外，在在都可遺存於這永世不朽的中華民族生存競爭史中，而為後生者來藉鏡的楷模！

平漢綫這次的急變之開始，固然是由於固安縣境的日軍強渡永定河，其實還是日人的進襲平漢綫之準備完成。固安縣境永定河，早已被日人視為唯一南侵的捷徑，在九月

十五日前，我們每日得到日人企圖渡河的準備工作之種種報告，結果，居然由準備而成熟，由成熟而開始侵犯。中間僅是三五天的功夫。日人南渡永定河的企圖，雖已成功，但華軍兩團守軍的同歸於盡，這種壯烈的犧牲，真使日人胆寒，後來有人責備固守軍疏於職守致陷重鎮，這種不白之冤，只有那永定河畔所永垂不朽的兩團忠骸來辯證罷了。日人由良鄉南侵涿州，數十萬衛國男兒都抱着最大決心，準備作一次壯烈的犧牲，決不肯苟且生還。記者適於此時由涿州南返，眼望着許多將領在痛號疾呼不肯略退。由於戰略上關係，終於只有捐除己見而從事。這種慷慨激昂的情緒，懷存在每一個抗倭士卒的內心！

當倭寇逼近保定省垣的前夕，中國正規軍已在保定南展開戰綫了。準備着痛快淋漓的和他撕殺一番，這時保定城內的警察和一部份兵士都因為躲避日機轟炸而離城他去，但某省的保安團竟自動的肩起這維持省垣艱巨的責任，由後方開入保定，直至保定已陷重圍，日方衝破保定北門的時候，那位愛國情殷的保安隊長還在南關車站指揮所部作反攻的爭奪，後以衆寡懸殊，勢難支持，這位保安隊長仍欲作最後的奮鬥，準備與城共存亡。終於因為大勢已去，歸路漸絕，才由幾個團丁把這團長強拉而去，這種奮勇守城的魄力，真值得我們敬仰！

孫殿英自從前年去職後，便開居於北平，日本人很想利用他來作些危害國家的事情

，但是孫氏深明大義，並不爲重金所動。這次蘆案發生，他向宋哲元請命殺敵。由宋氏委以民軍司令，孫氏便把所部招集起來，在北平近郊一帶活動。以後二十九軍奉命撤保定平郊淪陷敵手，他便率着有數的民軍在平西門頭溝一帶和敵人搏鬥，很給倭敵些苦吃。倭敵爲了要消滅他和他所領導下的民軍，便遣派大批飛機去轟炸他，但結果反使他更加堅強抗敵的勇氣和決心。

以後各地民衆自動投効參加的逐日增加，當局便委他爲游擊總司令。房山一役，他很建了些勳。當保定吃緊的時候，各軍都奉命撤守正定及滹沱河。那時他正在加緊的訓練所部於行唐，直至正定及滹沱河開始激戰，他并未稍退寸地，仍在行唐一帶堅守，並將所部化整爲零，開始游擊，一直到現在，他仍舊隱駐在各縣，趁着日軍南侵的時候，便向日軍後方擊游，弄得倭敵無可奈何。最近他將零星的倭敵包圍解決，得些戰利品來補充。因此，他覺得許多精良武器而來殺敵。現在平漢敵軍後路已被某路軍後方及孫部截斷，使日軍時時受到威脅而難放手南侵。這種不屈不撓的毅力和衛國守土忠心，真使那些棄城脫逃懼戰而退的正規軍隊所要愧死的。

新樂鐵橋的被炸毀，是這次平漢綏軍民的絕大損失，因爲這座鐵橋橫貫於寬達二三百里的沙河中間，是平漢線黃河鐵橋以下的第一大橋。當中國大軍奉命後撤和數百萬同胞正在逃生的緊急關頭，這橋竟被日機炸毀了：所有沙河以北的車皮和機車以及中國軍民

所有的笨重物件，完全拋棄於橋北了。記者眼看見堆積成山的各種東西，放置於沙河北岸，尤其是那些重砲和戰軍以及各種客貨汽車竟擺成一條陣線似的，簇新的一九三七年

的別克汽車，數量亦屬不少，其他則無庸贅述了。

數百萬軍民都要經過這橋南來，日以繼夜的萬頭攢渡，扶老攜幼的跨橋而過，以致很出了些悲劇在這橋上。當記者混在成千累萬的大隊中動越這橋的時候，一個年正芳齡的女郎竟不幸被亂人擠跌河下去了。那時正是秋汛告急，水勢湧洄眼望着這女郎便捲入漩渦而飄泊於急流的浪波中去了。我們毫不通水性的人們只有看着這條生命的告終，誰料在這女郎已被擠跌河中的一剎那間，一個士兵竟跟着山那高達十數丈的鐵橋上跳下河裏去了，不到五分鐘的功夫，這女郎已被那士兵抱在懷中浮出水面，慢慢的渡登南岸。然後施以人工呼吸，她便由那已死的壽命中復活了。當這女郎在明白還蒙難和復活的原由後，她便決心以身來許救她的士兵，誰知這士兵竟早已啞然無聲的走遠了。可見他還在趕程南去，回歸部隊，但他這種義俠之舉，除使那被救的女郎永生難報外，也是中國國軍的光榮。

倭敵的獸行，已在這次戰爭中完全暴露無遺。日前滹沱河正在激戰的時候，便發現曲陽唐縣一帶被牠們勒征良家婦女三百名充當隨軍公娼的事。這種違背國際正義的野蠻行爲，只有倭敵做得出。當華軍前線士聽到這種殘無人道之事的時，真要氣破了每一

個將士的心。尤其是那些被害關係人的本身，對於這種奇辱，怎能忍得住？以後正定城被牠衝破的時候，進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屠殺，全城的青年壯丁幾乎全遭毒手。

據由城內秘密逃出的人們說，正定城內已有三千名壯丁同蒙殺身之禍了，這種滅盡天理的暴行，真不能再稍忍受，於是冀省中部各縣的人民爲了切身利害所繫，決定自動奮起和那人類之公敵的倭奴拚這未死的餘生。據悉各縣均已秘密取得聯絡，雖然沒有什麼健全的武器，就是寸鐵尺木也要雪洗這國難和家仇。現在冀中各縣聞風而起的民衆，已有數萬之衆，這種民間之武力，至少也可挫折倭敵的鋒芒，而爲國家民族建樹微功呢！

這次石家的莊淪陷，雖然爲時甚快，但正定北滹沱一役的戰況之激烈，和華軍誓死不退的英勇，也足使那日人胆寒，同時日軍的損失之重和消耗之巨，却已相當的可觀。本來這次華軍之扼守滹沱河及正定，原抱着極大的決心。所以滹沱河南岸的陣地，準備得非常堅固，并早已配備重兵，待敵來臨，即予痛擊更兼以沙河，滋河，兩條連續的火線，於日軍開始南侵時，很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倭敵知道這是一層難以跨過的壁壘，便改變策略，把那攻掠南口的故技重演出來。

當雙十節的前一天，日機在中國陣地上放置了幾個汽球，然後就是接連不斷的排砲射到陣地來，每天總是接連數千發的射來，可憐中國數千守兵，便在三日內均遭了敵砲

的轟炸，一條漫長的滹沱河岸竟成了他們終生的坟墓！在這敵人猛烈砲火的攻擊下。那身負堅守正定之責的某軍長兼某省主席的某氏，依然親在火線中督飭殺敵，并不稍退。後來，他的鋼甲汽車，已被敵人的機槍掃射了。雖然他的左右在奉勸他暫為躲避，但他仍舊不惜一切的狂呼指揮，終於他的鋼甲汽車中了敵人小鋼砲彈了，他才飲淚而下，離開正定城。連日日軍在無厭的南侵，火綫已經延長到石家莊以南了，可是這位神勇殺敵的軍長，始終沒有離開火綫，每日在火綫中各士兵混在一起。直至現在止，他仍在最前方。

平漢綫的戰事，在日軍渡過滹沱河後便由石家莊而竄，而元氏、高邑、臨城、內邱、邢台、沙河、邯鄲、磁縣、逐步南侵直下。似乎冀境的平漢綫已全淪陷。因之，許多人便恐慌起來，但我們仔細的觀察更證之以最近的事實之表現，深覺這種延長戰區的結果，對於中國軍隊反攻的前途很有裨益。在日軍本爲了要完成牠佔領黃河以北的全部土地之夢想，自然是不顧一切的拚命南侵，可是以牠那有限的兵力，怎能兼顧到這樣深長的龐大區域呢？

現在倭敵的夢想已在漸遭失敗了。某路軍由晉北攻入紫荆關，而直下望都，已與某部取得聯絡。把石家莊至保定這一段的日軍歸路，完全斷。石家莊以南的日軍接濟阻斷，那怕牠不全被消滅呢？現在滹沱河沿岸，華軍已築妥極堅固的工事，併由某將領率部固

守。連日漳河北岸已開始激戰了。每日晝夜不斷的隆隆砲聲，華軍已抱定必死的決心。決定在這冀豫邊境的漳河岸上展開空前的大血戰。

除非華軍死盡彈絕，否則日軍是絕難生還的。連日在磁縣境內已將倭敵消滅的甚夥了，我們相信憑牠的砲火猛烈，終歸有彈盡槍絕，同來就範的一天。所以我們覺得在這緊急關頭的平漢線，前途反倒曙光重重，轉變為喜起來！至於平漢北段的日軍，近日已蒙受極大的損失。保定至石家莊一段中，已全為游擊部隊活動的範圍。沿線零星的倭敵，均予殲滅。這種分化倭敵的主力，而來各個搏鬥的戰略，確是消滅敵人不二法門，敬愛祖國的人們，你們靜待着佳音的來臨罷！（十月二十一日寄於鄭州）

津浦線血戰記

海萍

「滄州」，只要是往來過於津浦間的，對於這一個古老的城市，多少終有點印象罷？它雖然是那樣頹廢了的一座舊城池，却是水陸交通的商業區，行政的督察區，軍事的國防區。因了他的重要，所以當津浦戰端一開始的時候，就在城北十八里地之姚官屯，開始建築起東臨海岸，西達石家莊的國防工事來。可是因連綿不斷的下了一個整月的雨，阻礙了工事的進行，照原定的計劃，還沒有能够做好，敵人就臨到頭上來了。

戰線由青縣馬廠一路移到滄州後，二十九軍的將士，已經是苦鬥兩個月的身子，疲憊不堪了。纔見奉令移到左右兩翼，正線方面，就讓掩護建築國防工事的某軍擔負起來。

當某軍第一次和敵人接觸的一天，正是九月十八日，迷信最深的敵人說逢「八」這一天是他們勝利的日子，如「一二八」「九一八」等，所以他在這天的上午十時起動了全體的兵力，騎兵，步兵，砲兵，戰車，鐵甲車，飛機，耀武揚威的擊散了我們的遊擊隊，直向我姚官屯陣地逼來。含蓄着一肚子怒火的某軍將士，天天等待着砍殺，正恨着沒有命令到前方去。現在敵人既然到了頭上，正隨了他們的心願——於是就接着游擊隊下來後，隨時他們就衝了上去。敵人的機關槍密接着不斷的掃過來，我們的機關槍也掃射過去，敵人的大砲轟了過來，我們的大砲也轟了過去。敵人的戰車衝了過來，我們却没有戰車抵抗，可是我勇敢的某軍將士雖然在他們的戰車威脅之下，却毫不懼怯，照樣的勇往直前，衝過敵人的戰車前面，抽出他們的大刀在倭寇的頭上試試大刀究竟鋒利還是遲鈍。

敵人乘着這個迷信勝利的日子，要想一舉成功，絲毫不肯退讓一步，而我方的將士在第一次和敵人接觸，定要先殺敵人一個下馬威。戰事就愈來愈激烈，軍人的鐵甲車駛了過來，我方的鐵甲車也迎了上去，記者亦隨車前進，敵人的重炮一響嗒嗒地飛了過來

，我們的大砲也在一聲「預備放」喊聲之下，也轟的一聲穿了過去。你來我去的互相還擊着。

步槍與步槍的對擊，機關與機關的對射，戰場上的戰士，前仆後繼的更是猛勇的前進着，屹立着。敵人的飛機一架兩架盤旋着，左一枚，右一枚的炸彈拋了下來，——落到地上發是一個深坑，毫不買帳的我軍仍然若無其事的和敵人對壘。

這一陣由晌午一直戰到黃昏，由黃昏時分戰到深夜。養尊處優的敵軍，到了休息的時候，不能再戰了，知道勝利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只好退了回去。我某軍的將士才吐了一口氣安然的休息了。月光高照的下面已經是挺着無數的屍身。

十九日夜間，明月分外的皎潔。正顯出舊歷中秋節的景象和平常不同。我軍在這明亮大地上出動了，意在給敵人措手不及的暗襲一下，正悄悄地摸到敵人的陣地的時候，突然從樹樞裏面發出機關槍聲來。同時屋頂上四圍的機關槍均掃射過來，狡猾倭寇，他知道我們每次都是黑夜間攻擊，所以他們一到夜間也特別的小心防備起來。他們不在戰場內佈防，却在樹林內，屋頂上支起機關槍來，取以高臨下之勢。敵人的機關槍一響，隨時就驚動了他們的部隊趕了過來，小砲和槍聲，均密接的射擊。這時我軍自然是不肯示弱，祇好還擊起來。我方出擊是以一營人分成三面來攻的。和敵人對擊自然是較弱了，戰了下去，西面的一面突然讓敵人包圍起來，傳令的探兵報道營長的面前，隨時就調

其餘兩面的再去把敵人也包圍了一層，內外夾攻的槍聲響了好久，突然又讓敵人包圍起來。這時恰好某部的援軍也到了，接着又把敵人包圍了一層，這樣子包圍五六層，先是槍聲對擊，敵人的三八式槍，我軍的七九式槍，互相交錯的響聲，隱隱可辨。最後槍聲漸停了，全憑着肉搏了，一直戰到天明，雙方的援軍與援軍又接着來了，被包圍着的一團更是拚命的砍殺，內外夾攻，敵人幾乎死亡殆盡。中午的時候，敵人只好退了去。我軍就乘戰勝餘威，追了上去，一陣就克復了李新莊，劉家園，李家園，陳家園等四個村莊。包圍混戰的戰士，除死傷的而外，其餘的已是臂酸力竭了。

敵人經了這兩次的挫折，才知道我軍的利害，不敢輕戰了，可是由此竟引起他那種惡毒的心腸。在二十一日的一早，敵人的飛機就佈滿了滄州天空。記者由嘈囂聲中驚醒，面朝天一看，見敵機二十餘架，在空中由人字形變成圓形，來回的盤旋着。正面方升起一件黑色的汽球，接着就聽見砲聲不斷，排着的轟了進來，在我軍參謀處的電話中，聽到敵人的汽球，以無線電指揮他們的炮兵偏左偏右地盡打在我們陣地裡。想不到這種在世界大戰中已經失去效用的汽球，在今日的華北還能夠照常地使出它的威力。這種槍打不透砲打不中的東西，除了飛機驅逐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來解決他。好在他威力，士戰的下之力不但不能為氣餒，而且反格外引起戰士的怒火與憤恨。

日機更肆無忌憚的飛來飛去，在散兵線上儘管亂投炸彈，並在後方巡梭着我方的援

軍，見到少數的就用機關槍掃射，多數就以炸彈轟炸。在白天弄得我方的援軍，簡直沒有辦法上去，只有在晚間行軍，好在滄州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它的炸彈炸了下來，最多打塌一座房子，或是幾個深坑。二十二日下午，日機正猖狂的往桑園，連鎮，泊頭等處轟炸，突然讓我泊頭駐軍擊落下來一架，其餘始狼狽的逃走了，被擊落的飛機，裏面的駕駛人一落下的時候，就讓泊頭的士兵包圍起來，一人一刀就結果了駕駛人的性命。

二十三日敵機果然不再猖狂，只有在陣地盤旋不敢再向前遠飛了。記者於午前踏上市陣地的路上，在噹噹的炮聲下面，一直走到姚官屯車站旁邊的團部去，由團部從彈雨下面尋到一顆大樹下，會到一位勇敢的邵恩三團長，同他說下了幾句話，電話鈴聲就響了起來。他說「今天姚官屯車站已經讓敵人攻過去了一次了！都是從肉搏中奪了回來。」說着話的時候，敵人的炮彈不斷的由西向東的來回轟着，由散兵線上不斷地走回手斷足折胸破血流的戰士——都是炸彈下面的犧牲者，經醫士包紮好了，還要自己跑了回去，担架的遺理一個也不能見到。這個時候槍聲突然響到面前來了，傳令兵的報告說敵人又攻到車站來，此時邵團長即帶了左右的一連人，手執大刀衝了上去，約莫一小時，邵團長已經走了回來，手裡那把刀已染成血紅。據說敵人又退了回去。記者才告辭，走向東邊的陣地去，因為炸彈的逼人只好彎着腰由地上走着，正要到散兵線上的時候，突然見到前面零碎的戰士，向後面退了下來，隨着記者一路走，的諜報員當即上前阻止他們

後退，一面再折回團部，從電話中報告到旅部派了勁旅又反攻上去。戰線上的砲聲愈響愈烈，眼見得戰壕全炸平了，戰士們就在那大炸轟的深坑裡作爲戰壕，仍然屹立不後退一步。從戰綫回來的十八里路上，完全是受傷的戰士，一個一個的走了回來。

在二十四日的下午五點鐘，記者正在屋內執筆寫稿的時候，突然聽到很遠的槍聲由城根發來，到外面一看已經是亂糟一團，急忙的收拾了行李，駕着自行車，就離開了險地，敵人從右翼攻了過來，滄州城也就失陷了。想不到担任左右兩翼的我軍，勇敢善戰的戰士居然在陣還在死命的拚着，等待着敵人的砲彈來完結他們抗戰而死的光榮哩！記得龐炳勛軍長一到滄州的時候說過：「只要老龐有一個人，決不退後一步」。這句話真絲毫不假。

滄州失陷以後，就退到磚河以北減河，二十五日由新開來的某師和敵人又是一場大戰，接着就由磚河移到馮家口，泊頭鎮，南霞口，連鎮，桑園而至德州，統計此役死傷在倭寇汽球下面的共有一萬餘人，開津浦戰綫之新紀錄。

戰綫雖然移到德州，而我軍正式的軍隊，均沒有退了回來，完全移到左右翼兩邊取一種包圍的陣勢。

德州的防綫在城北五里，由某師接防，我方的鐵甲車也由第×區隊接換了第×區隊，這時候敵的騎兵居然深入地過了桑園，接着敵軍便衣隊也由鐵甲車掩護着，穿到德州

陣線上來。此時我新開到的第×隊鐵甲車直馳過陣綫和敵軍的鐵甲車互相砲擊起來，敵軍的便衣隊也和我某師對擊起來。一直戰到傍晚，敵軍始退了回去。

三十一日我左右翼已佔領了馮家口泊頭，割斷了日軍的後路，以游擊術攻破日軍。十月一日，日機又猖狂飛到德州一帶轟炸，在二十枚炸彈中竟炸毀了車站半邊站台，及站房的十幾個大坑，和幾個平民，照這樣的飛機可真不足懼。

二日的深夜，我軍再退出德州陣綫，移至黃河涯。到三日夜間，韓復榘總司令，親帶一旅人在四日早晨三點鐘攻入敵人的陣地。記者與韓總司令同乘鐵甲車馳入最前。炮聲與機槍聲一夜未停，直到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敵軍始退走，黃河涯車站纔由敵人的手中奪了回來。（十月十日於濟南）

津浦線上的戰地鶯花

振聲

在瀋陽守軍揮淚退出關北的沉痛日子，却聽到了津浦線上幾樁健兒壯烈犧牲的戰蹟。下面便是摘錄美國合衆社記者，告訴我的一席談話：

當津浦線上靜海陷落，馬廠不保，青縣吃緊的當兒，××軍的將士，還死命的在前線不斷抗戰，阻制着敵人的南下，中央的鐵甲車第二大隊，也奉命開到了前線去增援，

不料剛駛進了青縣車站，日本飛機三架，正排成了人字形，迎面飛來，盤旋迴繞在車站上面，揀中了鐵甲車做擲彈的目標，剛巧那時路軌正叉了道，而路局的員工，又早已不知逃到那兒去了，進既不能，退又不可！祇好眼睜睜看着這幾輛衝鋒陷陣的鐵甲車，跟幾十條忠勇爲國將士的性命，頃刻之間，便要一古腦兒的犧牲在敵人的飛機炸彈之下，可是正在進退維谷，千鈞不容一髮的當兒，忽地從車子裡躍下了一位叫竇知道的勇士，他拿了一根鐵器，以非常迅速的動作，在路軌上用力的那麼一撓，把這一條路軌接合了那一條路軌，鐵甲車便像箭一樣向前衝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敵機擲下來的四顆炸彈，早已經着地爆炸了！可憐我們這位竇知道勇士，却單獨的在「成功」之後「成仁」了！

青縣的防軍，困守了幾天，禁不住敵軍飛機大炮的威脅轟炸，退駐到興濟，那時留守在興濟後方的，是×××部下保安隊第×旅旅長馮守彭，過去，他本來是一條活躍在燕趙一帶的綠林好漢，全面抗戰局勢造成了以後，他也棄暗投明的加入了同一陣線，曾經幾次施行對敵城的襲擊，牽製敵軍的後方，這會他聽見了青縣失陷的消息便不顧一切的率領了他手下四十個手槍隊，一口氣趕到青縣，據說：他們這四十個弟兄，非但個個是行動敏捷，人人是慍悍善戰，並且所用的槍械，跟發射出來的槍聲，也完全一例的，總是那麼先轟轟轟二響然後再接連兵兵霹靂拍五響，好像是一種有節奏的音樂，鄰近幾

省的人，祇要一聽這槍聲，就知道他的人馬到了！這回到達之後，他們乘敵人立足還沒

有穩定的時候，便從斜刺裡施出他們平生的絕技，向敵人襲擊，正在趾高氣揚的敵軍，突然遇到了這樣一隊從天而下的飛將軍，措手不及被他們殺了個落花流水的痛快。這才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的安然退回了興濟。

九月十五日，××軍×××的部隊，開到前方接防了苦鬥兩月，轉戰千里的廿九軍姚官屯，滄州一帶陣地。敵軍是非常迷信的，往常他們都說逢「八」跟中國軍隊交綏，是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的，如「九一八」「一二八」「七八」便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因此在「九一八」的那天上午從十點鐘起，就開始用密集的砲火，向××軍射擊，滿想來一個旗開得勝，點綴，點綴，却偏偏碰着×軍長也不是一個好的惹傢伙，他來的時候，早就自己說過：老×不到這兒來使罷！既到了這裡，那就非得跟敵人見個高低，拚個死活，敵人不來尋他，他也正要去找伊，因此雙方便在秋風秋雨裡，打了一個整天，果然××軍的先聲奪人，這一仗敵軍非但逢八沒有尋着「甜頭」，反而吃到了「苦頭」，第二天是中秋，月亮照在征人的頭上，他們又開始了夜襲，敵人猝不及防的倉惶應戰，又吃了一次敗仗，到第三天，敵人可惱羞成怒起來了，增調了大批援軍，派遣了大隊飛機用排砲不斷的向我軍陣地轟炸，步兵在坦克車掩護下衝鋒，這樣一連幾天雙方都有重大的犧牲，我鐵甲車隊長戴鴻賓，在指揮作戰的時候，竟被炸去了一個鼻子，同時左翼××

×軍×××的一部，經過了壯烈的犧牲後，已經無力支持，因此扼守正面的四十軍，也祇好連帶了作戰略上的撤退，放棄了滄州！

德州失守，敵軍強渡了徒駭河南犯，山東的韓主席，便立刻調集了精銳軍隊，加入作戰，並且還親自赴前線，跟××師師長親冒矢石，駐紮在鐵甲車上督戰，津浦線的形勢爲之急轉直下，我游擊隊的活躍，克復了吳橋，敵軍逐漸向桑園潰退，漳河一役上肥原的精銳，又遭遇到了我軍的重大打擊，現在我大軍已經由張莊直趨平原，和德州附近的右翼，得了密切的聯絡，全軍反攻！戰局將起着極大的變化，等着吧！靜候着勝利捷音，將源源底從津浦線上傳來。

北戰場的新形式

從 周

經過了蘆溝橋的浴血抗戰，北平四郊及天津的堅決抵抗，一直到二十九軍退出平津爲止，敵人對於我軍的實力，依然在小翼翼地提防着。通州至山海關間二道防線的佈置，便是很明顯的表現。然而嗣後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線，不僅攻陷了馬廠，而且繞道突破了固安之線，這樣我們在軍事的形勢上，便不能不說處於不利的地位了。接着滄保陷落，西戰場吃緊，華北大局便發生了急驟的變化，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仍然利用着

比較優勢的火力，進行所謂「中央突破」的戰略。津浦線上，敵人沿着鐵道和運河，應用了二千一百米達射程的大炮，飛機轟炸，輕氣球指揮作戰，但我們英勇的官兵，不顧強烈炮火的威脅，不顧暴風大雨的惡劣的氣候，甚至不顧好多天來浸透在泥水中腫痛的下肢，終於在滄州以北作了壯烈的犧牲。那時扼守滄州之線的軍隊，是馮廬劉等部，担任正面的馮軍，受盡了砲火的威脅，不得不向鐵道線旁的東南部退却；龐劉部又和馮部失掉了聯絡，滄州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失守了。但是九月三十日的晚間，發生了某副司令長官率部由連鎮分四路繞襲敵後方的行動，橫過鐵路橋，切斷了敵人的聯絡，獲得重大勝利，可惜那時我們滄州以北的部隊，沒有用全力反攻，終於繞襲的部隊，也不得不含着悲憤的眼淚退下，因而德州也很快地感受到威脅，雖經奮力抵抗，仍難堅守。談到平漢線，我們不得不着眼於西部戰場；太行山西在整個的華北戰局上，其地位的重要毋待申述，假如我們在山西戰場上獲得了勝利，隨時都有控制平漢線的可能；出娘子關切斷敵人鐵路線的聯絡，我們有把握將深入腹地的敵軍消滅于河北平原之上。然而不幸的是西部戰場的情勢，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們爲了保持西戰場的勝利，在作戰的運用上，便不得不把平漢線上的部隊予以重新的佈置，敵人瞧出這點，所以在攻陷保定後，便集結重兵于石家莊以北，企圖一面南下，一面進娘子關，與越過雁門關而南侵的敵軍相呼應。據十六日記者在平漢綫前方所得的消息，敵人已經又運用沿鐵路線作正面「中央

突破」的攻擊，石家莊南的高邑，已經發生了激戰，然娘子關以東的形勢，仍然有利于我們，却是可以說有把握的。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這已經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種失敗，純粹就軍事上說，固有種種原因，而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喚起民衆」動員民衆的工作做好，尤爲重要原因。有些隊伍，沒有注意到政治動員的工作，記者親見在鐵路沿綫的許多壯丁，亦雜于難民羣中，這些壯丁不僅不能爲戰爭而服務，還要國家來運送他們收養他們！但是戰場上血腥的教訓，也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駐津浦綫上的某長官公署，曾經動員了衛隊和秘書處的人員，做動員民衆的工作，他們曾經在一星期之內，組織了桑園鎮的許多壯丁，從事挖壕的工作，在後來×師抄襲敵人後方時，發揮了重大作用。滄州之戰，我們的守軍曾作了壯烈的犧牲，龐軍有九營長陣亡，劉軍有十二團營長受傷，泊頭鎮某橋下，一個新兵運用智謀，沉着埋伏，用高機關槍擊落敵人飛機一架，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不僅不能說是悲觀，而且恰好相反展開了勝利的新形勢：第一，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對我們有利。作戰的主要目的，在于殲滅敵人的主力，但是在整個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正在等待着時機的成熟，與敵人作主力決戰，一舉而殲滅。第二，我們的軍路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綫上，從平津四郊起，一直到現在是敵我相持之點；鐵道兩側及太行山脈附近，我們正集結了重兵扼守，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晉北的捷報頻傳，以及最近晉口

以北一帶我軍的大獲勝利，都是保證西戰場上勝利的可能。西戰場的勝利，必然地可以保障河北平原的無虞。第四，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向消滅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以阻礙我們的游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個別的密集的摧毀敵人的主力。我們在前方有到書委員長的國慶日前夕廣播詞：「這一次抗戰是死中求生的一戰。必須經過非常的危險和困難，方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的努力必須繼之更大的勇氣和犧牲，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要預想到今後的困苦艱難，只有一天天地加重，因此必須準備着一切來担当比今天還艱難困苦到十幾倍的情況，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馮副委員長在招待戰地記者時說：「只要我們把牙關咬得緊緊地，我想準會一天一天好起來的。」湯軍長也曾對記者說：「沒有別的話說，我們還是打暴敵！」是的，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十月十七日）

北戰場上的前因後果

丁作韶

記者從平津到濟南，時在九一八的午後，征塵甫卸，即去滄州最前線，既而同軍隊下退，而桑園，德州，禹城……，十月十三日後又轉到平漢線，由新鄉，而衛輝，湯陰

彰德，最近回到新鄉，根據一月多回實地觀察及與各軍事領袖各地方民衆各級士兵的談話，覺得有幾點教訓是我們上下應當注意的，或者並且是應當力改的。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且把個人所得，供獻在下面。

一，在指揮方面，或未免層次過多。各軍事領袖要時時與中央最高領袖取得聯絡，固不用言。最高領袖之下有戰區司令長官，戰區司令長官之下有集團軍司令，集團軍司令之下有軍長，軍長之下才是作戰的單位。指揮的層次這麼多，命令過於遲滯，往往遺誤戎機，固不用說，最壞的結果，是令出多門，使各軍無所適從。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六十七軍（屬吳克仁）一個半月來的行止。在其初，中央交給二十九軍軍長馮治安指揮，六十七軍常有報告給馮治安，馮總沒有命令來。因為軍隊以遵守命令為主，既沒有命令，六十七軍就只有死守防地，迨悉滄州以下急轉直下的退却，又悉平漢線也是如此，自己就擱在敵人的後邊，受敵人的追擊，遂不得不隨往下退，於是且戰且走，且走且戰，損失奇重，並與外間失了聯絡。既而馮副委員長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駐居桑園，派人趕上，方知道要叫他調到泰安去整訓訓練。但不旋踵間，又接到程司令長官（第一戰區）的命令，叫調到平漢線掩護軍隊退却，該軍以掩護工作較重要，遂又轉而開到平漢線，去做掩護的工作。軍士是人，不是機器，天天在路上，難得像舊式女子的小腳，精神得不到片刻的休息，作戰能力遂大減。邯鄲以下平漢線的後退，遂不能不說是前

大原因。大家還罵某某軍不努力，未免冤枉。這種情形，經十五集團軍司令部黨政處長莊明遠及參謀處長恩綏兩氏視察結果，遂大白於世。希望他們回去之後，對這指揮的弱點能有補救。二十二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公署撤消，馮副委員長回京，這無可否認的是一個進步。但這還不夠。在記者的愚意，集團軍司令也要取消，最好一個戰區的隊伍，統同歸一個人指揮。

二，在戰略上，也非變更不可。過去各軍奉到的命令，只是死守。但因為敵人之長，長在軍火，而我之弱，弱在軍火，我軍死守，敵軍正可以發揮其所長，其結果遂使我死守變成了守死。再有出兵以士氣為主。士氣，一鼓作之，再而衰，三而竭。因為死守變成了守死，士氣遂大餒。到了現在，幾不可復用。即勉強再拿到前線上，也只有無謂的增加我們的犧牲，無謂的增加我們的失敗。故士氣已衰的軍隊，無不希望中央能有生力軍加入，能有飛機大炮助戰。大家在前綫的支持，只是孔子一派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事是毫無補益的。大家只希望老虎不張口，老虎一張口，是無幸免的。因此之故，前方將領以及智謀之士，無不希望改變戰略。關於此點，我可將彭德前綫二十集團軍參謀長傅立平先生給我寫在紀念冊的幾句話錄下來，供上下的參考。「戰場統帥，約有戰滅，驅逐，拒止，遲滯，擾亂，威脅，牽制諸法。此次對外作戰，固當以遲滯敵人行動為主，然非兼行脅滅戰之指導，則無以戡寇讎，勝利難期，願我軍人準備犧牲，共向

此目標努力也。一其他一切軍事領袖，亦幾無不衆口一詞，與傅參謀長作共鳴。這決不是理論，完全是事實上的必要。

三，在軍隊上，凡是屢敗之兵，即應當調往後方，加以教養，過相當時間後，再調往前方應用。某軍長說得好：守不住沙河的士兵，也守不住漳河，更守不住黃河。此理甚明，而國人不察，只要求打打，豈不是自我敗亡。這絕不是當軍長的不願犧牲——不犧牲，國亡了還有什麼；不犧牲，還能作軍閥嗎？不犧牲，能見容於國人嗎？——實在因爲驅疲敝之衆，驅戰敗之兵，再到前綫一點好處都沒有。就是軍長督着，也沒用處，戰也是不能打的。因此之故，對於久戰的將士，非調到後方教養相當時期再拿到前綫不可。故所以商總司令雖然認爲「寇之所以如此猖獗者，皆以我軍人不能澈底盡職之故，倘人人能抱必死之決心，存犧牲一切實力，唯求國家民族之光榮，則倭寇雖狡，其如何，願我愛國軍人深明斯義，共圖奮勉也」(十月二十一日給記者書於彭德軍次)。同時對於疲敝之衆，不堪再戰，必須加入生力軍與加入飛機，也認爲是十二萬分的必要。若無生力軍與飛機的加入，即令疲敝之衆盡置之死地，即令商總司令與各軍長都拚命，也不濟事。再華軍的隊伍，較之敵方的，教育都太差。若調到後方休養，中部宜及其他類似機關應多派能手予以主義精神的灌輸，實非常重要。

四，在民衆上，須趕快下工夫。據前方下來的軍士說，民衆與軍隊處與敵對狀態。

有械劫軍隊的，有槍殺軍隊的。這有遠因有近因。遠因是因為民衆過去受了軍隊的害，現在謀報復。近因是因為戰敗，且紀律不好，被民衆看不起。不與軍隊厲敵對狀態的，就是不與軍隊合作，軍隊了，變得遠遠的。在作戰區域中的民衆，大致都是如此。怎樣將民衆與軍隊打成一片，記者得到了不少的意見，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實施戰時體制，將軍事，政治，宣傳，訓練四部打成一片，即由軍事方面決定該幹的工作（如某地挖壕）由政治佈置，由宣傳開導，由訓練督促指導。否則像目前這種零零碎碎的情形，民衆與軍隊合作，恐終歸是一句空話。

以上是記者離新鄉前草草寫成的。文字方面，諸欠修飾，尚希各方原諒。倘蒙予以指正，則豈唯記者之幸，或亦係華北之福。

新鄉。十月二十七日

北戰場上

惜 夢

一 軍事上的幾個罅漏

北戰場的情勢顯然是又該緊張了，敵人最近把平漢線的主力都移轉至正太線上，不

久他們一定還要分出一部，從正太線上再移轉回來。我們固然應該注視新情勢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容忽略了過去久敗的原因。檢討過去，正所以創造未來，我們當然不能夠自餒。同樣我們也當然不能夠自欺。這次到平漢線來，特別注意在這一點上，訪問了幾個有關的人員，都是以過去失敗的原因為談話的中心問題，除了有幾點暫時不能發表以外，最顯著的是下面幾項：

一、各軍缺乏偵探的組織和訓練。「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次北戰場的戰爭，我們全是信任相反的地位；敵人一方面有飛機的偵察，一方面有漢奸的報告，我們一切動作的實況，敵人都可以詳細的明瞭。我軍對於敵人的動作，既沒有飛機的偵察，又沒有偵探的組織，就是臨時派出幾個哨兵，也都沒有偵探學識的訓練，一聽到敵人的槍聲，炮聲，心神便把握不定，不知兵種多少，不審實力輕重，所以每多聞風而逃，有時逃到敵人的後邊，自己還自然不知。在俗語這叫「打瞎仗」，因為這樣，越敗越退，越退越不能收拾，這是北戰場各軍失敗第一個重大的原因。

二、各軍彼此太沒有聯絡：北戰場的面積這樣的寬廣，我們軍隊又這樣零散的配備，惟一需要就是密切的聯絡，攻守協同，動作一致，這樣才能使敵人沒有可乘的機會事實呢，北戰場的各軍，却正違反了這一個必需的条件。

三、賞罰上未能嚴明：歷史的觀念，究竟還未能完全打破。北戰場各軍內部是怎樣

複雜，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因為這種關係，賞罰嚴明，在北戰場上是格外的需要。中央方面，原是抱着寬大的主義，怎奈一般軍隊，不能深體中央這種寬大的苦心，反而養成了忽視功令的惡習，所以有好多部分，畏敵的心理，甚於畏令，結果是一遇敵人，就要敗退，一經敗退，便不能收拾；戰爭落敗，完全與士氣好壞有關，非賞罰嚴明，便不足以再振士氣，士氣不振，當然是不能挽回戰局。

四、關於戰略上的錯誤：這次在北戰場上我們所採的戰略，始終是橫的，是平行線的，因為敵人所採的或是中央突破，或是一點突破，都足以牽動我們的全局。假使我們能夠採用「个」字形面戰略，或者是夾擊，或者是截擊，敵人必不敢這樣長驅直入。在一貫的橫的戰略，已經是錯誤了，而好多部分，又都把戰鬥力量低劣的隊伍，放在第一線，把戰鬥力量較強的隊伍，放在第二線，或者是後方，結果第一線上敗退下來，第二線就受了擾亂，北戰場地形是這樣的廣闊，又加上沒有嚴格訓練的軍隊，使用這種戰略，應該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情。

一一 怎樣發動豫北的民衆

北戰場上軍民未能充分發動合作的效能，這是一個不容諱諱的事實。在全面戰和持久戰的原則之下，發動民衆和動員軍隊，應該是同樣的重要。進一步說，發動民衆，比

動員軍隊，或是更加重要一些。河北現已多半是掠入敵手，豫北二十九縣的土地，此刻已經成了北戰場上的前綫，北戰場將來的開展如何，除了軍事配備以外，豫北民衆發動到如何程度，頗有相當的關係。所以怎樣發動豫北的民衆，實在是北戰場當前一個急切的工作。

記者雖然不敢確定豫北民衆整個的情形，但就親到幾個鄉村實地的考查，感覺一般民衆的生活是過於貧苦，就文化的水準來說，更是低落得可憐；他們知道日寇漸漸的打到了他們的頭上，他們也知道日寇是怎樣的令人可恨了，然而還不能確定一個具體報復的方法。貼標語他們不懂，而況連標語也沒有貼呢！由這可以知道不但對於民衆的組織，是過於忽略，就是宣傳的工作，也同樣沒有。這個責任，政府應該負，一般知識份子也應該負，民衆實在是沒有一點罪過。

有幾個地方，就形式說，似乎有一點團結，黃槍會，紅槍會，黑槍會，有好多的不同的名稱出現了。然而實際的分析一下：（一）一部是屬於單純狹義的自衛，這種狹義自衛的結果，有時可以爲敵人的打擊，有時也能給我軍以不利。（二）一部分是屬於流氓的把持，這種屬於流氓把持的武力，多半魚肉善良的鄉民，完全爲個人一種自私的工具，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三）一部是屬於較有作用的組織，這種組織，有的是確爲抗敵，有的爲擴充個人的勢力，因此又常有互相傾壓併吞等不幸事件的發生。

現在，在新鄉已經成立了一個豫北民衆動員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裏，除了規定「豫北各縣戰時壯丁組織與訓練辦法」，還有一個「豫北各縣一般民衆組訓方案」。凡豫北民衆年在十二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除已參加他種武裝組織外，都要參加這一類組織。組織的原則，縱的利用區保甲系統，橫的按以職業來分類，計有文化，商民，工人，婦女，兒童幾個大隊；區爲大隊長，聯保爲中隊長，保爲分隊長，分隊以下，又分若干組。訓練主旨，喚醒民衆服從命令，堅決抗日，並授以戰時警衛，偵探，防空，遊擊，交通，工事，運輸，通訊，救護，慰勞等各種常識。這個方案，據一個負責人告訴我，正在籌備進行，不過幹訓的人員太少，這是進行的一個難題。

就記者個人的觀察，這一個方案是相當的詳密；然必須趕速的推行，幹訓人員的問題，尤應特別設法，不然，這一個方案不能推行，恐怕敵人的鐵蹄已經進入了我們的豫北。各種槍會的組織，應該趕速拿出一個整個推動辦法，統一組織，統一意識，統一切切的動作，萬不容任其這樣自由的發展，讓各個單位，都起着不正當的磨擦。進一步說，如果我們的組織不能嚴密，難免不予漢奸以可乘的機會，結果或者反爲敵人利用的工具。這一點，不容我們不格外的注意。

三 難民傷兵救濟的問題

冀南豫北一帶民衆的生活，平常已經是相當的貧苦，這一次抗戰，區域擴展這樣的廣大，不知有多少平常可以勉強生活的貧苦人們，現在却都變爲難民了。在平漢北段的車上，以及許昌以北各站，到處都有大批的難民在堆積着。在全而抗戰的分量上說，似乎是一個不甚重要的問題，實際呢，這一個問題，還是不容我們的忽略。

在新鄉，我曾請到了四個鄉村的民衆，開了一個簡單的座談會，第一個似乎有點商人的氣味，他首先說：「就新鄉縣來說，棉花是一種重要的出產，約計今年應收六百萬斤以上，然而因爲戰爭的關係，各銀行早就搬了，既不能押出款來，因爲軍運的繁忙，個人想要運輸出境，更是不可能的事情，結果是大家有貨賣不出錢，平時本可以勉強生活的人們，現在也沒有法子生活了，不要說直接到砲火的地方，就是火線以後地方的民衆一樣也成了問題」。

第二個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農民，他說：「敵人來了，姦淫擄掠，老百姓是不能生活，如果要命，只有逃過這一條路了。然而，誰有餘錢？好容易逃出了，以後的生活又沒有辦法，討飯，過年固是不容易，當匪，我們又不敢，也不肯，最後，只有等着餓死了，沒有法子，逃出去又得逃回來。」

第三個較比年輕一些，他說：「以我想：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買幾角錢的安眠藥片吃下去，一切都解決了。另一個辦法是：用一枝手槍，把老婆孩子都打死，然

後自己跑到前線去殺死幾個敵人。」第四個是一位帶有幾分癆病的瘦子，他很興奮的說：「我同意這位老鄉的辦法，是他第二個辦法，但是那有錢去買手槍？就使有錢又上那裏去買呢？」

一般民衆不是不知道應該去打敵人，但是本身生活的問題，眼前就不能解決，這真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由河北跑到河南，由河南再跑到其他各處，雖然有幾個地方，設有難民收容所，事實還是不够用的。

談到傷兵，也是北戰場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自己担架太少，又沒有多少人來參加救護，無論是大小接觸，本可以不死的傷兵，不知有多少因為沒有担架沒有救護而犧牲了。這不但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同時還予未死的兵士一個不良的印象。幸而安全退下來了的傷兵，本軍既然缺少醫藥上的設備，醫院方面又不能盡量收留，因為天氣的關係，不但衣宿無法滿意，連換約的綑帶都不够使用，至於惹事生非擾亂秩序的情事，更是隨時發生。

記者以為對於北戰場上的難民傷兵，應該擬定一個最低限度救濟的辦法，不能看着這些缺陷而不來補救，直接與抗戰似沒有多大關係，簡接的影響恐怕是沒有法子能够估計。

四 關於五十三軍的種種

在一般人一提到北戰場的失利，立刻就聯想到五十三軍，有的說他們是不戰而退，有的說他們是全團投降，更有說萬福麟已被槍斃，真是傳說紛紛，莫衷一是。

在北戰場的前方，一天早晨，我同着掃蕩報記者劉君斯達，武漢日報記者韓清濤，步行到一個僻陋的鄉村，在一間狹隘民房，訪晤萬福麟氏，當我們圍繞着一張破椅子坐下以後，我們開始談話了：

「這一次軍長該極外的辛苦了！」我說。

「沒有什麼」。他輕輕的一笑。

「外邊所傳五十三軍種種的消息，軍長想已知道了，對於這究作如何感想？」我很直率的這樣問。

「是的，我已經知道了，我覺得一般人應該有這樣的誤會；不過，誤會也只是誤會罷了，事實總會有事實的證明。所以我並沒有什麼感想。至於五十三軍經過的事實，我願意介紹×參謀，他是參謀本部派來的，在我們從保定移駐到永清固安，一直到現在，他都在五十三軍裏邊，請×參謀和你們談談好了」。他指着坐在旁邊的一位軍官對我們說。

×參謀是一個瘦長的個子，經萬氏給我們介紹了以後，他微笑的站起身來，給我們每個人軍出了一張名片。他是山西人，在名片的頭銜上，知道他在軍界的資格已經是很

老了。

『兄弟從九月初幾就被派在五十三軍，直到現在，沒有離開過一步，關於五十三軍的情形，大概還相當的清楚。不過說來太長了，我簡略的在這裏爲諸位解釋幾點：（一）五十三軍在永清固安，不但抵抗，且有相當的犧牲，不過兵力單弱敵，人以大部隊分頭攻來，無論如何，是支持不住，所以還不免敗退下來。（二）由任邱撤軍，幾次變易防區，完全是依照直屬長官部的命令，而且是一面戰，一面退，在退的時候，敵人已經分批進到五十三軍的前邊，所以才到處被圍。（三）敵人一面用飛機散放傳單，婉勸萬軍長率部投降，一面給大批偽軍改佩五十三軍臂章，進攻平漢線的正面，我軍見到他們的臂章，又聽到東北口音，所以都認爲是五十三軍的投降，這顯然是我們中了軍人的奸計。這些事情，最近已經有報告，各長官部現已全部明瞭。』×參謀這樣溫和清晰的解釋着。

由劉君，韓君，另外又談到整個的戰局，由國內談到了國外，最後又談了很多關於東北義勇軍的問題。時間已經很久，於是我們告辭了。

（十一月十六日寫於新鄉）

湯陰行

列島

一 淚乾了

來新鄉遇到都要到前方去的幾位朋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新鄉各棧老闆裂着嘴告訴大家，幾年來沒有這幾天的好生意。我們一行四人趕到車站。站台上擠滿了來去的老幼男女，跟一些趕路的士兵，我們踏過人堆，渡過崗位，打聽五十二次的車何時開行，據說已過了黃河南岸，大家蹲在人羣裡等車，夜色蒼茫，遠處不辨人面，只聞一片錯雜人聲而已。

爲了衝破候車的無聊，向幾位南去的旅客談談天，他們淚話了一葉區域故事，他們是四五天由磁縣城逃出來，在××遊擊隊的保護之下，繞道彭城治水鎮，以達湯陰，沿鐵道南下。

自從十月十五日我軍在沙河一帶與敵發生激戰，磁縣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十七日夜北城外突聞炮聲聲聲密集，敵軍已入城垣，嚴禁居民出入，肆意搶掠，三日後，敵軍復沿巷挨戶搜查，有一紳士楊姓，綽號老實，應門兢兢招待，倭敵需索酒食，楊老實提

盡出門購辦，迫其歸返家門，聞室內慘呼救命聲，則其溺愛之二女，正爲倭寇狂施強暴，楊老實睹狀，驚憤暈絕，二十日後，敵復派兵分赴四鄉搜集民間囤糧，牲畜等，除供應彼駐軍日常消費外，另用火車，汽車運向後方，以枯絕居民之生路。不過彼等在四鄉非人道之姦淫行爲，亦復遭受若干摧毀。蓋自我軍撤退漳河以南，倭敵肆無忌憚，常三五人即闖入村鎮，而將各人負荷之步槍，胥繫于一頭搶來之小毛驢背上，拴驢樹樁，即入戶搜尋婦女，各村之富有者，早已十室九空，而一般貧困不能逃亡之婦女，則悉罹慘禍。一般農民，目擊其妻女橫被摧殘，莫不目眦欲裂，乘間即以悶棍或菜刀將殺死，敵軍本部往往日暮不見人歸，始發覺上述事件，而少數敵人遂不勝任意作歹，不過彼等獸性難移，仍將一批批婦女曳歸營部，逞其獸慾。說者旁指一五十餘歲之婦女，謂其女兒被倭寇姦後，即以剪刀自戕，創淺不能死，而鄉間又無良醫，輾轉三日始死。大家正驚得熱鬧，嗚嗚號聲，火車到了，大家想搶着上車，誰知是兵車，一個一個服裝緊緊的川中健兒，跳下火車，一隊一隊從我們面前走過，一個小孩子喊着：「中國兵打死日本鬼，我們回家好過年。」一些中年婦女，證着她們已乾的淚眼，呆呆望着。

二 戰地夜色

大家等了一夜車，沒有等來，天又下起雨來了，雨彷彿今年偏偏與北戰場作對，河

南從去年五月起早了一年，今年豫北却鬧水災。十七日上午九點上的火車，這一條長的鐵蟲走走停停，十個鐘頭才把我們拖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站揚旗外下了車，夜雨泥濘的行路，被遠遠一聲「站住」止住了腳，在一個盪燈光的×地方，會見××指揮長官。

我們的陣地，離安陽縣城有×里，××地方築有××長壕工事，差不多一星期敵人沒有動作，大名攻陷以後，聞敵人未渡衛河。左翼×軍×部在十五日夜轟炸了××邯鄲的飛機場。焚燬了六架飛機。英勇的兵員傷亡百餘，值得我們特別記載的。

細雨迷濛的黑夜，看不清兵力的空疏或稠密，這個烽火平原，黑來却沉靜得這樣，只有「虎虎」的風聲，和遠處細碎的光閃。岳飛將軍，湯陰縣是他的故里，在這個爭取民族生存危急戰爭之秋，記者無暇憑弔岳將軍之遺跡。不過，前方執銳中華男兒，應當永久的紀念着我們這位氣壯河山的先人，應當記取寶刀歌「滿江紅詞」熱血長噴，來樹立太行山側的衛國長城！

三 一個消息

豫北這個戰區，現在包括了二十五縣。迂回之黃河北岸平原，在過去人類鬥爭史上，已記載了若干烽火。而這個太行山缺，巍峨地形，尤孕育了不少的精悍國士。岳飛將

軍即利用這個地形，遣一些牛皋湯懷，王貴精悍國士，來作他的幹部。製成一個鐵血的岳家軍，展開了民族抗戰的偉績。

倭寇自三德安陞，四出掠搶，天主堂之童貞女亦被裝載而去。

不能變官之安陸民衆，實在受不了這類獸行，已有了岳家軍類似的組織，領導者爲當地官身家之富紳，家人父子，卻抱起槍桿，他們此類岳家軍隊陣容，有小學教師，大學學生，農民，商人，他們沒有什麼名義，只是一種神聖急不暇擇的自衛抗戰，孫青元，楊錫哲幾個，領導的村鎮，殲滅了不少的狂寇，記者在×軍中曾見到他們要求我先頭部隊的聯名與援助，這是一個消息，這不是一個平凡消息，這個消息是指出了今後北戰場上或應應戰過程中一個新生命。豫北民衆的遊擊戰爭，開始向敵人周旋。太行山天險給予敵人的不少便利，西接臨汾，北上馬嶺關與靈邱，涼源，曲陽一帶的遊擊部隊遙遙相應，橫控正太鐵路的左右，牽制一漢，同蒲路敵軍，最近寇軍土肥原部進駐敏縣一帶橫道，西迫敵軍，往往被我遊擊部隊包圍。

不過太行山區，地瘠民貧，戰亂時期，農民多不能安然從事生產，大批流裝民衆的給養極成問題，因此豫省之整個政治經濟必須迅速有一個革新企圖，以接濟豫北。

（十一月十八日新鄉雪夜）

游擊戰爭在冀北

孫××近由當局任命爲冀察游擊司令，駐於平漢線西側之曲陽行唐平山諸縣，此次參加平漢綏抗戰，屢挫敵鋒，曾俘擄日兵與偽蒙兵數十人。敵向保定以南侵犯時，孫仍率部固守原防，牽制東長壽之敵軍，不敢南進，迄今仍與敵軍少敵部隊在曲陽行唐蓮東對峙中，當局對孫頗示嘉獎，近已允爲孫補充手槍步槍各×千枝，大刀×千柄，孫部現約四五千，青年智識份子前往服務者已二百餘人，得此補充後，戰鬥力當更增強，聞當局已予孫以某種任務，在平漢綏未來之大決戰中，孫部將有驚人之舉云。

劉××前在平郊反正，殲滅不少敵兵及特務人員，報紙雖言之鑿鑿，但人人均懷疑態度，不敢遽然相信，常有人詢問記者：「劉××反正是真的嗎？」即記者亦不致予以確定的回答，記者頃已由關係方面證明，劉確已反正，劉仍在平郊游擊，收集各方志士及二十九軍散兵，已至三四千人，劉部每常夜間，衝至平郊，放槍吶喊，敵軍即由城牆上放聯珠大砲與機關槍步槍，直吾天亮始止，其實劉部軍已避開，軍因此消耗甚大，劉部大部份自晝潛伏山中，小部份潛伏於高梁地內，日軍小部隊常於晝間出城搜索，均與劉部暗算，劉部因此奪獲敵方機關槍步槍頗多，武器日益完備，敵則疲於奔命，無可如

何，北平之西直門安定門阜城門東直門等城，每日關閉，敵軍不敢隨意出城，當局近已令劉部歸孫××指揮，並賞劉一萬五千元云。

「冀東」保安隊趙某近亦收集該隊散兵二千餘人，與劉部聯合游擊，當局令歸孫指揮，亦賞洋一萬五千元云。××軍別動隊司令兼騎兵第九師副師長李××，自二十九軍退出平津後，失却聯絡，即自動在保定一帶收集××軍散兵，現已有千餘人，刻在敵軍後方游擊，當局亦令歸孫指揮，故孫部合計已有萬餘人云。（十月八日寄）

滹沱河戰役經過

寇軍以優勢兵力，挾其飛機大炮，坦克車等，現代化犀利武器侵略我國，我為民族生存，人間正義而抗戰，即不能阻寇前進，亦必予寇以深重打擊，消耗其實力，使其前進越困難與遲緩，平漢綫永定河戰役。以右翼固安，被敵突破，至影響全綫，雖經滹沱河唐河等處節節抗戰，然短時間內，前綫由寶店琉璃河，撤至正定前方之沙河，又有軍實之損失，殊可痛心，雖因地平河綫，政治特殊化，民衆無訓練，且漢奸甚多，擾亂軍事，然此方指揮官要亦不能辭其咎，乃經重新配備兵力，利用沙河斷橋扼守沙河之綫，奈河綫可徒涉，本月初卒被寇偷渡沙河侵入東長壽一帶，我以該處離石家莊不遠，石莊

乃平漢正太兩路之交點，冀省要鎮。亦晉省門戶也。乃決心死守滹沱河，以伊石莊，爲規復滄石線之根據，初兩軍相持，時有小接觸，本月七日敵以一師團兩萬餘衆，砲兵一團，向我陣地總攻，我予以猛烈還擊，各有死傷，是晚我方某軍，乘月色朦朧，出寇不意，猛施夜襲，寇軍驚慌萬狀，倉猝逃去，我軍追擊一陣，殺敵軍官十餘及敵士兵甚多，他部敵軍聞變，起而應援，我軍乃將敵砲八門予以破壞，安然回營，寇軍羞憤交併，乃於八日派大隊敵機向正定城猛烈轟炸，並升氣球，指揮大砲向正定城垣，及我砲兵機關槍陣猛轟。我軍還擊。寇軍傷亡慘重，然我正定城一部被砲轟毀，旅團長亦有受傷者，不得已撤守滹沱河南岸，九日敵機敵砲，連合向我滹沱河南岸戰壕轟擊，排砲頻開，工事被毀，敵砲伸長射程，阻我援軍上前，我軍官兵作壯烈之犧牲，右翼方面，於十日卒被彼獠渡河，我軍退守石家莊，石莊市區，無可扼守，經苦戰後，十一日撤竄店等處，節節抗戰，以電訊不通，元氏情況不明，十三日晨十時高邑發現敵騎，然我左翼正太路以北，平山滹沱河以北，曲陽唐行靈壽等縣太行山中，有我大軍，不時出而遊擊，隨時可將平漢線敵後方截斷，使其進退不得，日前敵右翼軍，由曲陽向唐行大道南下，我某軍出其不意，自山谷中出而截擊，斃敵甚多，俘馬十餘匹，毀汽車八輛及橋樑數座，其最堪痛心足以引全人類激憤，爲寇軍之獸行，據我軍報告，某軍游擊至曲陽附近，偵知南孝墓有敵二百餘人，正在搶掠姦淫，當向該敵猛襲，激戰一小時，斃敵二十餘名。

敵復在曲陽將二十歲以下少女三百名，充當隨營公娼。並在城鄉遇有年少婦女，卽在其首插一小紅旗爲記，日兵見之，紛住輪流姦淫，慘死甚多，民衆受此奇禍，仇敵情緒，分外激張，乃向曲陽東西兩門及郡浮橋棗林村糧站等處襲擊，乘敵混亂之際，斃敵甚多，並將浮橋焚燬。(十，十二寄)

陣中日記

郝夢齡將軍遺著
劉家祺將軍

郝軍長錫九，劉師長錚磊，本年十月十六日陣亡於晉北大白水之役，兩公殉難之烈，爲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公等畢生，武德武功，俱足法人。軍書旁午，猶能逐日記其所事。本報茲得兩公家屬同意，擇其最近陣中日記，公諸讀者。按原冊所記，郝公止於十月十五，迨殉難前一日，尤有記事。劉公則止於十三日，初不料越日卽作壯烈之犧牲也。茲所刊者自十月一日起。十月以前，則因關係軍事秘密及私人生活者較多，暫不發表。以下先自郝公所記始，再及劉公。願讀者閱後，更能進而效法其勇敢之精神，則兩公雖死猶生也。

編者謹誌

一 郝軍長日記

十月一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起電話孔旅長，及聞師部到石莊附近，準備今夜登車，飯後乘馬到寶孀車站，因無車，至高遷李團長處，并約王旅長同登車到石莊。而令李明日到大郭村登車，十二時到石莊，仍住慎新花店，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據云：衛某某部亦開山西。又到閻司令處，復到石門謁林廳長，據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閻部撥晉，商部守平山蒙城線，將來孫部守娘子關。臨行，林面諭今夜開出兵車八列，而後運輸後部，歸來有多數鄉親逃出來找，無法爲力，原定今夜返家一行，因無汽車作能。十一時三十分登車，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正太起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兩月來行軍，經過六省。

十月二日

「星期六，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七時到陽泉，此處產大煤，名冠全球，並有鐵礦。停車三十分，士兵買熟給養，一元五斤饅首，十二時到榆次，途中接到警報，停車樹林內，午後二時始抵太原，平嵩票車九時餘，兵車行十四小時，下車住山西飯店。當謁陳雪軒院長，老友魏郁周來陪，

對晉方一切情形甚熟。午後七時到綏署謁朱參謀長，賈秘書長，閻總司令長官，而後又與徐子忱通電話，聞石莊今日敵機轟炸甚重，三二四團已開去，師部各處勉強通車。給養被炸，傷兵二名，留石醫治，午後老友劉律師初來談此次晉北失利，李慕顏被扣經過。今夜朱參謀長來催先開三列車至原平。

十月三日

「星期日，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早起與陳團在車站訓話，又到東關街與孔旅官長訓話，大意爲此次戰爭，爲民族存亡之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却，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定要實行連坐法。完畢，敵機來襲，即就近在空地內躲散；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與老友王飛鵬談晉軍情形，歸來劉師已率師部人員到，決定今夜北上督戰，又率劉王等到綏署與前方王旅長電話，已到忻縣前方，姜旅守原平，又發現敵情，就開車到忻口鎮下車，而後再徒步前進，又謁閻朱，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

十月四日

「星期一，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今上午○點三十分，到正太車站登車，轉同蒲路車站，魏劉送行，至上午四時始開出站，至高村因上坡機車力小不能行，留下三輛，而後將到平社，見敵機入架又來襲太

原，過小社車站，曾停數列車，未擲炸彈，當在此地下車躲避，及令官兵做飯，至午後四時二十分始開車。六時到忻，下車有楊澄源軍長派參謀等候，即赴該軍部，八時與楊軍長談，據云：前方戰況甚佳，又借電話與綏署朱參謀長報告，軍隊到達位置，及王旅李團便衣隊在平地泉與敵使衣隊接觸，傷三名。九時開車，機車又壞，連換兩三次始開出，夜十二時到忻口，與王旅長談前方情形。

十月五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冷午熱暖夜涼一日有四時之氣候）

早三時，戴團長來，六時孔旅長來。在忻縣車站領棉軍衣五千一百套，官長三百餘套，馱子一百二十四，平分兩旅。及師部各處。七時，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又過河到二團團部，據云：今晨之砲，係該部自放之砲，午後一時歸來，某總司令派來李高級參謀視察。據云：某某師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步行出發，明夜或可到忻縣。到齊後，以備出擊。接×總司令來電云：崞縣之敵，有向後撤退之模樣，按各處情況判斷，不確。午後四時，敵又以大砲坦克車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攻原不甚急；並敵騎一部，到我陣前，十餘次警戒及偵察。棉軍衣已發足，馱子尚差半數，如齊敵，而後行動較便。

十月六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起床，擬遷入某某辦公，沿河視察地形，見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領，到界河舖，敵機偵察之後，轟炸原平，自晨至午，敵攻原平西北方甚急烈，午間電話不通。崔團援隊到此，因等候彈藥，直至七時始出發，接閱總司令及劉書霖電話：某某軍接右翼陣地，某某師接奇村鎮，九時三十分，與姜旅副官長通話，據云：仍固守土圍，因北西兩圍，較城內地勢高，恐不易守，希望我師派隊發來，當派李團長棠，率兵兩營，送崔團進城，及保護彈藥車，回憶援助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及解其圍，前者係內戰，此次係國際戰，較有功於國多多矣，或因李服膺槍決，晉高級將領，已具必死決心。

十月七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起王參謀長由并歸來，據云，在并參加軍事會議，部擬某某，衛某某，楊某某分任三路總司令，俟集中完畢後，開始向當面之敵攻擊，（略）劉書霖已到宏到鎮，取得聯絡。午間到孔旅長處，相距甚遠，晚飯，同鄉靳西銘來，彼任陽明飛機場站長。（略）六時與五團官長訓話，今日撥到晉山砲某尊，中央某某砲某連到忻口。

十月八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起擬與某軍長同赴太原，接郭寄嶠電話云：某日內進駐忻縣，不必前來，早飯後同劉師長沿某某經界河舖官村南懷化趙家莊劉家莊（實地劉村）張家窩金門舖巡視一週，約四十五里，歸來接王軍長某某通報，八日早三時，敵人崞縣內城，（略）將此情形轉電話某總司令，朱參謀長矣，晚接原平姜旅電，敵又攻原平，十二點三十分，接某參謀長電云：原定集中完畢，即行進攻，刻崞縣又失，改先取守勢，將工事及陣地內通信先設備好，接某作戰命令，左翼友軍某某師，以奇村永興爲界，右翼友軍某某師以某某爲界。

十月九日

「早期六，寒露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同劉師長王旅長王參謀長，到河東岸看陣地，見鄭正面過寬，左翼某某連絡亦不確實，擬將陳團長再率某營過河，不過左翼友軍，尙未取得聯絡，十時據某團附到此云，某軍長率部某某人已到河東大慕村，當將此情形轉朱參謀長矣，午後接到某總司令令，本師担任之正面縮小，令陳團長率步砲各某營，到河東岸，以鞏固忻口鎮正面，據通報崞縣到有敵萬餘人，並在東關架橋，午後五時某軍某砲某門過河，因上午敵機

在渡口投彈四枚，傷某砲連班長一人，又接某令：某砲兵某某團歸余指揮，（略）下令，夜二分之一人數，進入陣地，嚴加戒備，防敵再犯也。

十月十日

「星期日，氣候早晴午後陰，溫度六十五度。」

今日爲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了，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坦克車數輛，幸已有準備，將小橋折斷，車停橋上，派兵某某出擊，將該橋上汽車燒燬，餘車退去。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平，此時又接某令，姜旅留守指揮，如早日出動，決無此事，午間接某部長途電話，令與姜聯絡，午後六時，某總司令來忻口，到某某看陣地，歸察到部，談甚久，而後回忻縣，俟裝甲車到，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游擊，並與姜旅聯絡，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氣候陰多風，溫度六十度。」

昨夜風雨交起，二時三十分接某總司令令：派有力部隊，驅逐原平以南之敵，解姜旅之圍。即令二團某團長率兵兩營，三時出發，裝甲車未到，王營拂曉到平地泉，聞原平砲甚烈，九時有潰兵出城，恐此時城亦不保。午間接郭寄嶠電話：姜旅仍固守東平城

，士氣亦壯，決定今晚攻擊，部署以三四分兩路前進，六團跟進，五團候到原平後再跟進，見燒燬之敵裝甲車，載有飛機汽車多數零件。午後二時，接王團長報告：我裝甲車過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敵，用輕重機槍射擊，並坦克車十餘輛。及小砲向我射擊，晚飯後即開始動作，接郭季峰電：某到並請示閻長官，某某某某，有改戰略之意。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早飯後到陣地，時有飛機來擾，歸來下令確實進入陣地，午後六時據砲兵團長報告：敵分三縱隊用坦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陣地前進，又一縱隊砲兵一營向永興村前進，七時到前方，正敵機向我射擊甚烈，當令沉着應戰，非有命令不退。九時歸來，砲兵團長報，恐石莊不保。孫退娘子關，如此，祖墓已淪亡矣，痛心已極。恐明晨敵拂曉攻擊，除與前線孔旅補充彈藥外，令某某某師一團，明早進至界河舖，陳團到橋邊，以便支援王團，準備出擊，又原平姜旅崔團長到，悉姜旅長已陣亡，實爲可惜。該旅傷兵等，代爲收容，與郭朱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又與劉軍長通話。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昨日正在前方督戰，歸來見有受傷官長，始悉南懷化某某團陣地已被突破，即令

某師派兵某團由某某往援，另將界排河之預備隊增援，並同李師長督戰，對某某團訓話，仍繼續抗戰，將原陣地稍向後撤，歸來向某報告，想補救，請先將傅某某撥某旅，以便明晨拂曉攻擊，是夜陳軍長某某來，此間會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間三時始到，即向西方高地，至五時到，即向南懷化出擊，連日晝夜砲聲甚烈（從略）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五十度。」

早三時上山，五時開南懷化，新陳莊出擊，某某團在前，某軍在後，限三小時攻下，一時後即到達目的地，因某某，兩翼未動，故仍在原陣地，一千三百尺高地，亦有敵人，令某某帥恢復，今日督戰，李師長負傷，戴團長負傷，官兵受傷過多，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午後四時返部，與陳軍長某某商定某軍某團，明日出擊，開一三〇〇高地有失去說，右翼劉書霖，亦有戰事，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三時將陣地分配完畢下山，李希武今日到營。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一夜砲聲未止，我某軍由前進陣地出擊，亦未成功，又退回原地，一三〇〇高地之情況，仍如昨日，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

編者按：郝公日記，止於是處，翌日即在前線陣亡，由其最後一語，一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可知。

二 劉將軍日記

十月一日

「氣候晴，溫度八〇度。」

今晨由寶坻之北陳村出發，乘馬至高遷車站，晤東垣浣生諸兄，旋由高遷乘車來石家莊，東垣兄亦隨來，「頃奉令我師開赴太原，」三時到石家莊後，謁林蔚文衛俊公及寄濟諸兄，因衛部亦向太原開拔，故軍長偕衛郭等，赴行營謁林蔚文，商洽開太原事，師部各處，今晨九時，由北陳村出發，午後五時到達石家莊，軍長今晚十二時乘第二列車赴太原，孔旅今晚已開拔完畢，王旅由明早十時在大郭村，（距石家莊十五里）上車向太原出發，師部各處，規定明晚由石家莊出發。

十月二日

「氣候，溫度八五度。」

今早在石家莊師部各處巡視一切，早餐後，赴城角村郭寄濟兄處暢談二小時，十五時敵機來襲，計十九架機，將本師之給養車輛轟炸，幸米麵未傷，車皮炸毀，噴髮即露

備師部上車赴太原事宜，廿一時第一列車離石家莊赴太原。

十月三日

「氣候晴，溫度八五〇。」本日到太原

今早車到陽泉，仍照前西走，十三時抵太原，下車赴山西大飯店，謁軍長並隨其赴綏署謁朱綬光參謀長及閻司令長官，並電話王東原旅長，（此時在忻縣），對前方敵人注意，回大旅館後，有劉律師魏文華來晤，多年老友暢談一時，洵可樂也，廿二時隨軍長乘同蒲車北返，至晉北忻口鎮。

十月四日

「氣候晴，溫度九〇八度。」今晚到達忻口鎮

今晨在車上，仍然前進，因敵機時來空襲，白天車不能行，即在平社車站下車，避敵機空襲，于十五時再上車，廿三時到達忻鎮，有王東垣旅長在站台來迎，隨即與東垣兄赴忻口鎮，村內商談本師將來抗敵諸事件，十九時火車路過忻縣，適有楊軍長下車，進忻縣內，拜晤楊軍長敘談崞縣，原平敵我情形。

十月五日

「氣候晴，溫度九十度，」

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鎮一帶陣地偵察地形，十四時方返師部，適衛總司令適派李國

瑞高級參謀來部聯絡一切，十七時送彼乘車返太原。

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

十月六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五度，」

今早，起床後，隨軍長赴滹沱河邊偵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故在××××××××，×××，原平急急，姜旅勢不支，今日午後有崔團赴原平增援，本師派兵某營護送，並有接濟該旅之彈藥汽車十四輛，同赴原平，衛度公黃××傳××等明日來此視察，本師官兵對於構築工作事，頗不努力，諸多不能按照軍領者，予深憂之，良以平時養成不振作之精神，一旦振飭，非易事也。今後對敵作戰之精神，如不決心，有必死之觀念，決難獲勝，本師官兵養成萎靡精神，賞罰不明，對敵作戰實深憂之。

十月七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度。」

今晨起床後，敵機即來偵察，早餐後予即赴雲中橋附近視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十時回師部，西生兄由太原來此，偕彼赴雲中橋一帶視察情形，直至十五時方歸。今日主任公署，派來配屬×××××砲××，十五時隨軍長赴雲中橋附近，對第××官訓話

，予言各事，軍紀整飭，及對日作戰諸要領，衛俊公等今日未來。

十月八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偕雪生兄，赴××團陣地巡視一週，早餐後，又隨軍去赴本師全陣周巡一週，直至十八時方歸，晚餐後，始知崞縣失陷，潰兵來此者日衆，當即用電報報告太原。

十月九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八度。」

早隨軍渡河，××團一營巡視，早餐後，又偕雪生兄赴××偵察砲兵陣地，途遇飛機（略）

近日來頗感不適，山南入北，生活不習慣一也，服務不能隨心所欲二也。目見漢奸之多軍隊之無能三也。

我之心胸之寬，較前稍有進步，然仍有未盡然者，爾後須力改前非，察言觀色，絕對要有涵養，勿浮躁，以免爲人所輕視，大敵當前，須虛心籌劃，以克強敵，審志如此，不下將來如何。（略）

十月十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二時，我前進部隊，被敵裝甲汽車襲擊，結果被我張營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我部開始作戰，有如此勝利，誠屬難得，予卽獎賞該連官兵，早餐後赴界河舖陣地巡視，適值敵機來襲，予卽避之，返師部後，敵機又來空襲，並未下彈，晚餐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予隨軍長引導赴前線巡視一週後，卽返師部，衛部亦同來暢敘一切，二十二時，方回忻縣，今日國慶，天氣晴和，開始作戰，卽獲勝利，將來之結果，決甚美滿，吾自努力以掙扎此戰爭，庶不負國家之培養。

十月十一日

一氣候晴，溫度七十六度。」

早偕營生兄赴陣地巡視，早餐後，派王團之一營，隨裝甲車赴前方搜索，(略)十六時得前方消息，原平失陷，以故此地受驚，本晚卽令第三團與張營在板市一帶陣地佔領，並撤，夜敵頗頑強，凡在夜間，日本兵安眠，滿蒙守軍衛警戒，其戰法，先以火炮轟擊，次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而後再隨之以步兵，其步兵雖不大勇敢，而其輕重兵器頗便，我與之抗，若非不十分沉着，絕難抵禦，日來對官兵訓話，多注重此點。

十月十二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五度。」

早在部辦公，早餐後，隨軍長赴第四團陣地巡視，今日敵機時來偵察，我陣地前之

敵人，日漸其衆，故我之部署須重配置，晚餐後，隨軍長赴雲中橋北方前進陣地，晤王香圃團長，及張清濱營長，其時：向我夜襲，以致前線步兵，槍聲隆隆，經一時方能予始回部。

十月十三日

「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今日×××派陳洪傑率×團兵力來援，軍長偕李師長××于半夜赴陣地，恢復舊化懷陣地，結果以左右連絡不周，致未收復，而李師長負傷。

憶 綏 遠

流 金

一
今夜月疎朗的星星，我站在山頭上，刺骨的寒風把我的肢體收縮了，隔岸的燈火閃動着；我望着遼遠的北方，真像夢一樣，我回到那塞上寒夜中的景象中了。

我們踏着明月，黃沙在腳底下瑟瑟地作聲；哈爾紅河披上了霧樣的輕紗，銀波上浮着秃兀的山羣。遠遠地不時傳來淒絕的砲聲，更雜以悲涼的戰馬的嘶鳴；沈吟在銀色的海里，我們把眼睛望着遼遠的去處；我們想着古代成吉思汗的偉績，和孫蘭峯將軍不朽

的功勳。輝煌的大殿靜靜地立着，不時送出三晉勇士的雄渾的聲音，黑影子在殿門前過道中移動，果敢而沈着。

我們沈醉於壯美的胡天的月夜，繼續踏沙而行；雖然臉盡的寒外的寒風，割着我們的面頰，但一種勝利後的歡樂，燃燒起了年輕人心里的火焰。

悲壯的離別，是在一個黃霧迷茫的早晨，我們唱着歌，喊着口號，祝壯士們的勝利和國運的昌隆。

當汽車奔馳在草原上，我遙遙地向着百靈廟致敬；我說：「願重來時，烟火萬家，不聞金鼓之聲，不見軍旅之盛」。

現在，壯士們已把血染紅了那靜靜地流着的川流吧，也許那血已經凝凍了！我遙祝他們的魂靈的安寧；當我想起那親切的面孔和激動的言詞，我禁不住自己的悲愴了。

二

我又想起那淒厲的歌聲了。

在歸綏坡的一個病院中。北方的朝起的陽光，射在低矮的病院的門牆上；藍色的天際，浮着一片片間散的流雲。低沈的脚步聲，從這一個病室流到那一個病室；同樣地，歌聲也繼續震蕩着每一個病室中的壯士的心，而使他們揮灑着珍貴的淚珠。

「你們專為我們老百姓，

爲了千萬的婦女兒童，

受了名譽的傷，

躺在病院的牀上。」

悠徐地顫慄着歌聲，把我們和戰士們的心都繫在一起了；那是一種無上的崇高的情感，在我們中間流着。

「爲什麼我的眼睛會濕呢？」當我走出病院的時候，有點愕然。我自己曾誇過我沒有掉過眼淚的。

路上，我們耳邊還響着那悲壯的言語——我們好了還要上前線去。

在一個昏黑的夜里，我從街上走回寓所。自己聽自己的足音。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我暗暗地祝這寒外的城市，在苦難中生長下去。

樓外歌詠隊又在練習那個爲我熟知的曲子了。

「你們專爲着我們老百姓，爲着千萬的婦女兒童，……！我倚立欄前，凝望着遠處的山羣；我覺得我的心輕輕地動了。」

三

這里，我致無限的敬意於兩個爲祖國的自由解放而犧牲的十三軍的戰士——蘭澤惠君和車嗣君之前。

東開的列車把我們帶到綏東重鎮的平地泉的時候，太陽已經西斜了；車站旁邊的大廣場里，約有一連人在操演；我們下了車，離開車站向平地泉的鬧市中走去；黃昏將近時的號聲，沒沒了這個塞上的邊城；我們感到古代的邊塞之聲的悲涼！

在十三晉的兵營里，我們一共五個人圍坐在一個炕上，諦聽一個年輕的軍官講他怎樣在晉陝交界的地方「剿匪」的故事，和他又怎樣開到綏遠來。在我所見到的軍人個中，能够像他那樣了解中國的社會問題和當前抗戰的問題的真太少了。當我從北平逃出來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由平地泉東進，因當時身居虎口，沒有方法和他寫信；南歸之後，疲於道途，且那時正值南口戰事激烈，我又沒有方法和他通信。不知他那時有如何的快樂。

蘭澤惠君，你的血爲祖國的生存而灑了，你爲我們的未來的幸福而犧牲了；你將會永遠存在我們心里，你已經做了我們後死的榜樣了。

我現在雖身在南方，但當我想起你的屍骨還暴於北邊的曠野，我便會感到一種重累，我將繼你未了之志；願你的魂靈歸來吧，我記得你還有家在洪澤之濱呢。

當我將離平地泉的夜里，不期然地我遇見中學時代的老同學車驥君。他已變得那樣的強壯了，當我握着他的手的時候，我不禁爲自己的孱弱而悲哀了。

深沈的夜，覆蓋着冰冷的曠野。車站的燈放出慘白的光輝；我們來回地走着；別後

的事，談起來是那樣的有趣而使我驚奇啊，我想不到五年前和我在一塊兒玩球的傻孩子，如今竟是一個鐵一般的堅強的中國的青年軍官。

「應輝，我們到多倫再見吧！」是多麼肯定的聲音呵，我在他興奮的臉上拋下憐惜的眼光了。

車在動了，我們彼此揮着手；堅強的影子，在我眼前漸漸地變為不可思議的紳人了。

我們一直沉默着。他知道他會有一個繫念他的朋友的。
我知道他死在疆場上，是當着我從故鄉西行的前夕，在九江的一個旅館里。
我慚愧自己還坐在這個大學里寫紀念他的文章。

一九三七，十一月，七日。

太行山邊

碧野

一 靜謐的馬凹村

正是五更時分，遠處村子傳來沉弱的雞啼聲，街旁槐樹的薄葉尖割破了淡青的朝霧。

。我們背着包裹扛着槍，隨司令跨出了行唐土城的北門，靜肅地穿過向日葵地，鬼子窩地和棉田，朝那樹木濃密的馬凹村急進。……

昨天，敵機狂炸行唐，兵站處長已經不幸喪亡了。今天早晨乘着太陽未出之前，司令部重要人員都奉命開拔到馬凹村去。

大野還家着朝露靜靜地躺着，那收割後的高粱田，留下濃密的枝梗，一望都是深紅色的境界。西邊延綿的太行山，以及山脚的叢林，被一片半透明的青烟籠罩住。……

進了馬凹村，我們便是一個破落的院子裏解下了身上的重負：一個包裹和一枝槍。在一口大枯井邊，我們圍坐着，低聲地談論着怎樣警戒這個村莊。

副官派人來把院子裏的幾間破房子打掃了一遍。用乾草鋪在地上，讓我們作一個短時間的休息。

我和幾位同志換了便裝，在村子裏擔任巡邏的工作。村子的每個路卡上，都已經站着幾個壯丁，盤問過路的生客。

在一株靠近打麥場的白楊樹下，我們坐着了。太陽已經昇得高高地，發射出溫柔的光彩，把那不遠的池塘閃跳起一片波光。風輕爽地吹拂着，夾帶來一陣陣田野的土香。整個馬凹村都浸進靜謐的氣氛中，只有我們坐着的這株白楊樹梢，抖擻葉，在風中顛跳，發出颯颯的響聲。

爲了避免外邊人們的注意，長官們都藏在破壞的院落裏。村坊的泥路上，除了一條兩條拖着尾巴跑路的野狗外，一個人影子也沒有。田野這邊，只有在那不遠的荳田裏爬伏着一個年紀衰老的農夫，用遲鈍的動作割着荳藤；腳邊還跟着一個瘦弱的女孩子，用尖銳的嗓音唱着鄉間的兒歌，而且時不時的俯下身子去捕捉飛虫。……

我們幾個人從白楊樹下站起來，從村子的這個路口巡邏到那個路口，又從那個路口巡邏到這個路口，腳底下踩着從馬廐裏和豬圈裏去出來的鮮濕的乾草，一陣陣難聞的糞尿臭，向我們的鼻孔撲上來。

太陽翻過天心後又斜西了，終於溼落在太行後山巔突的山頭上反射出一片燦爛的火雲，把遼闊的田廬披上一層金黃，照紅了靜靜的馬凹村，和村子周圍的巨槐，古柳，白楊……

二月下

夜，襲來了微寒。

月亮躍起了荒涼的原野，在東方的空隙吐出柔和的光輝，浸在叢林間的馬凹村閃耀出迷離的綠光。

四周圍靜寂寂的一片，司令的高大赤色戰馬在簷前發出嚼草的聲音，和時不時的把

蹣跚着階石，發出一種沉重的聲音。——這更增加了周圍的沉靜……

忽然庭階上有一種呼喚的聲音，我們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跳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個鬚髮斑斑扶着拐杖的老人。他用顫動的聲音向我們說：

「官長……我們村子裏的人聽見官長們來了，大夥兒都集在外邊的打麥場，要請司令講演哩！……」

「好吧，謝謝你們熱心的父老兄弟……」說後，我們向那燭光搖曳着窗紙的司令室走去。……

月下的打麥場像是一片靜止的水。打麥場周圍坐立着許許多多的黑影，間或有幾點煙斗的紅火在閃跳。西邊從樹叢間望過去，那太行山在朦朧的月色下，現出浪湧般的巨大輪廓。鄉民們都肅靜地傾聽着：

「父老兄弟們，咱從前也是農家子出身的。大家瞧瞧，咱也是一個從頭粗到腳的老粗！……咱們中國這次跟日本鬼子打仗，比從前的打內戰不同啦！從前自己軍隊殺自己的老百姓，這次却大夥兒齊心打那幾十年來天天在欺負咱們中國的日本鬼子！……」孫司令嚴肅地揮着拳頭，聲音宏壯地在夜空裏迴蕩。司令依然穿着他那套破軍裝，體骨高高的，眼睛閃射出銳利的光芒：

「我們這一軍是擔任打游擊戰的，大家瞧，那西邊的太行山就是我們以後出沒的老

窩！……可是我們是要得到各個村子的父老兄弟的幫忙才能打游擊戰的。譬如日本鬼子來了，大家替我們打探他們的行蹤，我們的部隊來了，替我們掩護，一齊出動打鬼子！

「司令！那我們村子裏的人不也就跟你們游擊隊一樣麼？」一個壯年農夫拍着寬大的胸膛，叫了起來。

「就是，就是！打游擊戰全靠咱們農民自己！那一面是低窪，那一面是高山，咱們全都熟悉嘍！可是鬼子就不行，咱們一起來就打他個嘩啦嘩啦的敗仗！……」

「那麼咱們的村子裏的伙子們就組織游擊隊吧！鬼子來了，打他個鬼子般的算！……」好幾道宏亮的喊聲，在打麥場一角的白楊樹下衝出來。……

「是的，咱們要顧全腳趾，就不能不顧到腳盤呵！……」一個老農夫喃喃地說，使勁地抽着他的旱烟斗，煙斗上紅火在急驟地閃跳。……

月亮已經中天了，馬回村恢復原有的靜寂……

三 歡躍的棉田

幾天後，敵機時常在行唐和附近各個村子的低空上盤旋偵察，像貪婪無厭的兇鷹，用它那兩隻暴虐的紅眼睛，在尋獲大地上活潑而平和的生物

因此，白天，村子裏的農民們都不敢出來做活。未收割的黃米在田裏低垂，任豬草去踐踏，毛豆也在田裏老熟，豆藤已經枯黃了；尤其是那一望無邊的棉田，也漸漸凋萎了，雪白的花絮隨風颯落滿地。……

孫殿英司令命令全軍官兵在這天下午四點鐘以後，一齊到棉田裏幫同村子裏的農民們採摘棉花。

太陽快要吻着西邊太行山的山尖，遼闊的棉田飛騰起我們幾千人的歡呼聲。同志們把槍插在肩上，敏捷而勇敢地往棉田裏穿來跑去採着棉花。婦女們快樂地縱聲笑着，胸前掛着裝棉花的布袋。一時好奇而又害羞似的望着同志們敏捷的動作；一時又跑到前去，接過同志們手裏的棉花，放進胸前的布袋裡去，于是自己又低下頭去採起棉花來。孩子們在同志們和婦女的中間跳來跳去，拾着飄落在地上的棉花，用他們柔軟的頭髮摩擦着母親們大腿……老人們用遲慢的動作採摘棉花，因為腰部的酸痛，時常直起身子來，望着棉田裏潮水般激蕩着的一大片人羣，乾癟的嘴唇露出兩排殘缺的牙齒，靜靜地笑了……

一個裹着紫頭巾的婦人，用柔和而又親切的眼光望着我旁邊的一個同志黧黑的臉孔，輕聲地問：

「你們當兵的怎麼採起棉花來能這樣的熟練呢？」

「呃，你以為我們當兵的是怎麼來？我們都是農家子弟哪！哈哈……」那張黧黑的臉孔上露出一個寬大的笑容。

「呵……」紫頭巾婦人奇異地低聲嘆息着，健美的棕色臉頰上浮起兩片紅暈，她含羞地笑了——

「你問這幹啥呢？」我望着她那頰上兩朵未褪的紅暈追問着。

「幹啥？」她機敏地撥轉了話機：

「我問你們什麼時候走哩？」

「走？說不定，明天或是後天。」

「不能多住幾天麼……」她用有點濕潤的眼睛追視着我們。

「爲什麼？……」我們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呵，天氣就轉寒啦！你們的衣裳不都是很單薄嗎？我想你們慢點走，我可以把你們的衣裳裝進一些棉花去！……」

「呵，謝謝！……」從我們的心坎裏衝出來的聲音。

「多住幾天吧……」一個小孩子抱住我的大腿，他的柔軟的髮絲在晚風中颯動。

懇切的尖聲從他純潔的孩，心裡迸出

「多住幾天教給我開槍吧，我也跟你們一齊打鬼子去

他用瘦尖的手指撫弄着我背上的褶，用嫩滑的面頰貼在我的槍柄上，用清亮而純真的眼睛凝望着我。……

「小弟弟，我教你開槍打鬼子去，……等我們採完棉花就教你！……」我用粗糙的手撫摸着他的臉頰和頭髮，激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是嗎？」

小孩重新用瘦尖的手指撫弄着我的帽，發出一聲滿足的歡呼，輕快地跳了開去，……幾千個同志，農民，婦女，孩子……從這塊棉田擁到那塊棉田，像巨大的浪潮在滾湧着，所經過的地方都失却了原有的白色，無數量的棉莖都被那巨大的浪潮捲去了。……赤火火的太陽沉落到太行山後去。黃昏中，人們疲倦了。灰色的暮雲從太行山山谷裏流溢到這茫茫的棉田上。隨着雄壯的號聲，幾千個身影擁向棉田來，歡呼聲，笑聲，歌聲……一齊在晚風中蕩漾。

一九三七·十二·寫於重上前綫的前夕。

寄後方姊妹

惜夢

——北戰場上十二個隨軍的女性——

離開新鄉一百幾十里路，乘着二十年來沒有乘過農家的大車，在一段一段的泥濘裏，在一段一段的沙土上，進着，慢慢的進着。

是一個荒僻的鄉村，四周繞了一層已經殘破了堡壘式的土牆，從牆裡露出來的老樹葉子已多半黃了，也多半落了。村裡農民，有的在忙着工作，有的蹲在街頭閒望着我——這一個陌生的客人。

經唐副官長的導引，找到醫務主任魏君，由魏君轉領，得以會見了這十二個隨軍的女性。在一間低矮的民房，破板門吹進來淒冷的寒風，地上橫砌了一道土壁，壁室裏滿鋪着麥草，草上蓋着十二個白色布單，這完全是一種軍人的生活。她們都穿着單薄的黑色的長袍，臂間纏了一個紅色的十字，面上雖然都罩了一層風塵的氣色，却更顯露出一種堅毅的活潑的精神。

經唐魏兩君把我介紹了以後，首先對她們表示我無上的敬佩的執誠。

「實在慚愧！一路來深蒙各位官長的格外照拂，感覺着累贅很多，供獻太少。」——一個年歲較長的女士說。

「諸位都正在讀書的時候吧？」我問。

「有幾個是已從任邱女師畢業在外作事的，有幾個將畢業，有幾個還正在女師讀書，這一個小妹妹——指着一位年歲最小的——今年才八歲，剛進小學不久呢。」另一個

年歲次長的女士說。

由唐副官長和魏主任的分別介紹，知道年長的這位女士叫李炳華，她曾在保定作過幾年小學校長；次長的這位女士叫葉思慧，她正在任着小學的教員。

「蘆溝橋事變起後，爲戰時需要，在本縣——任邱——成立一個抗戰救國會，我們幾個同學，感覺應該起來，遂聯合參加救國會的工作。起先我們擔任的只是宣傳，不過，我們一面宣傳，一面又自動參加救護的訓練。到了九月十五前後，永清固安的血戰展開，前方的傷兵紛紛下來，因而編爲救護隊，專任救護的工作。忙了幾天，忽然在一個夜裡，傳來消息，前方的情勢非常緊急，軍部奉命立刻要向後撤退。我們一方因爲工作的義意，一方也實在不願離開這一批爲抗戰而負傷的戰士。說來真是慘事，因爲担架不夠，救護不及，重傷的不要說不能搶下，就是不能行動的輕傷，也有很多被拋掉，敵人遇到就是狠狠的一下刺刀。拾下來的，或者上身輕傷走下來的，實在是太幸運了。因此，我們幾個也立刻決定拋棄了我們的父母，拋棄了我們的家鄉，拋棄了我們所有的一切，服侍這些傷兵，隨着五十三的軍部退出任邱。」李女士很流利的述說着她們退出任邱的經過。

「我們退出任邱，多半是在夜裏步行，任邱附近兩旁，完全是大水，所以行路非是常困難。我記得第一次的夜裏，因爲道路泥濘，前後行人竟失了聯絡，有的走到蘇果莊

，有的走到西演村，直到第二天早晨，到了安瀾橋畔雨下才遇到一起。到了漩沱河岸的時候，秋風吹得非常寒冷，傷兵落在了我們後邊；大家不得不停下等候。我們穿着的都是單衫，有的披着氈子在寒戰，有的幾個人抱在一起取暖，等候了兩點多鐘，傷兵才漸漸的醒到，他們都是帶着未愈的傷痛，瑟縮在担架之上，不斷的呻吟，不斷的喊着寒冷，看見這一種情況，我們眼淚都不自覺的流了下來。這時，我們不知怎的，從內心發出來一股熱力，忘掉了我們自己寒冷，大家忙着照顧服役這些受傷的兵士們過河。夜深了，好容易我們才找到了一個小村，好容易才找到了幾個村人，勉強在這裏停歇一下。夜裏過去兩點鐘，我們勉強喝到了一點稀粥，大家弄了一些亂草，團團的擠在一堆，瑟縮的度過了這個寒夜。」葉女士接着李女士這樣滔滔的講述着。

「想來也很覺有趣，這是在又一個夜裡，正是雨後，天仍然遮着濃密的黑雲，南北方向，一時實在辨不出，又加上崎嶇的道路，兩旁都是汪洋大水。這時，我們一位同伴，高聲喊着：「小心啊，青泥白水紫花道，不要落進水裏去！」話還沒有說完，通的一響，她自己却落下去。後來由幾個同伴拉上岸，一看她的頭髮衣服完全濕透了，大家安慰她，她自己却很得意似的說：「權當洗一次冷水浴好了。」」又是李女士說。她並且指點着裡邊的一位胖子，這位胖子臉一紅笑起來，大家都都瞧她笑了，笑聲停止，女士又接說下去：「有一天中午，正走在路上，突有敵機六架飛來，人們都慌了，抬

担架的民伕，把傷兵都放在高糧地裏，分頭跑散。敵機沒有投彈飛過去了，分頭把民伕找回來，抬着傷兵繼續走。走了不遠，載藥物的車子，又陷在泥裡了。我們幾個人跑到村裡去求人抬車，雖然不斷的喊着老鄉，語調究竟是有些特別，村人不約而同的都給予一種驚異的注視。趕到那台的時候，奉令把傷兵轉八十五醫院。我們原來本想一同轉入醫院去服務，但覺得這些傷兵，已經是有安置，我們以為還有很多的工作應該去幹，所以臨時決定了還是隨車出發。到那台北關，在一刻鐘裡，敵機轟炸了六次，我們分開掩避在幾顆柳樹下邊的荆棘叢中，聽着轟轟的聲音，隨後便是無限的破片和塵土紛飛。敵機去後，大家找到一起，彼此相視一笑，這種生活，似乎已經有些慣了……」

「她們幾位的精神，實在是使人欽佩，每天隨着步行七八十里路，不但受苦，而且危險，在又苦又險的當中，還照舊熱心她的工作，這種精神，實在說，我們男同事都覺得自慚不及呢」。魏主任從補說了這麼幾句。

「魏主任是過於體諒我們了；其實，在上海有謝冰瑩，在山西有了玲，其他不知姓名的，正在不知道還有多少，我們這幾個人，實在是太平常了」。李女士趕忙這樣謙和的解說着。

「關於我們實在是沒有什麼，我們覺得應該這樣作，應該為我們負傷的兵士來服侍，應該和其他的人們一樣的不怕苦，不怕險。我們步行了一個多月，國內和國外的消息

都隔絕了，這倒要請求先生能够多給我們一點指教——葉女士向前走近了一些，把談話的中心轉變了。

儘着可能的，把國內和國外的近事，爲她們演述了一個概略。接着我又問她們關於今後的工作，據李女士說，她們乘着平漢線上較爲沉寂的時機，和軍部負責人員已經有幾度的研究，結果決定分頭到附近的鄉村先開始宣傳的工作，並擬擬了一個工作的綱要，現在就要開始去推行。

太陽被西方的薄雲遮沒了，屋子裡漸漸的黑暗下去，時間已經不早了，說了一聲「珍重」，遂告別了她們。李女士一面領着她的同伴們送我，一面拿出來一張摺疊着的白紙，她說：「這是寄後方姊妹的一封信，寫成了多天，因爲不方便沒有寄出，請先生代爲發表。」

信是用鉛筆這樣的寫着：

「親愛的姊妹們！」

親愛的後方的姊妹們！

我們是河北省任邱縣抗敵救國會的救護隊，同時我們也是被敵人砲火所犧牲的一草一木，我們有親愛的父母，我們有美麗的家園，於今，我們是都拋棄了，拋棄了我們所有的一切，來參加這一個戰地的工作。

我們親自嘗到了亡家的滋味，我們親自受到了生離的痛苦，我們親眼看到各處
的同胞，血肉橫飛死在敵人的砲火之下，我們親眼看到成千成萬殺敵的忠勇戰士，
斷肢殘體負着創痛一批一批的從前方回來。

我們感覺着太渺小了，我們感覺着太無用了，我們親眼看到這一批一批負着創
痛的傷兵而不能担架，我們親聽到傷兵們呻吟的酸楚，而不能滿意的完成我們救護
的工作，可憐的前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竟這樣過分的不足。

親愛的姊妹們！親愛的後方的姊妹們！我們很慚愧！不能盡情寫述出來我們的
痛苦，更不能盡情傾吐出來我們的願望。我們只是希望我們應該跑出來，應該從家
庭跑到戰場，應該放下一切不重要的工作，來帮着抗敵，來担起這一個偉大的任
務。

我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姊妹們，已經先我們而覺醒了，然而，我們也相信，
一定還有很多的姊妹們，迷戀在美麗的夢裏。這時候我們不能再沉睡了，我們應該
不論男女老少一樣的起來抗敵，救國。

在戰地，在戰地的後方，到處都有很多的工作而無人去做，到處都有很多容易
求得的東西而無人供給；就以傷兵所纏的繃帶來說，都不能充分的應用，眼看着傷
兵的創痕將要朽爛，眼看着懶得不能再用的繃帶，還得要再用下去；這該使我們，

這該使這些忠勇的負傷的戰士們，怎樣的痛心！

親愛的姊妹們！親愛的後方的姊妹們！爲了抗戰，爲了抗戰的勝利，我們不但要竭盡了人力，同時我們還要竭盡了物力；勝利以後，一切都屬於我們，不能勝利，我們便沒有了一切；所以，我們再沒有什麼可以迷戀，同時我們也再沒有什麼可以顧惜。

我們願意接受先覺的姊妹的指示，我們更願意和後起的姊妹來攜手。我們經冀南跑到豫北，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從豫北再跑回冀南，再跑回我們的故鄉，再和我們親愛的父母歡聚，然後，再拜別了我們親愛的父母，跑到松花江畔，跑到長白山巔，來共唱我們勝利的凱歌。

晉北戰況之回憶

季雲

晉北忻口之役，我們犧牲了數萬健兒，這種壯烈的精神，永遠不能埋沒，現在戰事雖然轉移到晉西的腹地，我們對於晉北的戰況應當作一番回憶，以彰我民族抵抗強敵的英勇精神。

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守軍事上的秘密，不能盡量發表，現在晉北已

經結束，我們在已過的範圍以內（因為有許多的戰情當局還沒有公佈，搜獲敵方的軍令等文件當局也沒有發表）自可作一簡略的追述。

當九月末晉綏軍退守崞縣以後，太原已十分危急，當九月三十日敵軍二三百騎兵越過崞縣，抄至原平，太原曾發生極大的恐慌，軍政當局徹夜集議，城門至次晨八時始開，形勢危急，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為晉綏軍在晉北損失（死傷與逃散）之後，僅餘一兩萬人，且疲憊不堪，當局深知大勢已不可為，平型關一帶當時雖為××軍開到，威脅敵之後方，但正面若無生力軍增援，危機仍難挽回，幸閻氏於十月三日槍決李服膺，使晉軍有所畏懼，不敢繼續後退，同時中央軍精銳部隊六七萬人於此時開到，軍氣民心均為之一振，忻口戰局才轉危為安，太原亦漸趨安定。

當時衛××將軍以第×戰區副司令的資格任晉北各軍的總司令，衛將軍的態度堅決，軍令嚴厲，赴事迅速，配備得宜，各軍將士服從命令，士兵勇於犧牲，都是晉北勝利的條件，以前晉綏軍各將領事無大小，都須先請示於閻而後執行，因時常失宜，舉個例子，當圍城口我方將敵人圍困之時，楊××擬請空軍協助轟炸，殲滅被圍之敵，此本為緊急之事，應當機立斷，無須請示，然楊則拘泥於軍令，以電話向閻請示，整整的打了一天電話，敵方的援軍已到，我們的空軍還是未來，致失機宜，類此之事，不勝枚舉，自衛將軍來晉北以後，一切問題在緊關急頭中，均可作主，自行決定，所以能赴事迅速

，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同時，有精銳之中央軍，配備於重要地位，指揮順利，這是晉北勝利的重要原因。衛將軍到達後，重新配備陣線，以中央軍任中路，劉××將軍指揮高××將軍部隊任右翼，楊××指揮晉綏軍任左翼，王××將軍任前敵總指揮，陳××將軍任副總指揮，後來因為左翼各軍戰鬥力單薄，不能完成任務，另以一部份中央軍增加於左翼，楊××亦奉令至後方任職，這是陣地配備的大致情形。

當時敵人知我增兵，亦派華北駐屯軍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率兩師團到晉北增援，以全力進攻太原，敵方聲言要在十月五日以前一定要攻下太原，我軍陣線既已一新，立以全力抵抗敵軍，當時山西有也主張先將敵人轟出雁門關，再在雁北與敵人決戰，但衛將軍及其他將士則力主在關內殲滅敵人，再進而收復雁北失地，自為易事，後來就照此決定戰略，一方面由某軍在雁門關之東西兩方斷敵後路，一方面由正而各軍三路前進，並迂迴之左右，取大包圍形勢，當十月中旬左右，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亡均重，我郝夢麟將軍，劉家祺將軍等即於此時陣亡，中央軍各師長如××師師長陳×將軍，××師師長劉×將軍，第×師師長彭××將軍均身先士卒，誓不顧身，因此死傷極慘，某日兩小時內，死傷達三四千人之衆，敵軍一師團長亦陣亡，戰況之烈由此可知，即晉綏軍因在中央軍影響之下，亦極勇敢，偶有後退者，均以軍法從事，故士氣亦盛，可見無不可戰之兵，只石統帥之指揮能力如何耳。

因爲我某軍佔領雁門關，平型關及靈邱廣靈蔚平魯一帶，已將敵之後路截斷，正面各軍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之失前進能力，本可完成殲滅的任務，惟因我兵力損失過大，到後來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出擊，故無法完成任務，敵方亦因損失重大，後援又斷，糧食困難，彈藥缺乏，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前進，若非後路斷絕，敵再增援，則我方即感困難，反之若我方當時能再有一兩師兵力增加，亦可完成殲滅頑敵之任務，當局正在籌劃增兵之際，馮××部及×軍一部已開始向忻口出動，尚未完全到達，晉東忽發生變化，乃牽動晉北戰局，不能不退，致前功盡棄，誠堪痛惜，晉北每一戰士都感到無限傷感！

晉北戰事中我們曾俘虜日兵及偽蒙士兵不少，日兵中有一名森田壽勝者，據供日軍所最感困難者爲糧食缺乏，假使華軍長久持下去，則日軍必感受極大的困難，由此可證明若非東線發生變化，晉北頗有殲滅敵人的把握，此外我們的戰利品也很多，皮衣械彈以外，最多者爲日兵所帶的種種符咒，一種爲長約一英尺之白紙摺爲寬約一英寸長約三英寸的紙摺，上印「出雲大社軍人安全守護」，中間蓋一圓章，一種爲長約一英寸，寬約半英寸之木牌，上刻「身代不動」四字，又有一種爲布條，上印「鮎原劍神社御守」字樣，都是敵方軍人怕死厭戰的證明。

忻口右翼，是第××軍劉××將軍負責的陣地，他指揮他的兩師（他自兼的××

×師和武××的×××師）與高××的一師，劉將軍及其所轄各師長，自雁門關作戰以來，都是十分堅決的，劉將軍所部兩師先平漢路作戰，晉北危急以後，又調到晉北所部方到雁門關附近；大同已失，當時劉將軍個人乘汽車在部隊以前前進，已到大同城內，幾遭不測，戰事轉移到雁門關之時，劉部負責繁峙之任務，當時閣下令劉部北衝，爭奪某一山地，閣在電話中對劉說：「這個任務重大，你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勝任？」劉答：「命令既下，無考慮的必要，我可以立即執行，若司令長官認為任務重大，恐難完成，請即配備後援部隊，以便於本軍失利後增援。」閣對劉之堅決，深為感動，劉方下令執行，不到五分鐘，閣又改變命令，令劉部向前撤退至定襄一帶，劉因電台已拆，新任務的已下，忽又更改，十分困難，且深感不戰而退之錯誤，然既有命令，不能不從，乃向南撤退，後來有人說劉部不奉命令，先自撤退，致友軍不能不退，欲將不戰而退的責任加之於劉，實是冤枉，後來中央方面欲查究此事，已證明前說不確。

此次在忻口劉部任右翼，陣地在滹沱河之右靈山一帶，高××師臨時亦歸其指揮，配備於同一陣地，因高部經過，晉北察省之長期戰爭，損失甚大只餘一兩千人，故右翼作戰之主力軍仍為劉部，劉認為右翼在戰略上應先奪取滹沱河東岸西榮花一帶之陣地，一則可以阻敵渡河，減少對中路後方之威脅，二則可以縮短本軍之陣線，易於防禦，乃不斷出擊，在西榮花與敵軍作爭戰，因此死傷甚多，終未達到目的，只能防禦靈山陣線

，兵力不夠，不能繼續出擊，因敵方犧牲亦大，不能出擊，故靈山始終無慮，劉軍在此次晉北抗戰中之勇敢精神，屢為各長官所稱道。

劉部的武器不良，在作戰上吃虧頗大，兵士始終賴肉體與敵相拚，壯烈精神，誠能使神人共感，劉部槍械甚舊，槍口既鬆，又無刺刀，與敵接近時，敵以刺刀戳我，我以槍柄擊敵，優劣之勢，大相懸殊，故兵士均不願拿步槍，願多帶手榴彈，但手榴彈的數量有限，每遇有殲敵的機會時，手榴彈便不夠用，不得不放走敵人，自己後退，十月二十六日，敵一隊來攻靈山，後續部隊約有千餘人，我一連迎戰，將敵一隊擊退，進至敵續部隊面前，因敵在低住，本可以手榴彈殲滅此全部敵人，不幸我無手榴彈，致千餘敵人得以生還，我亦後退，功敗垂成，殊覺可惜，後來劉將軍令四鄉各地搜集刀矛鋼叉，為衝鋒之武器，定襄縣各鄉村之刀矛鋼叉搜羅淨盡，這便是劉將軍所部健兒最後守靈山的唯一武器，以部落時代會長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當強敵現代化的武器，能守靈山於不失，亦晉北戰事中之奇蹟也！

十月二十五日，內部某師一連附張全和，河南人，與敵接近時，被敵兵刺刀戳穿肚皮，將小腸帶出，張連附不得已離開陣地，將腸子納入肚皮，用腰帶纏住又執刀上陣迎敵，當時別人勸其醫治，阻其前進，均未生效，過半小時後，張連附背有兩個敵兵頭回來，對大家說：「我已經不賠本了」言罷，又解下腰帶將腸子扯出撕斷，對大家說：「

我自份已無生望，不如快些死了。」言罷絕，全連同事爲之痛哭，當即掩埋於陣地。如此勇士，真不愧爲國之干城，我民族的壯烈精神，所謂大和魂當之亦有愧色。（十一月十一日寄）

晉戰新形勢

季雲

自晉東戰事失利以後，我晉北正面各軍與晉東正面各軍，均作戰略上的撤退，因地形的關係，一直撤退到汾陽以西，和介休以南，娘子關方面入口的敵人沿着正太路，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平定，陽泉，壽陽，榆次，和正太路以南的昔陽以北的盂縣，又由榆次向南沿着同蒲路佔領了我們的徐溝，太谷，祁縣，平遙和介休，自八日陽曲（太原）失守以後，敵人向西南發展，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直到現在汾陽還沒有發現敵人，介休的敵人日前撤退平遙以後，延未再來，所以汾陽和介休事實上成了一種緩衝地帶，既無敵人，也沒有我們的縣長和駐軍。

介休以南的靈石等縣，昔陽以南和西南的諸縣，如和順，遼縣，榆社，沁縣和沁失，雁門關以內東南的五台，汾陽以北和西北以至西南的各縣，如嵐，靜樂，興縣，方山，臨縣，離石，中陽，石樓，隰縣，都還是我們的防地，就軍事上言，我這並沒有失

去收復太原的可能，我們還佔着很好的據點，西起呂梁山，中經韓侯嶺，東至太行山，這是我們的新陣地，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便利，若能與晉北××軍的游擊戰爭配合起來，隨時都可以收出奇制勝之效。

敵人目前爲甚麼不繼續的向我們進攻呢？這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敵人在忻口之役吃了我們相當的虧，他們知道我們之撤退戰略上的原因，並非戰敗，也知道我們的戰鬥力非同小可，所以他們佔太原以後，也需要休息，更不敢冒險前進，第二，××軍近來不斷的攻擊敵人的後方，雁門關內連日不斷的獲得勝利，十二日佔領原平，把敵人趕至浮縣，正太路以北我游擊隊十三日在河口至小莊間襲擊敵人的運輸隊，繳獲頗多，敵人爲鞏固其後方，當然不敢馬上南進再延長其交通線，現在正調大隊飛機轟炸我××軍游擊隊，以資鞏固太原和雁門關娘子關內外的交通線，第三，敵人似乎有在山西暫取守勢而轉移視線於平漢線和津浦線的可能，敵人利用便利的交通線（華北各鐵路和公路）和交通工具（火車和大量汽車），慣於東奔西突，敵人於佔太原以後，知我還不能馬上反攻，便乘機轉移兵力於平漢綫，由平漢線威脅山西之東南並阻我向北進展至石家莊斷娘子關後路，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敵人不佔汾陽介休，並不完全由於他們沒有力量。有人說山西的敵人既不來攻，我們爲甚麼不反攻呢？山西抗戰的各軍爲甚麼不乘機與平漢津浦一路出擊，使敵人東西不顧呢？假使如此，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我們的當

局並不是沒有這一點軍事常識，其所以不能者，自然有種種政治的和軍事的原因，只就山西來說，敵人固然需要休息，我們就不需要休息嗎？晉東和晉北的作戰部隊，有的作戰達四個月之久，有的損失重大，均急待休息和補充，而且十餘萬大軍，忽然作戰略上的退却，轉移新陣地，行軍距離達三四百里至七八百里，部隊是不是還需要整理呢？新陣地是不是還需要佈置呢？我們的軍事當局目前正以兌九峪（西）韓侯嶺（中）紫紅口（東）為據點，一面防敵進攻，一面整理軍容，佈置陣地，準備大戰，晝夜不停的工作着，並未休息，假使晉北特是晉東各軍撤退時比較有秩序，則於太原附近或可以達殲滅敵人或打擊敵人的目的，至少太原也可以多守一個時期，俾益於新陣地之佈置偉大，好在敵人未敢繼續前進，我們還有時機完成初步的防線，否則情勢當更較今日惡劣也。

因為敵人不來攻，我們也有所待，所以山西戰局目前成沉寂狀態，這種狀態也不能長久，敵人總是要來進攻的，我們也不能以此干休，假使條件具備，我們還要與敵入下手而進攻的，不過未來山西戰事之勝負，還不能專由山西來決定，假使平漢線我們能向北進展至石家莊，一面截斷娘子關敵人後路，一面保障山西東面之安全，則山西的戰局自有新發展的可能。否則山西之東南因平漢綫軍事的關係，始終感受威脅，甚至使敵人由東陽關一帶竄進的機會，則韓侯嶺一帶之防線便要發生極大的困難，目前在大名失守以後，平漢線的戰事已極關重要，不但關係河北省的命運，而且關係山西的命運，希

國人注意及之。

山西的佈置已日漸完成，各軍之收容，整理與補充也進行甚忙，目前敵人若來攻已可無大問題了。

(十一月十八日夜)

晤曾廷毅將軍

季雲

記者十二日由臨汾乘汽車赴汾陽視察我西路軍事情況，十三日行抵距汾陽西南約五十里之兌九峪附近時，聞汾陽我各軍已於十二日完全撤退，移地集結，敵人已過交城到文水，敵坦克車距汾陽縣城僅二十里，縣城四門關閉，山保安隊警察維持秩序，縣長已逃，記者鑒於形勢已非，不便前往，即夜折回，抵隰縣時已夜二時矣，沿途見軍隊絡繹南行，番號雜列，秩序不佳，交城文水汾陽兌九峪各地均被××，沿途居民××××，抗戰如欲勝利，此種軍民水火之現象必須積極掃除，兌九峪為山西一重要門戶，目前我有若干兵力固守，若欲保障晉南之安全，或進而謀收復太原及其附近各縣，兌九峪至臨汾一線之重要，實不亞於其他各線，想當局已注意及此，就目前此線之形勢言，記者認為軍事上之配備，頗欠充份，隨時均有發生危險的可能，敵人未到，當地民衆即已遭

流離失所的痛苦，尤爲一大隱憂，此棧若一旦爲敵所乘，將牽動晉南之全局，望當局亟予補救。

十二日記者北去時宿隰縣之夜，曾晤與傅作義將軍共守太原之曾延毅將軍，談太原八日失守之經過頗詳。

當敵人本月四日夜間進至太原以東六十里之石貼鎮時，太原我軍政領袖及各機關人員即決定即夜撤退，留傅作義將軍與曾延毅將軍共負守城之責，傅任城防司令，曾任戒嚴司令，五日午間敵已漸到太原郊外，開始攻城，我城內亦即應戰，至八日城失守時，共守四日，就中以八日至八日戰事爲最激烈，敵每日由晨至晚，不斷以飛機大砲轟炸，城內建築物三分之一被炸成瓦礫場，三分之一被燒，景象極慘，至八日上午九時許，敵先以砲轟開東門，我方以土袋掩塞，敵又以聯珠砲攻陷東北角城牆，其步兵在飛機掩護之下，由缺口衝入，我無法阻止，乃轉而巷戰，至午未息，午後一時許，敵佔我鼓樓，猛烈攻擊，我見大勢已去，乃開始由西門與南門退出，且戰且退，雙方均受重大犧牲。

敵攻城時着重於東北兩面，故留西南門爲我退路，一面攻城，一面在我西去必由之汾河岸上，佈置伏兵，並炸斷橋樑，當我軍退至河岸時，忽與敵作遭遇戰，傅將軍與曾將軍分率部隊應敵，終將敵衝散，乃涉水而過，時敵機由上投彈，敵軍復來河岸掃射，故我又遭犧牲，因水較深，淹斃者亦不少，此役犧牲之確數，尙待調查，大約總在三分

之二左右，當晚渡河後，傅將軍赴某處收容部隊，曾將軍亦來隰縣收容。

有人謂民國十六年傅將軍守涿州曾守至三月之久，何以此次守太原只能守四天？那時是內戰，現在是國際戰，兩者的情勢根本上不同，不能作比較觀察，我們只說爲甚麼不能久守的原因，第一是守城的兵力不夠，第二是晉北撤退時未實行原定與敵曳戰的計劃，然而從根本上說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守城根本上是一種很笨的取術，無論有多少兵守無論多堅固的城，沒有能長守而不被攻破的。

守城的兵力雖號稱十團，實際上不過五六千人，其中傅將軍所部六團，經過數月以來長久的戰役，不過一兩千人，閻錫山衛隊旅旅兩團，人數雖較多，也不過兩三千人，此外有李服膺傷部兩團，亦只七八百人，至於商人及居民早已逃避一空，所留者不過有些衰老與殘廢而已，軍隊得不到人民的援助，飲食亦感困難，疲憊之兵，自難望其施展背城借一之勇。

晉北各軍撤退時，原決定對敵曳戰，至太原城外時，與城內守軍互相策應，使敵不能接近太原城，利用其砲火威力，但未能實現，各軍一直越太原而退往汾河西岸，根本上無繼續作戰的企圖，太原城內守軍又少，不能出城佈防，沿山敵人接近城牆，城之面積既大，如何分佈？敵人在城外里許之高地上砲擊城內和城牆，又以飛機轟炸，如何能守？然而傅將軍雖明知其如此，亦決與敵血戰到底，決不自動放棄，寧受重大犧牲。

亦決不使敵獲探囊取物之使，貽我以「不抵抗」之譏，明知不守而又非守不可之理由在於此。

曾將軍與傅將軍在校時爲同學，出校後爲同事，二十年來兩人形體不離，親如骨肉，傅之戰功獲助於曾者不少，昔年傅守涿州之役，曾爲其砲兵團長，亦協助守城，曾將軍說，涿州之能久守，固由於城小而堅，然內戰較國際戰爭畢竟緩和得多，不能相比也云。

十一月十三日深夜寄

記陳將軍

季雲

在這四個月以來抗戰的過程中，有成千萬的無名英雄爲國家爲民族而犧牲了

不能一個一個的舉出姓名，把他們英勇的戰績表揚出來，殊覺遺憾，不過我們可以說一句，他們的英勇精神，敵人也爲之叫絕，爲之驚訝，華北的抗戰雖然有部份的失利，我們對於兵士不能加以絲毫的非難，死傷的兵士固然都已盡了他們對於民族的責任，即未死去傷的兵士對於失敗也不負責，最大的責任是應該由他們的長官負之。

自然，各戰區也有許多英勇的軍官，四個月以來已有不少陣亡和負傷的，功在國家民族，自不能一概抹煞，即未死未傷的軍官中一定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戰績爲世人所未

知，我們只能漸漸的搜集這些材料，逐一發表，藉以激勵國人，表彰有功，就第□戰區而言，某軍一月以來基於其特殊經驗工作表現的特殊戰績，已爲世人所週知，不必贅述，個人中如孫連仲，衛立煌，郝夢齡，湯恩伯諸將軍在□戰區中都有驚人的戰功，孫將軍的榮譽，記者於以前的通訊中，曾略有紀述，目前又得到關於別一民族英雄的一頁光榮戰史獻於國人。

「陳」這一個名子，可以說是「不見經傳的」，要不是半個月以前報紙上登着國府命令，在他爲軍軍長，這個名子對於我們可以說是十分陌生的，可是他在這次晉北的抗戰中却表現出決心爲國犧牲的偉大精神，記者今天在車站上遇見晉北別軍受傷的兩個軍官，問他們作戰和掛彩的經過，他們就首先稱贊陳將軍。

的總司令是衛將軍，前敵總指揮是王，副總指揮便是陳將軍，晉北當嶢懸失守以後，情勢已極險惡，後來其所以能轉危爲安，屢挫敵鋒，支持到一月以上，固然原因很多，陳將軍的神勇和堅決，使全軍振奮，敵人喪胆，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當時總司令部設於忻縣，距火線約四五十里，王總指揮駐於二十里鋪，距火線約二十里，陳將軍所駐地點距火線僅有一里之遙，敵擬把他週圍轟炸成一片焦土，他還是指揮若定，屹然不動，聞司令長官和衛總司令都嘉其忠烈，屢勸爲國珍重，稍向後移動，以避危險，他始終未從，直到本月二日，因晉東告急，他奉令率軍馳往增援，這才離開前線。

凡是不奉命令而後退的軍官和兵士，他一律以軍法從事，毫不留情，他說「我奉令指揮，惟知軍法」不退的軍官雖然他的好朋友，只要後退，即處以死刑，有一個團長，不奉命令帶着兩百兵士退下來，說實在抗不住了，他說「我由察哈爾懷來作戰以來，將所部十團兵力犧牲只剩下三四百人，十個團長死傷了六個，如今還在此地撐着，……一團人還有兩百多，爲甚麼就要退下來，我這裏通不過，吾人受國恩已十餘年，今日再不決心爲國犧牲，不惟對不起國家，也有損於軍人的人格」那團長還是跪下求情，他便密令衛兵於十分鐘內把他拉去槍斃了，他於臨刑時還對衛兵說，「讓我見見團長，我同他是至好的朋友，何至槍斃？」對於那兩百兵士則以機關槍掃射，死傷二十餘人，別的便知命令難違，又回到火線上去了。

另有一個旅長杜某，也不奉命令退下來，陳將軍令他回火線去？否則軍法從事，杜某依着自己是□的親戚，且身爲少將，竟然抗令，他說：「你也作過旅長，你和我是一回事，就這樣不留面子？我要爲總指揮打電話，不能認承的。」陳將軍說：「我在前線，只知有軍法，這個時候說不得司令長官和總指揮，總指揮若恕了你，我這理也通不過。」杜某這才回到火線去了，類此的事情還有許多，他雖然是副總指揮，事實上負了總指揮的責任，當察哈爾戰役中，陳將軍奉令增兵懷來，張北口失陷，南口退兵，懷來已被日軍包圍，陳將軍因未奉撤退命令，仍與敵對，抗後來湯門口將軍勸他速退，說命令已

派人送去，正途中，應急撤退，他這才衝圍而出，此役其所部已死傷過半，接着又在雁門關內戰至今。

陳將軍是福建閩侯人，年四十一歲，保定軍官學校第七期畢業生。畢業後在山西任排長，後升任晉作義帥的參謀長，某次內戰中，於三個月內，因軍功由參謀長以次升任團長旅長，最後升任第九師師長，民十九內戰結束後，山西縮軍，改任二零八旅旅長，屬李生達之七十二師，李師調赴江西時，李升第十九軍軍長，陳將軍又升任□□師師長至今，李服膺槍決後，中央又令其兼任李所遺軍軍長之職，極為蔣委員長所賞識。

(十一月八日)

平漢線的遊擊戰爭

從 周

目前北戰場的整個形勢，又轉換到一個新的階段，西部前線在呂梁山·霍山·太行山以北佈置了新陣地，津浦綫扼守黃河南岸，平漢綫則仍在安陽河以南待機出擊，多少人對於北戰場的現勢，抱着恐懼懷疑甚至失望的觀念，我們當然不否認今後北戰場上抗戰的困難條件增加了若干，但是我們要了解敵人的作戰是據點據綫式的進攻，並沒有充分的武力做，到平面性的佔領，敵人雖然利用優勢的火力，突破了我們若干軍路上的重

要地帶，但是牠不能鞏固領地帶的後防，不能控制廣大面積的土地，恰好相反在敵人瘋狂地發作獸性殘酷地轟炸屠殺姦淫無厭地擄掠榨取下宣揚「王道」的結果，使佔領地域戰區和接近戰區的千百萬人衆清晰地認識了敵人殘惡的面貌，實質地理解了全面抗戰的意義，從而在政治上教育了大衆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加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自覺性和警惕性，北戰場上的游擊戰，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發芽滋長，將要把無數抗敵救亡的支流匯合成一個排天倒海似的浪潮。徹底地沖洗了民族敵人的全部頑強的力量。從七月底平津相繼淪陷後平漢綫上的游擊戰也在一天一天地開展着，我們爲了敘述的便利起見，姑且把平漢沿綫區域內的游擊戰分成下列五區，（一）平津郊區，（二）冀察晉邊區，（三）河北平原區，（四）冀豫晉邊區（亦有人稱爲「太行區」），（五）豫北區。

一、平津郊區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平津的救亡團體感覺到行動上的必要，開始游擊隊的組織，二十九軍退出北平後，這些游擊隊已經組成三個互不聯絡的獨立部隊，八月中旬北平四郊的學生軍搗毀第一監獄，放出五百餘人，其中二百數十人參加了游擊隊的組織，這時游擊隊活動平郊，聲勢漸大，引起敵人的注意，第一次的接觸，大隊長便光榮地犧

牲了，九月初這一部分武裝隊伍不得不向南撤退，以便充分的擴充和整理，九月九日游擊隊正式組成「國民抗日軍」，以後平津一帶的學生、農民、工人、東北義勇軍、保安團士兵，政治犯及普通犯大批地參加了隊伍，十月間平津附近的游擊隊更顯得活躍了，津西楊柳青鎮一帶的抗日義勇軍竟達數萬人，敵人已經感受到嚴重的威脅，爲了保護平津間的交通線的安全，在十一月初開始沿鐵路線建築防禦工事，如落岱、安定、黃村、萬莊、張莊等處都在忙碌着。

二、冀察晉邊區

自從西戰場上平型關大勝後，已經奠定了冀察晉邊區游擊隊勝利的基礎，平型關是內長城第一個要塞，牠不僅在形勢上佔據着太行山脈恆山的高峯，而且可以直接間接地控制着平漢、同蒲、平綏、正太四條鐵路線的中心點，平型關之成爲重要的戰略地帶，一方面是三省主要河流的分水嶺，他方面是三省道路輻射四出的咽喉，趕到後來，紫荆也被我軍克復，和平型關便形成了犄角之勢，以這個重要的戰略地帶做中心，我們的挺進隊從十月以來，獲得了好多的光榮的勝利，現在平綏以南，同蒲以東，平漢以西，正太以北，除開應縣、陽原、懷來、涿鹿、易縣、完縣、蒲縣這些城市外，已經統統地打成一片了，在這個邊區內包括河北的平山、靈壽、唐縣（十月二十五日克復）、曲陽（

十月十八克復)。阜平·涑源·察哈爾的蔚縣(十月二十六日克復)，山西的廣靈。靈邱(十月二十五日克復)，這些縣份，以這個邊區做中心，我們挺進隊的東北支隊曾經不斷的襲擊平漢沿線的敵人，十月十九日克復平漢綫西的行唐時，曾經俘獲偽縣長和財政局長，二十五日又佔領石家莊以北二十英里的靈壽縣，二十六日攻克保定以南的清風店車站，二十九日再下定縣，切斷敵人的交通綫，十一月的中間又襲擊平漢綫上的于家莊和贊皇車站，這些英勇的戰鬥成績，如果能夠和陣地巧妙地聯繫起來，北戰場的形勢馬上就會轉好過來的。

三、河北平原區

我們已經說過，敵人據點據綫式的進攻，沒有可能做到平面性的發展，河北平原的民衆，一方面鑒於敵軍的姦淫擄掠，他方面利用了敵人的弱點，於是便發動了大規模的游擊戰。

萬部的呂團，自從某軍沿平漢綫撤退後，仍然留在敵人的後方，會合當地的民衆，作大規模游擊戰爭，現在已經克復了深澤，博野，蠡縣，高陽，任邱，安平，安國等十餘縣，建立了縣政府，恢復了黨部，聯絡附近的零星游擊部隊活動。堯山區過去一年多利用「守望丁」的名義，訓練了三萬多的武裝民衆，這些民衆當敵人的零星部隊到達時，

曾經解決了不少，現在除開一部份已經編為豫北游擊第一大隊，直接參加作戰外，其餘的大部還留在敵人的後方，作牽制襲擊的活動，他們的領袖張××，曾經提出了兩句口號，「人人要受軍訓，保鄉保家，人人自備槍枝，發揚八月十五殺鞑子的精神」，冀南的游擊隊也在積極地組織中，收復成安時，是一百多的游擊部隊，解決二千多的敵軍，俘獲二百多人，大名附近的民軍領袖七十老翁孫×，已經領導該地的民家起來抗敵了。

四、冀豫晉邊區（太行區）

冀豫晉三省接壤的地帶，太行山脈，嵯峨疊峯，逶迤達千餘里，在形勢上是一個最好游擊區域，太行區在保衛豫北冀南的任務上，佔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對於挽回西戰場的頹勢，阻止敵人犯晉南上，更有重大的意義。

磁州的民軍，自從邯鄲失陷後，就集中在磁西四十里的彭城鎮，以後逐漸擴張，增加到人槍數千，這一部分隊伍不久就改編成了河北第十四游擊支隊，活躍於邯鄲磁縣的沿鐵路綫一帶，他們在薛××的領導下，先後抄襲光祿磁縣車站，獲得勝利，現在磁縣城內雖然還為敵人盤據，但四郊及多數鄉村却在我們游擊部隊的控制下，磁縣城外的縣政府，依然安全的存在着，最近邯鄲敵機場兩度被我襲擊，焚燒敵機十餘架，汽油千餘箱，一部分是游擊部隊，然而重要的還是當地民衆的協助，無怪乎事後敵人要大肆屠殺

當地的民衆了。

此外我們以游擊戰著稱的林×部，已經開抵了晉東面的山中，孫××的部隊也在太行山附近活動着，太行區已經佈置了鐵桶似的陣線。

五、豫北區

豫北民衆動員委員會正在以「發動游擊戰保衛家鄉」「發動游擊戰抗戰到底」的口號，號召着豫北二十餘縣的民衆，戰區和附近戰區的民衆已經逐漸在統一的領導下發動起來，安陽的民團和壯丁隊曾經解決過城東北的敵人，炸毀了四輛坦克車，孫××部的游擊隊共二千多人，在城北屢次襲擊敵軍，劉張龍等部義勇軍也在境內活動着，臨漳志士彭××曾經率衆克復過縣城，林縣武安湯陰涉縣等地的民衆統統地起來了，豫北戰區或附近戰區的村中「聯莊抗日會」普遍地發展着，豫北各地的綠林豪傑水陸英雄也在紛紛投誠，矢忠抗敵，敵人假如再要繼續南進，這些游擊的支流更會迅速地匯合起來，予以最致命的打擊。

我們平漢沿線的游擊隊，無疑地在日益開展着，但是在這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須得從實際上指出若干的缺點。

第一游擊隊是一種非常的戰略，每個游擊隊的隊員，不僅是單純地參加作戰的戰鬥

員，同時還負有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動員民衆的任務，所以每個游擊隊的隊員，均須有高度的政治認識，但是月前我們的游擊隊除開少數幹部隊外，有的是僅僅受過軍事訓練的壯丁，有的是自發的老百姓，有的是過去的山林「英雄」，這些零星的部隊，應該立即加以統一的政治訓練，從政治上教育他們，加強他們，才能擔任非常的任務。

第二，目前平漢沿線的游擊部隊，名目繁多，旗幟各異，游擊隊作戰的基本方式，雖然是小部隊的行動，但是如果聯絡不靈，步調不齊，很容易有各個擊破的危險，所以編制和指揮，是游擊隊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第三，游擊隊的隊員既要有堅決抗戰的決心，還要有高度的政治認識，所以在質量上便不得不加以嚴重的注意，自然抗敵救亡，是無數萬民衆的事業，但是有若干部隊，因為過去歷史的關係，或者不免有擾民的行爲，這樣會使游擊隊和民衆間隔了一條鴻溝，是抗敵陣線上嚴重的危機。

第四，在過去數月中，我們游擊部隊的英勇戰鬥，已經創造了不少光榮的歷史，但是把游擊戰術作爲一種單純的孤立于整個戰略以外的行動，縱使我們不能去打擊敵人，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截擊敵人的接濟，然而發生的結束，會祇是一時的勝利，假如我們的游擊戰能夠和陣地戰巧妙地聯繫起來，那末更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敵人能夠突破我們的若干綫和點，然而不能做到平面性的佔領，敵人能夠屠殺我們

無數的人民，然而不能征服我千百萬大衆憤怒的心靈，今後的北戰場已經發展到了以游擊戰來支持華北抗戰基點的時候了。（十一月二十九日）

退出太原城

秋江

弔罷忻口戰場歸來，一縷新的感觸，使我們不忍遽辭這座古老的危城，牠已在敵機亂炸中，人們都向外跑。我爲珍貴最後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進城內，到最後一分鐘前再退出太原城。

十一月五日天明後在太原城裏的人物，可以數得清，衛立煌·孫連仲·傅宣生·周恩來·彭雪楓五位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不負軍政責任的新聞記者。

因有孫連仲先生來太原，知道東線北線的消息已淆混。榆次說太原已失陷，太原說榆次已兵臨城下，僅六十里的距離，情況失去聯絡，豈不笑話？這次晉北戰事的進展與後退，完全受晉東影響，李默庵一軍及其他部隊在忻口大白水犧牲的代價，給娘子關失守掩沒了！孫連仲部苦支精神，也在這個失敗中消沉了！

敵方知道我們防空撤退，飛機飛行極低，轟炸時間比那一天都長。

一輛坦克車，不上千的敵人衝破青龍鎮，逼近皇后園，明晨就可到太原城近郊作戰

，今夜我們必須退出，其他的人都不要退出，只有傅宣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歸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他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的民衆，這個大錯已鑄成，在目前的普綏將領中，也只有傅將軍能担負起這艱鉅的任務，這是他人人格的偉大，並不是他的軍事學識有超人的特長，我們一方覺得今日國家危機嚴重，一方爲愛護傅將軍，所以如此的來批評，希望傅將軍更加努力，担負比守太原城更艱鉅的復興民族工作。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切收拾好了，準備與太原城告別了！北向的黑天空，有一團熊熊的火光，城外是起火了，爲清掃射界，有計劃的燒的，敵方隆隆的砲聲，隱約聽得清晰。是我們可以走的時候了。

向晉南退的路有兩條：一條經榆次坐同蒲路火車走，一條由太原南下汾陽，榆次已成問題，當然不能走，只好渡汾河去汾陽。汾河上的橋壞了，過的人很多，汽車不易通過，到西門，已閉圍，壅塞沙袋，城外的路也已切斷，幾經交涉，允開城架木板以便利我們的汽車。我們三輛汽車一輛失散，坐汽車去找汽車，回來，城外路已埋下地雷，不能通行，又折回南門走汾河橋。得在太原城內多走一回，心裏非常愉快，可是大街上昨夜的一切却不見了。

汾河橋與鐵橋間，沒有貫通的路，西北上有一條軍用橋樑，祇便利西北方下來的軍

隊，太原城東南北三方的人馬車輛，必須由這裏通過。原來的橋已壞了一股，剛巧壞的有水的一面，所以架設臨時橋樑渡過汾河，又在中間河水淺處填成一條堤來，和原來的大橋銜接着，還算方便。但是在晚上就覺得大大不方便。

人馬車輛擁擠到兩里路長，前面的聽到橋斷了，要折回走，後面的往前擠，前擁後擠，像絞繩機上的繩索，愈絞愈緊，河邊上有幾輛裝甲汽車，擠在人堆裏等個空閒逃過汾河。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一位士兵等得不耐煩了，把馬使勁鞭策，希望這匹馬怒奔，衝出一條路來，但是一無進展。就是衝出以下楚霸王來，也難衝出重圍。

鎮靜的在路旁打火取暖，甚有睡將起來，等擁擠過了再走的。但是民衆見到如許軍隊亂逃，惶恐與驚駭，失去了主宰，像破圍的小鹿跟着奔動的人羣瞎撞，大人的吁嘆，小孩的啼哭，慘不忍聞。

汽車絕難通過，同行的某先生見勢不妙，就主張單身擠過橋去，一切東西都丟了。僅帶無線電機件。這時誰也不能照顧誰了，誰能逃過了河，就算逃了命，因為天明後敵機一定要來襲擊。

擠到橋上，人都緊貼着不大動，因為汽車堵塞了去路，同時彼此有跌下河的危險：所以不敢騷動。只有騾子不了解這危險環境，仍舊尾巴一拂，兩條後腿使勁一伸來搗亂。有幾隻牲口已淹在河內。河水沒及腹部，潺潺的流聲，越發有臨淵的戒懼。遠處有十

餘輛汽車上燈光移動，疑懼的恐怖使人戰慄起來。大有劉備過河，盼望有趙雲來救駕的窘狀。有人主張把汽車翻到河裏去，這個意見受萬人歡迎，但是來擊舉的人很少。頭蓋像碗邊的螞蟻沿着汽車爬過去。行李與人墜入河中，還算僥倖沒像石達開過渡時，人像落葉般漂浮水面那樣淒慘！

已經子夜，待渡的人還有十分之八，這樣天明後的慘劇，不能想像，於是有人冒險涉水而過，有馬有大車的能如此過，沒有馬的人，只好擠到橋中間，擇淺水而涉，我也只好穿着靴子下水，冰涼的汾水，沒過膝蓋。也不撩起我的大皮衣，由牠儘可能浸到水裏去，這這河水還純潔時，多與河水親近一下。留個痕跡在衣服上，記住了這夜的創傷！留着將來，將鴨綠江水來洗滌牠！

過了河，好像把敵人打退幾十里，精神上輕鬆了許多。沒過來的在對岸喊叫，已過來的找尋部隊的喊聲，烘濕衣取暖的火兩岸均有，真是叫聲連天，火光遍地。

我們有三輛汽車在汾河兩岸，所以仍有汽車坐。軍隊塞途，汽車從人叢中鑽出去，鑽大車時時截斷了去路，尤其汾河，總是費了很大的時間。民衆疲乏了，在路旁的萎草裏睡將起來，汽車，大車，軍隊通過踏起的塵土，飛揚到他們身上，好像一條毛氈。小脚婦人坐在地上撫摩着苦楚的脚，就是牠日夜不息的走，怎能跟得上呢？看見了牠的脚，也想起了我潮濕的脚來，因為夜寒的侵襲麻木得像冰箱裡取出的冰黃魚。

天色曉亮，道路看清楚，可以快快的走。但是空中的顧慮，隨着曉光逐漸增加，旁翻了許多的汽車，不是夜裡走錯了路定是遇了飛機驚慌而翻了的。

我們到交城住下，交城距太原百二十里，這百二十里內的民衆都逃了。